

—

一八九五年六月爱德华·嘉尔纳特

“喂，彼得，还看不见？”

问话的是一位年纪满了四十的绅士，时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这绅士上身穿了一件满是尘土的上衣，下面配一条间格纹的裤子，他从S地驿站里走出来，立在低的台阶上，头上没有戴帽子。他是在对他的仆人讲话，那是一个矮胖的年青人，下颔长了些，略带白色的汗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光芒。

这仆人，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都显出来他是一个属于那新的进步的一代的人，他随意地向着大路那边望了望，便回答道：

“老爷，看不见，一点也看不见。”

“一点也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老爷，看不见。”仆人又回答一次。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

我们现在趁着绅士缩着脚坐在那里，带了沉思的样子望着四周的时候，把他向诸位读者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驿站有十五维尔斯特的地方，这是一片上好的田产，有着两百个农奴，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他把地分了给农人，并且创办了‘田庄’以后——有二千结沙吉纳。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的将军，是一个粗野的人，没有受过完备的教育，不过性情却不乖张，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常年驻扎在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省，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阶，他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他的哥哥帕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关于帕威尔，我们以后还要谈起的。）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读书，周围尽是些平庸的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谄谀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参谋。他的母亲是加利亚金一家的小姐，未出嫁时闺名叫雅嘉芙，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雅嘉芙克丽亚·苦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夫，她是属于那些“官派十足的长官太太”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华丽的帽子，穿的是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面前。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给他们祝福——一句话说完，她是尽量地过着享乐的生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因为是一个将军的儿子——虽然他并没有丝毫勇武的表现，而且他甚至有被称为‘懦夫’的资格，——便不得不学他的哥哥帕威尔的榜样，也去报了名进军队服务；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坏了一只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好起来时他却成了一个跛子，那一点轻微的残疾是一辈子医治不好的了。他的父亲只得从此断念，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到了十八岁父亲便带他到圣彼得堡去进大学。恰好在这时候他的哥哥又在禁卫军里供职。父亲让这两弟兄租了一套房间住在一处，又托了他们的一位堂舅偶尔来照管一下，那是一个现任高等文官，名叫伊里亚·加利亚金。以后父亲便回到他的军队和他的妻子那里去了。他要过了好些时候才给这两个儿子寄一封信去，大张的灰色信纸上面涂满了书记的粗大的字迹。在信纸的最后，他用花体字小心地署着自己的名字：“彼得，基尔沙诺夫，陆军少将。”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在大学毕了业，就在这一年基尔沙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好，被削除现职，只得带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园那边居住，并且已经加入了英国俱乐部做会员，可是他突然中风死了。雅嘉芙克丽

亚·苦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过不惯首都的那种沉闷的日子；离开联队后的悒郁寡欢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爱上了他的房东卜列玻罗文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那时他的父母还活着，这件事情给他们添了不少的烦恼。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谓“前进的”女子。她喜欢阅读报纸上“科学”栏里的那些正经文章。他等着自己的丧服一满，便立刻和她结了婚，并且辞去他父亲生前给他谋得的文官职务，同他的妻子马霞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们住在农林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层精致的小楼房，那屋子有着一道洁净的楼梯和一个通风的客厅，最后他们又搬到乡下去，就在那里定住了下来，不久生了一个儿子，阿尔卡狄。这对年青的夫妇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平静；他们很少有过一刻的分离；他们在一块儿读书，四只手同时弹钢琴，两个口同声唱一首歌。她又种花养鸡；他有时也出动打猎，和管理田产上的事务。在这中间阿尔卡狄在快乐平静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起来了。十年的光阴像梦一般地过去。一八四七年基尔沙诺夫的妻子病逝。他差一点儿受不起这个打击；不到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了；他正要动身到外国去旅行，希望藉此减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着来了。他只得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什么事都不做，过着一种散懒的生活，然后对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兴趣，他便动手做起来。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他同他儿子一起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他很少出门到什么地方，只是竭力和阿尔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识。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够去彼得堡，因此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见他在这里等候他的儿子像他自己从前那样地毕业回来，——他头发完全灰白，身子仍还肥壮，不过肩背显得微驼罢了。

那仆人由于礼节的关系，也许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退到大门边，点燃烟斗抽起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埋下头，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带斑点的肥鸡安静地迈着黄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一条肮脏的猫羞怯地蜷伏在栏杆上面，对他做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太阳十分炎热，从驿站的阴暗的过道中送出一股热热的裸麦面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落进沉思里面了。“我的儿子……大学毕业生……阿尔卡夏（二）……”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的头脑中打转；他竭力要去想别的事情，可是这类思想又回转来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戚地喃喃说：“要是她活到现在就好了。”一只肥肥的深蓝色的鸽子飞到路中来，它急急地走到井边一个泥水壑前去饮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刚在望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响起了由远处驶近的车轮声。

“老爷，好像是他们来了，”仆人突然在门口出现，这样禀报道。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跳起来，注意地去看大路。一轮三匹马拉的车子在前面出现了；他还看见车子里面一顶大学生制帽的蓝带子，一个熟悉的亲爱的脸庞的轮廓。

“阿尔卡狄，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一面叫着，一面挥动两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会儿功夫，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青大学毕业生的无须的、满带尘土的、太阳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爸爸，让我先拍一下身上吧，”阿尔卡狄说，因为旅途的辛劳，他的声音略有一点发哑，不过这还是孩子的声音，而且像铃子那样的清朗，他高高兴兴地回抱他的父亲：“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尘土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慈爱地微笑道，他伸手在他儿子的衣领上拍了两下，也把自己外衣拍了两拍。“让

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驿站的院子走去，口里嚷着：“这边，这边；马上给我们套马。”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似乎比他的儿子还更兴奋；他似乎有一点儿慌张，有一点儿胆怯。阿尔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说，“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给你，我在信里常常提起他的。我们应该感谢他肯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很快地走回来，走到一个刚从四轮车里下来的，穿着长长的宽大的粗衣服的高个子面前，那个人过了一刻才把手伸给他，可是他仍还紧紧地捏住那个人的没有戴手套的鲜红色的手。

“您这次光临，我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感激，”他开始说，“……请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

“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巴扎洛夫懒懒地可是声音宏亮地答道，同时他翻下衣领，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红黄色的下垂的胡须；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庞显得有了光彩，而且表现出他的自信力和聪明来。

“亲爱的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我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至于感到沉闷无聊，”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继续说。

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把帽子揭下就是了，他的浓密的长发掩藏不住他头上隆起的头角。

“那么，阿尔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掉转身来对他的儿子说，“要不要现在就套车，还是你高兴休息一会儿？”

“爸爸，我们还是回家休息吧。叫他们就套上马。”

“马上就走，马上，”他的父亲同意道，“喂，彼得，听见没有？赶快去套马，好孩子，快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彼得是一个受过新式训练的仆人，他并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一个躬，便跑出大门不见了。

“我是坐双轮车来的，不过我另外还给你预备了三匹马，”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唠叨地说，阿尔卡狄刚向那个管理驿站的女人要了一铁勺子的水来，正拿到嘴边喝着，巴扎洛夫点燃烟斗，向着那个正在卸马的车夫走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着往下说：“我的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样……”

“他会坐那辆四轮车的，”阿尔卡狄低声打岔道：“请你不要同他讲礼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朴实——你以后会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马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快点，大胡子！”巴扎洛夫对车夫说。

“米吐哈，听见没有？”另一个车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边，两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后面开的口里，“这位老爷怎样叫你，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吐哈不答话，只是把他的帽子轻轻往上一推，然后从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快点，快点，伙计们，来帮个忙，一会儿大家都有酒喝！”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嚷道。

不到一会功夫马都套好了。父亲同儿子坐在双轮车里，彼得爬上了车沿。巴扎洛夫跳进了四轮车，把头放在皮垫子上，于是两部车子便辘辘地开走了。

三

“你毕竟在大学毕业，又回到家里来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时而拍拍阿尔卡狄的肩头，时而拍拍他的膝，又说一句：“毕竟回来了。”

“伯父身体怎样？他好么？”阿尔卡狄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

了真挚的，而且带点孩子气的喜悦，他却又愿意在这时竭力不谈感情的话，只谈一些普通的家常话。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来接你的，可是因为别的事情他又不能来了。”

“你等了我多久？”阿尔卡狄问道。

“哦，差不多五个钟头。”

“我的好爸爸，”阿尔卡狄便转过身去，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接了一个很响的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轻轻地笑出声来。

“我给你买了一匹很好的马，”他说，“你等着看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过了。”

“巴扎洛夫有一间屋子吧？”

“我们也给他预备一间就是了。”

“爸爸，请你好好地待他。我说不出来我多么看重他的友谊呢。”

“你是近来才同他熟识的吧？”

“是，最近才熟识的。”

“啊，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到他。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明年他还要去考医生。”

“呵！他还是医科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静了一会。过后他又伸手指着前面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是我们的农人吗？”

彼得朝着他的主人所指的方向望去。几辆大车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走过，拉车的马都没有加上马勒。每辆车上有一两个把羊皮衣服敞开的农人。

“老爷，是的，”彼得答道。

“他们往哪儿去，——进城去吗？”

“我想大概是进城去。”他轻蔑地再加一句：“到酒馆去，”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他微微转一下头向着车夫，好像要求那车夫赞许似的。可是车夫连筋肉都没有动一动。那是一个旧式的人，自然不赞成年青一代人的新见解。

“今年农人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着对他的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我还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还满意那些雇来的长工吧？”

“还好，”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咬紧牙齿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动他们起来同我捣乱；他们不肯出力做活。他们把农具都弄坏了。不过他们也还耕了地，做得还不错。只要事情有了一个头绪以后，就会完全上轨道的。你现在对田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家里没有一个荫凉地方，真可惜，”阿尔卡狄不回答他的问话，却另外说。

“我在露台的北面搭起了一个凉棚，”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在露天吃饭了。”

“那么这会太像一所避暑的别墅了……可是这都是废话。这儿空气真好！味道多么新鲜！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我们这儿草地一样香的！而且天色也……”

阿尔卡狄突然闭了嘴，偷偷地朝背后看了一眼，就不再说下去。

“的确是这样，”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嘴说，“你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

“得了，爸爸，一个人生在哪一个地方，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关系。”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瞅了他儿子一眼，车子又走了半维尔斯特光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讲话。

“我不记得我给你的信里提过没有，”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口说，“你的老奶妈叶哥洛夫娜死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卜洛科非奇还在吧？”

“还在，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地一天叽哩咕噜。老实说，你在玛利因诺找不到多少改变的。”

“总管还是旧人么？”

“啊，这就换了人了。那些做过家仆的农奴解放以后，我决定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给他们做什么有负责的事务。”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阿尔卡狄望着彼得，便放低声音解释道：“的确，他已解放了，不过，他只是一个当差。我现在用的总管是一个城里人，他看起来倒像是很能干的。我给他一年二百五十卢布的薪水。可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到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额和眉头，这表示出来他心里的不安，“我对你说过在玛利因诺找不到什么改变……这话并不十分正确。我觉得我应当预先对你说明，虽然……”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用法国话说下去：

“也许一个严正的道德家会说我的公开说明是不应该的。可是一来事情隐瞒不了，二来，你是知道我对于父子间的关系素来有一种特别的见解。自然，你要责备我，也不是不应当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句话说完……那个……那个女子，你也许已经听见说过她了……”

“费尼奇加吗？”阿尔卡狄随口问道。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红了脸。

“请你不要高声提她的名字……唔……她现在跟我同居了。我把她搬了进家里来……占了两间小屋子。不过这是可以变动的。”

“呵，爸爸，为什么要变动呢？”

“你那朋友要住在我们家里……这有点不方便。”

“请你不用担心巴扎洛夫。他完全不管这种事情。”

“好的，可是对你也不便，”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又说，“最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是——我们那间耳房又太小了。”

“得了，爸爸，”阿尔卡狄插嘴说，“你好像在道歉似的。我想你不害羞吧。”

“自然，我应当羞愧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答道，他的脸越发红了。

“废话，爸爸，废话。请你不要再说了！”阿尔卡狄爱慕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这有什么可道歉呢？”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位仁慈良善的父亲的一种带谦卑意味的爱，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暗中以为自己优越的感觉。“请你不要再讲了，”他再说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前进和解放，而大大地高兴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还在擦自己的前额，这时便从指头底下看了儿子一眼，心里起了一阵悲痛……可是他马上又埋怨自己不该这样。

“我们的田地毕竟到了。”过了好一会功夫他又说。

“那么前面是我们的林子吧，是吗？”阿尔卡狄问道。

“是的。只是我把木头卖出去了。今年他们就要来砍的。”

“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需要钱用。况且那片地也得分给农人。”

“给那些不缴租的农人吗？”

“那是他们的事情。况且他们总有一天会缴纳的。”

“我很可惜这林子，”阿尔卡狄说，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来。

他们所经过的田野够不上说是风景如画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连着，一起一伏地一直连到天际；有些地方可以看见树林，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峡谷，里面长了稀疏的矮树，简直就和加塞林女皇时代的旧式地图上面绘出的峡谷一样。他们还经过一些凹岸中间的小河，狭堤分隔的小湖；他们又看见一些小村庄，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顶大半崩塌了，矮树编成围墙的谷仓倾斜了，荒废的

打麦场也张开了脱落的大门。教堂中有的是砖砌的，泥灰也剥落了：有的是木料建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园里长满了荒草。阿尔卡狄的心渐渐地冷起来。好像故意来完成这幅图画似的，他们沿途遇见的农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可怜的小马，一株一株的柳树被剥下树皮，断去树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褴褛的乞丐；饿得瘦小不堪的乱毛蓬蓬的母牛，贪婪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它们看起来好像刚从什么残暴的恶魔的利爪下面逃出了性命似的；在明媚可爱的春日里看见这些瘦弱饥饿的畜牲的可怜景象，使人仿佛见到一个白色的幽灵似的，想起了那漫长的寂寥寡欢的寒冷的冬天和它的风暴与霜雪。……“不，”阿尔卡狄想道，“这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丰裕与勤劳；它不能，不能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可是人怎样实行改革呢，又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阿尔卡狄这样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又恢复了它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绿色，那一切树呵，矮林呵，草啊正在灿烂地发光，并且在暖风的轻拂下微微荡漾；百灵的颤动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黑头鸥或是在低的草地上呼着名字盘旋，或者静静地掠过草丛飞去；白嘴鸦在短短的禾田里昂头阔步，让这一片新绿衬出了它们的乌黑；一会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白了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灰色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完全消失。……他脱下他的外衣转身向着他的父亲，脸色显得十分高兴，而且带着孩子气，他父亲便又把他拥抱了一下。

“现在已经不远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只要爬上这座小山，就看得见宅子了。阿尔卡夏，我们在一起一定过得很好；倘使你不觉得讨厌，你还可以帮我管理田产。我们现在应当多接近，应当设法使彼此彻底地了解，你说对不对？”

“自然啦，”阿尔卡狄说，“可是今天天气真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是特地来欢迎你的呢，我的爱儿。这是春天的最可爱的日子了。不过我赞成普式庚的意见——你记得不记得他在《叶夫金尼·奥涅金》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你来了，给我带来几多忧愁

春天，春天，恋爱的季节。”

“阿尔卡狄，”巴扎洛夫突然从后面的四轮车里叫起来，“给我递一根火柴来，我没有东西来点我的烟斗呢。”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停止了念诗，阿尔卡狄正带了惊讶（同时也抱了同情）地听着，这时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银的火柴匣子，叫彼得给巴扎洛夫送过去。

“你要不要一支雪茄？”巴扎洛夫又嚷道。

“也好。”阿尔卡狄回答道。

彼得回到车里，除了火柴匣子以外，还带给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尔卡狄立刻点起烟来，于是在他身边便散出一种下等烟的又浓又辣的气味，使那个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不得不把头掉开，不过他竭力不让他的儿子觉察到，因为他还害怕这举动会叫阿尔卡狄感着难堪。

一刻钟以后两部马车停在一所红铁皮层顶、灰色墙壁的新木屋的台阶前面。这便是玛利因诺，又叫“新村”，农人却给它起了一个绰号“穷庄”。

四

没有一大群家奴跑出来到台阶上迎接主人，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出现了，跟着她又从屋里走出一个年青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号衣，衣上缝着刻了纹印的白扣子，这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的当差。他默默地开了双轮车的门，又解开四轮车的暖帘。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他的儿子，还有巴

扎洛夫三个人下了车，走过一间黑暗的，差不多全没有家具的厅子，（就在这里的门后闪出一个年青女人的脸）进了一间有着最新式的陈设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家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取下帽子，并且把头发往后一摇。“要紧的是，现在我们应该吃晚饭，就好休息了。”

“吃饭当然是不错的。”巴扎洛夫说，他打了一个呵欠，便跌坐在一张沙发上。

“不错，不错，我们马上就开晚饭。”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无缘无故地跺脚说。“啊，卜洛科非奇来得刚是时候。”

进来一个六十岁光景的人，他有一头白发，和一张瘦削而带灰黑色的脸，身上穿了一件带铜钮扣的肉桂色常礼服，颈上围着一条淡红色项巾。他装起笑脸走过来，吻了阿尔卡狄的手，又对客人鞠了一个躬，便退到门口反背着手立在那里。

“他回来了，卜洛科非奇，”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始说，“他毕竟回到我们这儿了。……啊，你觉得他相貌怎样？”

“再好没有的了，”老人说着，又露齿笑了笑，可是他马上就皱起他的浓眉来。“就开晚饭吗？”他郑重地问道。

“好，好，就开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回答着，又掉头向客人：“你要不要先到您的屋子去看看，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

“不要，谢谢，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请您叫人把我的箱子拿到那儿去，还有，我这件衣裳也带去。”他说着，便把身上那件绒布大衣也脱下来。

“很好。卜洛科非奇，接住这位先生的大衣。”卜洛科非奇带着莫明其妙的神气用双手接过了巴扎洛夫的‘衣裳’，把它捧得高高的，蹑着脚走出房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又问他的儿子：“阿尔卡狄，你要不要到你屋子里去一下？”

“是的，我倒应该去洗洗脸。”阿尔卡狄答道，他正向着房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去，这时恰好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衣服，系一条新式的矮领带，一双羊皮鞋，这是帕威尔·彼得洛奇·基尔沙诺夫。他看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正发着黝暗的光，好像新的银子一般；他的黄黄的，但是没有一条皱纹的脸是特别地端正，而且轮廓非常清楚，就像是一把精巧的小镊子雕刻出来似的；在这张脸上还留着一种惊人之美的痕迹，那一对清明而漆黑的杏仁式样的眼睛尤其美。阿尔卡狄的伯父还保存着青春的俊秀，以及超脱世俗的神情，这种神情乃是二十岁以上的人所少有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从裤袋里伸出一只柔嫩的、有着长而尖细的粉红指甲的手来，这只手被他那单单钉着一颗大猫眼石钮扣的雪白的袖口陪衬着显得更柔嫩了。他把手伸给他的侄儿。在头一场欧洲式的握手礼完毕以后，他又照俄国规矩吻了他三下，这就是说，他用他的洒了香水的唇须在阿尔卡狄的颊上挨了三下，口里说，“欢迎。”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把他介绍给巴扎洛夫，他把他那柔软的身子略略变了一下，并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洛夫，他并不把手伸给客人，反而将它放回他的裤袋里去了。

“我倒以为你今天不来了，”他用一种愉快而好听的声音，亲切地耸了耸肩，同时露出他一嘴漂亮的白牙齿。“路上出了什么事吗？”

“一点也没有，”阿尔卡狄答道，“我们走得相当慢。可是现在我们倒像狼似地饿了。爸爸，请催卜洛科非奇快开晚饭，我马上就回来。”

“等着，我跟你一道去，”巴扎洛夫突然从沙发上立起来说。两个年青人走出去了。

“他是什么人？”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阿尔卡狄的朋友，据他说，倒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住？”

“是的。”

“那个头发乱蓬蓬的东西吗？”

“唔，是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用他的指尖敲着桌面。“我觉得阿尔卡狄 a ' est degourdi , (法语：活泼起来了) ,” 他说, “我高兴看见他回来了。”

在晚饭桌上众人很少讲话。尤其是巴扎洛夫讲得少, 不过他吃得多。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叙述了他在自己所谓农夫生涯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故, 又讲起一些就要实行的政治的法案, 还谈到关于委员会, 委派代表, 以及采用机器的必要, 诸如此类的问题。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饭厅里缓慢地来回走着 (他素来不吃晚饭), 有时他拿起酒杯喝了一点红酒, 偶尔还发出一两声 “啊, 呵哈! 哼!” 一类的惊叹。阿尔卡狄讲了一些彼得堡的新闻, 可是他觉得有一点拘束, 通常一个年青人刚刚离开小孩时期、却回到了一个人们一向把他当作小孩看待的地方来, 那时他便会有这一种拘束的感觉。他讲话故意把句子拉得非常之长, 并且避开用 “爸爸” 这个字眼, 有时候他还叫起 “父亲” 来, 不过只是在牙齿缝里含糊地叫了一下, 他装出毫不介意的神气只顾把酒往自己的杯里斟, 虽然超过了他的酒量, 他还是喝光了。卜洛科非奇不转眼地望着他, 嘴唇不停地在嚼动, 吃过了晚饭大家马上散去。

巴扎洛夫穿了睡衣坐在阿尔卡狄床边, 抽着一只短烟斗, 一面对阿尔卡狄说: “你那伯父真是一个怪物。想不到在乡下居然有这样漂亮的装束! 他的指甲, 指甲, 你应当把它们送到展览会去!”

“呵, 你原来不知道,” 阿尔卡狄答道。“他在当时还是一个出名的漂亮人物。哪一天我来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他从前真是美得很, 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子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真有这回事？怪不得他还是那样打扮，来纪念他的过去的风流。可惜这儿没有一个可以给他迷倒的对象。我把他那漂亮的领子看了不知多少回。他的领子就像云母石一样，他的下巴剃得真干净。可是，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你说，这是不是很滑稽的？”

“也许是的。不过他实在是一个好人。”

“一个古董！可是你父亲倒是个很好的人。他浪费时间去读诗，对田上事情却懂得很少，可是他的心是好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那种羞怯不安的样子？”

阿尔卡狄摇摇头，好像表示他自己并不是羞怯不安的。

“这是一件大可惊奇的事，”巴扎洛夫继续说，“这些旧的浪漫派，他们把他们的神经系统尽量发展，到后来他们支持不住……因此就失掉了平衡。可是再会吧。在我房间里有一个英国的洗脸架，可是房门却关不牢。不过这究竟是应该奖励的——一个英国的洗脸架，这代表着进步啊！”

巴扎洛夫走了。阿尔卡狄觉得非常快乐。睡在自己的家中，躺在睡惯了的床上，盖着一双亲爱的手所做的棉被（这也许是那个亲爱的奶妈的手，那一双亲切的、温柔的、不知道疲倦的手），这是甜蜜的。他又想起了叶哥洛夫娜，便叹了一口气，祝她的灵魂在天上平安……可是他并不为他自己祷告。

阿尔卡狄和巴扎洛夫两人不到一会功夫便睡熟了，可是这屋里的别的人许久都还醒着。儿子的归来使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异常兴奋。他躺在床上，并不吹灭蜡烛，却用手支住头，长久地沉思着。至于他的哥哥，过了夜半有好久了，他仍还坐在书房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张大的圈手椅上，炉里余烬尚在燃烧。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还没有换衣服，只是脚上的羊皮鞋现在换了一双红色的中国拖鞋。他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 Galignani（定期刊物），

可是他并不读它；他不转睛地望着壁炉里，那儿有一股带蓝色的火焰闪起来，灭了，又再冒上来……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过他所想的并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他的脸上带着专注的、阴沉的表情，这便不是一个单单在回忆过去的人所应有的了。在一间小小的内室里，一个穿着蓝睡衣的年青女人坐在一只大箱子上，她用一方白手帕包了她一头的黑发，这便是费尼奇加，她一边倾听着，一边打瞌睡，时常抬起头看看那扇开着的门，从那门里看得见一个小孩的摇篮，还可以听见一个睡熟了的婴孩的均匀的呼吸声。

五

第二天早晨巴扎洛夫起得比谁都早，就到外面去了。“啊，”他向四周望了望不觉想道，“这个小地方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把田分给他的农人以后，他只好在一块四‘结沙吉纳’的荒瘠的平地上面盖自己的新公馆。他修建了一所住宅，还修了办公室和农事用的屋子，另外又布置了一个花园，挖了一个池子，打了两口井；可是种的小树长得并不好，池子里也没有积多少水，井水又带了一点盐味。只有那个丁香花和刺球花编的凉亭还长得不错；他们有时就在这亭子里喝茶用餐。巴扎洛夫不到几分钟便走遍了园里的小径；他又看过了牛棚和马厩，碰到了两个农家小孩，他立刻同他们做了朋友，三个人一起到一个离这宅子有一维尔斯特远的小水塘捉青蛙去了。

“老爷，你拿青蛙来做什么用？”一个小孩问道。

“我就要告诉你它的用处，”巴扎洛夫答道，他虽然从来没有意思要去得到下层阶级的信任，并且他对待他们也是很随便的，可是他有着一种容易得到那些人的信任的特殊本领；“我要把它们割开，看看它们身子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我跟青蛙是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模一样，不过我们用脚走路罢了，那么我也就会明白我们身子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明白它来做什么用呢？”

“为了有一天，要是你生了病，请我去医治，我免得弄错。”

“那么你是一个医生吗？”

“对啦。”

“瓦司加，听见没有？老爷说你我都是跟青蛙一样的，真有趣！”

“我害怕它们，那些青蛙。”瓦司加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发白得像麻一样，赤着脚，穿着一件带硬领的灰色粗布外衫。

“害怕干什么？难道它们还咬人？”

“得啦，小哲学家，踩进水里去吧。”巴扎洛夫说。

这时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也已起来了，他去看阿尔卡狄，阿尔卡狄已经穿好衣服。父子两个走出屋子到露台上去，坐在凉棚下面；栏杆旁边，桌子上，几大束丁香花中间，一个沙莫瓦尔正在沸腾。一个小女孩来了，她就是昨晚在台阶上第一个来迎接他们的。她尖声地说：

“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今天不大舒服，她不能来；她吩咐我来问您，是您高兴自己斟茶，还是要她差杜尼亚霞来？”

“我自己斟，自己斟，”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连忙接嘴说。“阿尔卡狄，你茶里还是放奶油，还是放柠檬？”

“放奶油吧，”阿尔卡狄答道；停了一下他忽然询问地说：“爸爸？”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慌张地望着他的儿子。

“什么？”他说。

阿尔卡狄埋下眼睛。

“爸爸，倘使我问话问得不得体，就请你饶恕我，”他开始

说，“可是你自己昨天对我很坦白，所以我才敢坦白地讲话……你不会生气吧……？”

“你说吧。”

“你使我有勇气来问你……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所以费——所以她才不出来斟茶吗？”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略略把脸掉开。

“也许，”他末了说，“她以为……她害羞。”

阿尔卡狄急急地看了他父亲一眼。

“她用不着害羞。第一层，你知道我的意见，”（阿尔卡狄说这句话时是十分愉快的。）“第二我对你的生活，你的习惯能够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吗？而且我相信你挑选的人不会不好；你既然答应了她住在你家里来，那么她一定是配得上的，无论如何，一个儿子总不能够裁判他父亲——至少是我，至少是像你这样的父亲，你就从没有限制过我的任何自由。”

阿尔卡狄的声音起初微微发颤；虽然他也不知道他有一点像在对父亲演讲似的，可是他同时觉得自己在做着慷慨的行为；但是一个人的声音对他自己是有着巨大的效力的，因此阿尔卡狄说到最后几句，声音更坚决了，而且甚至加重了语气。

“谢谢你，阿尔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含含糊糊地说，他的手又伸上去摸他的眉毛和前额了。“你猜得不错。自然，这个女孩子要是不配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这不是我一时高兴的举动。我跟你讲这话也不大好讲；不过你会明白她实在不便出来见你，尤其是在你回家后的第一天。”

“那么我去看她吧，”阿尔卡狄又带着一阵慷慨的感情嚷道，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我去跟她说明白，她用不着在我面前害羞。”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也站了起来。

“阿尔卡狄，”他开始说，“行个好吧……你怎么能……那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还没有告诉你……”

可是阿尔卡狄并没有听他的话，已经跑出了露台。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望着他儿子的背影，一阵惶惑的感觉突然袭来，他便又落坐在椅子上面。他在那时是不是想到他们父子间将来的关系免不掉会成为很古怪的呢？他是不是觉得要是他一点也不会提起这件事，阿尔卡狄会对他更表示尊敬呢？他是不是在责备自己的过错呢？——这是很难说的；这些感觉他心里都有，不过还只是一种感触——一些模糊不明的感触，可是他的脸还红着，心也跳得厉害了。

近旁响起一阵急促的脚声，阿尔卡狄回到露台上来了。“爸爸，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嚷道，脸上露出爱慕和得意的神情。“费多夏·尼可拉叶夫娜今天真的不大舒服，她停一会儿还会来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一个弟弟呢？本来我昨晚就该去吻他了，不用等到现在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打算说什么话，他打算站起来，张开他的臂膀。阿尔卡狄早已抱住了他的颈项。

“这是什么意思？又拥抱起来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声音从后面送了过来。

父亲和儿子都很高兴，他这时来得正好；因为有一些真正令人感动的情景，人们也难忍受下去，却愿意它们尽快地早些了结。

“为什么你要觉得奇怪？”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愉快地说。“你想想我等了阿尔卡狄多少年了。昨天以后我还没有好好地看他一下呢。”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就是我自己，也不是不想同他拥抱一下。”

阿尔卡狄走到他伯父面前，觉得他的脸颊被伯父的洒过香水的唇须亲了一下。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他穿

了一件很讲究的英国式样的早服，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小土耳其帽。这顶土耳其帽和那条随意结起来的小领带都在表示着乡村生活的无拘束；可是他的衬衣上的硬领子（的确不是白的，因为配着早服，所以用了有条纹的领子）还是像平日那样严正的衬出那个剃得很光滑的下巴来。

“你那位新朋友在什么地方？”他问阿尔卡狄道。

“他不在宅子里；他往常都是起得很早，就到外面去了。我们最好不要去管他；他不喜欢礼节。”

“不错，这是很明显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从容地在他的面包上涂起牛油来。“他打算在我们这儿久住吗？”

“也许是的。他打这儿经过，要去看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这一省，离这儿有八十维尔斯特。他在那地方有点小小的田产。他以前做过军医。”

“哦，哦，哦！怪不得我老是在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巴扎洛夫这个姓呢？’尼可拉，你还记得我们父亲那一师里面有一个军医巴扎洛夫吗？”

“果然有的。”

“不错，不错，一定的。那个军医就是他的父亲了。唔！”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拉了拉他的唇须，接着又从容地问道：“那么，现在这位巴扎洛夫先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您问巴扎洛夫是一个怎样的人？”阿尔卡狄微笑地说。“伯父，您真是要我告诉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侄儿，请讲吧。”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什么？”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问道，这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正拿起那把尖上还挑着小块牛油的刀子，也呆住不动了。

“一个虚无主义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依我看，那是从拉丁文 *in* (无) 来的了；这个字眼一定是说一个……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

“不如说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帕威尔插嘴说，他又在涂牛油了。

“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事物的人。”阿尔卡狄说。

“这不还是一样的意思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

“不，这不是一样的意思。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信仰任何原理，不管这原理是怎样地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你觉得这是好的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插嘴问道。

“伯父，那就看人说话了。它对有一些人是好的，可是另一些人却受到它的害处了。”

“果然不错。我看，这不是跟我们一道。我们是旧式的人；我们以为要是一个人，照你的说法不信仰一种‘原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照着法文读法轻轻地念这个字，把重音放在后面，而阿尔卡狄恰恰相反，却把重音放在前面），那么连一步也走不通，一口气也吐不过来。Vous avez change tout cela（法语：你们把这一切都改变过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健康，给你们一个将军的官衔吧，我们也很喜欢来望着，称羨那些先生……那叫做什么呢？”

“虚无主义者，”阿尔卡狄很清晰地说。

“不错。以前是黑格儿主义者现在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就要看到你们怎样在虚空中，在真空中生存着；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兄弟，请你按一下铃，现在是我喝可可茶的时候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按了铃，大声唤：“杜尼亚霞！”可是来的不是杜尼亚霞，却是费尼奇加自己到露台上来了。她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妇，白嫩的皮肤，浓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珠，孩子般微翘的红嘴唇，还有一双玲珑的小手。她穿了一件细花布衫子，

一条新的蓝领巾轻轻地披在她的肥圆的肩上。她端着一大杯可可茶，放在帕威尔的面前，带着十分窘的神情。她那美丽脸庞的细嫩皮肤上泛起一阵红晕。她埋下双眼，立在桌旁，指尖微微挨到桌面。她好像在害羞不该来，又好像觉得她是有权到这里来似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正色地皱紧了眉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露出忸怩不安的样子。

“费尼奇加，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从牙缝里含糊地说了这一句。

“早安。”她答道，声音不高，却是相当清朗。她偷偷瞥了阿尔卡狄一眼，他对她和善地微微一笑，她缓缓地走开了。她走路时脚步略微有点歪斜，可是甚至这一点也同她相称。

露台上静了几分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慢慢地喝着他的可可茶，忽然他抬起头来。“虚无主义者先生向着我们来了。”

巴扎洛夫果然穿过花园踏着花坛走来。他一身麻布衣裤沾满了污泥；他的旧圆帽顶上挂着一片沼里的杂草；他右手提着一个小袋子；袋里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动。他很快地走近了露台，点一个头说道：“各位，早安；对不起，喝茶我来晚了。马上就回来：先得把这些俘虏安顿好。”

“那里面的是什么，——水蛭么？”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不，是青蛙。”

“您吃它们还是喂它们？”

“做实验用的。”巴扎洛夫淡淡地回答一句，便走进屋子去了。

“那么他是要解剖它们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他不相信原理，却相信青蛙。”

阿尔卡狄带着怜悯的神情看他的伯父；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偷偷地耸一耸肩头。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觉得他的隽语失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便开始谈起农事和新总管来，那总管昨晚跑来对他发牢骚，说一个叫浮玛的长工“放荡”，而且完全不受管束。他的话中有这样几句：“他是一个这样的伊索他不认自己是个坏人；他不是个守本分的人；他会像一个傻子发脾气逃掉的。”

六

巴扎洛夫回来，坐在桌子旁边，匆忙地喝着茶。弟兄两个默默地望着他。阿尔卡狄在一旁起先偷偷地看他的父亲，过后又看看他的伯父。

“您出去走得很远吗？”末了，还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口问道。

“走到白杨林子那边有个小水塘的地方。我惊起了五只山鹬。阿尔卡狄，你一定会打死它们的。”

“那么您不是一个猎人了？”

“不是。”

“您是专门研究物理学的吧？”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发问道。

“是的，物理学；一般的自然科学。”

“听说日尔曼人最近在这方面很有成就。”

“不错，德国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教师。”巴扎洛夫随口答道。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日尔曼人”，不说“德国人”，明明带着讥讽的意味，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您竟然这样推崇德国人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做得过于客气地说。他心里有点不高兴了。他的贵族的气质受不了巴扎洛夫那种极端的冷淡。这个医生的儿子非但不知畏惧，并且常常用粗鲁而淡漠的态度回答别人的问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粗野的，甚至近乎无礼的调子。

“那边的科学家都是些有用的人。”

“啊，啊。那么您对于俄国的科学家一定不这么看重了。”

“大概是这样的。”

“这倒是很值得人钦佩的谦虚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把身子一挺，头向后一仰，说道。“不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刚才明明对我们说您是不肯承认任何权威的？那么您是不是相信他们呢？”

“怎么说我承认他们呢？我又可以相信什么呢？他们说了真话，我同意，这就完了。”

“那么所有的德国人都说真话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他脸上带着一种淡漠而疏远的表情，仿佛他已远远地退到云端去了。

“也不尽然。”巴扎洛夫答道，他打了一个呵欠。显然他并不想继续争论下去。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望了望阿尔卡狄，好像在说：“我应当讲，你的朋友真有礼貌。”

“至于我呢，”他勉强接着说下去：“我是一个顽固的人，所以我不喜欢德国人。我讲的不是在俄国的德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一种东西。可是连在德国的德国人我也不喜欢。以前还有几个像样的；他们有过——譬如席勒，还有他叫什么……啊，歌德……我的兄弟特别赞赏他们。可是现在德国人都变成化学家和唯物论者了。”

“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诗人还有用，”巴扎洛夫说。

“哦，真的这样，”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应道，他好像要睡着了似的，微微抬起他的眉毛。“我看，那么您是不承认艺术的了？”

“赚钱的艺术或者卖广告的艺术！”巴扎洛夫带着轻蔑的大笑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啊。我看，您喜欢开玩笑，您一定否认那一切了？好吧，那么您单单相信科学？”

“我已经讲过，我什么都不相信；科学又是什么——是那笼统的、抽象的科学吗？某一种某一门的科学是有的，就跟某一种行业，某一种技艺一样；可是那笼统的、抽象的科学却并不存在。”

“很好。那么对于人类行为方面的其他业经公认的传统，您也是抱着同样否定的态度吗？”

“这是什么，是在考试么？”巴扎洛夫问道。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脸色略转苍白。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觉得这是他应该插进去讲话的时候了。

“我们过些日子再跟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吧，亲爱的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们要听听您的意见，我们自己也有些意见发表。拿我个人来讲，知道您在研究自然科学，我非常高兴。我听见人说利比黑在肥料方面有过很了不得的发现。您在农业方面是可以给我帮忙的；您可以给我一些有益的意见。”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愿意效劳；可是利比黑离我们还远得很！一个人应当先学会了字母，然后才开始读书。我们现在连字母都还没有念起来。”

“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心里想道。

“不过还是请允许我随时向您请教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大声说，然后他又转身向他的哥哥：“哥哥，我想，我们现在应当去跟总管谈话了。”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从座位上立了起来。

“好的，”他说，眼睛并不看什么人，“一个人远离开那班才智非凡的读书人，到乡下住了五年，这真是不幸的事！他立刻就变成傻子了。你竭力想不要把你学会的东西忘掉，可是——一转

眼——别人就会向你说明，那些都是废物了，他们还告诉你，有见识的人早已不弄这种无聊的东西了，而且还说你是个老腐败，老顽固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年青的人自然比我们聪明得多。”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慢慢地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开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跟在他后面。

“他老是这样的吗？”那两弟兄刚把房门掩上，巴扎洛夫便冷冷地问道。

“我要说，叶夫金尼，你对他太不客气了，”阿尔卡狄说。“你伤了他的感情了。”

“怎么，难道要我去恭维他们，恭维这些乡鄙的贵族吗！这不过是虚荣心、纨绔的积习和顽愚罢了。既然他喜欢那样，他就该在彼得堡继续过他的日子才对。可是，呵，不用讲他了！我找着了一种很少有的龙虱类的水虫，*dytiscus marginatus*（拉丁文学名）；你知道它吗？我等一会要给你看。”

“我答应过把他的历史告诉你。”阿尔卡狄开始说。

“水虫的历史吗。”

“啊，够了，叶夫金尼。是我伯父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他并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他是应当受人怜悯，不该给人嘲笑的。”

“我不跟你辩驳；不过你为什么这样关心他起来？”

“叶夫金尼，一个人要公平才好。”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结论？”

“不，听我讲……”

阿尔卡狄把伯父的历史告诉了他。这个，读者在下一章里便会看见的。

七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最初跟他的兄弟一样在家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念书，后来才进了侍从学校。他自小便以漂亮出名；而且他富于自信力，谈吐略带嘲讽，又颇爱诙谐——因此他很能讨人喜欢。自从他接到军官的委任状以后，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在交际社会中他极受称赞，他尽情地放纵自己，甚至流于放荡，而且他装腔作势，可是这些举动在他身上也增添了不少动人之处。妇女为他着迷，男人称他为“纨绔子弟”，却又在暗中妒嫉他。我们已经提过，他当时和他的兄弟同住在一处，他真心爱着兄弟，虽然他们全不相像。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略微跛足，瘦小和悦的面颜常常带着愁容，一对细小的黑眼，一头稀疏的软发，他贪婪，但也喜欢读书，可是在交际场中却显得拘束畏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没有一个夜晚在家，他常常炫耀自己的潇洒和大胆（他这时正把体育介绍到一班阔少年中间，使它成了一种时髦的娱乐），至多不过读了五六本法文书，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上尉；一个光辉的前程正在等候着他。但是突然间万事都改变了。

那时期在彼得堡的交际场中时时可以看到一位 R 公爵夫人，她至今还不会被人忘记。她有着一个教养甚高相貌端正而略带愚蠢的丈夫，却没有儿女。她忽而出国远游，忽而回转俄国，过着一种反常的生活。她是一个出名的荡妇，热心玩着每一种娱乐，跳舞到精疲力尽，跟一班年青人一起尽情笑闹，她通常总是在晚饭时间前在她的阴暗的客厅里接待这些年青客人；可是到了夜深，她便哭着，祷告着，一点也得不到安宁，常常苦痛地绞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到天明，或是脸色苍白，浑身颤栗对着诗篇坐过一晚。可是白昼一来，她又变为一位华贵的夫人；她又出去拜客，随处谈笑，任何事只要能使她稍稍解闷，她便投身到里面去。她生得非常端正，一头金色浓发，并且也是像黄金那样重甸甸地垂到膝边，可是她并不能说是一个美人；在她的整个面貌中只有一对眼睛是好的，而且甚至这对并不大的灰色眼睛也不是恰好的，但她的眼光却是迅敏而深邃，随便到了大胆的程度，沉思到了悒

郁的程度——这是一种谜样的眼光。即使她口里絮絮地谈着无聊的空话，她的眼中仍还闪着异样的光辉。她打扮得十分讲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一个跳舞会里遇到她，同她跳了一回玛朱尔加舞，虽然在跳舞的时候她没有讲过一句正经话，他却热烈地爱起她来。他是常操胜算的，这一回他也是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可是他的轻易的成功并不会减低他的热情。这反而把他更痛苦地，并且更牢地缚在这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就是在把整个身子交给他的时候，仍还有什么神秘的，捉摸不到的东西保留着，那却是人所看不透的。她的灵魂里究竟藏着什么，那只有上帝知道！她似乎受着一些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神秘力的支配，它们好像在任意地玩弄她；她的有限的智力还不能控制它们。她的一切举动都是轻率而且矛盾的。她的唯一可以引起她丈夫的疑心的几封信却是写给一个差不多跟她陌生的人的；她的爱情里面带了一种悒郁的成分；对她自己挑选的情人，她并不笑闹，只是带着惊奇的神情望着他，听他讲话。有时候，往往是突然间，这种惊奇变成了寒颤的恐怖；她的脸上现出狂乱的、死一样的表情；她把自己锁在寝室里面，她的女仆将耳朵贴在锁孔上偷听，还听得见被她那抑住的抽泣。不止一次，基尔沙诺夫在幽会之后走回家去，他心里感到一种伤心的痛苦的烦恼，那是只有在一个大的失败以后才能发生的。“我还更希望什么呢？”他这样问他自己道，他的心却是很沉重的。有一回他送给她一只戒指，宝石上面刻着一个斯芬克司。

“这是什么？”她问道。“斯芬克司吗？”

“是的，”他答道，“这斯芬克司就是您。”

“我？”她问道，慢慢地抬起她那谜样的眼光望着他。“您知道这是大大的恭维吗？”她露出一个毫无用意的微笑，她的眼光仍还带着那奇异的光彩。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 R 公爵夫人爱他的时候，就已经感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痛苦了；可是到她对他渐渐冷淡起来（这事情来得很快）以后，他差不多发了狂。他非常痛苦，又怀着满腔妒意；他不给她一点安静，老是跟在她后面；她终于受不了他的这种无止息的追随，便远去外国。他不听从朋友们的苦劝和长官们的忠告，辞去军职，追寻她到国外；他在外国各处奔波了四年，有时紧跟着她的踪迹，有时又故意让她跑开。他为他自己害羞，对于自己的没有志气，感到憎厌……可是毫无用处。她的面影，那个难理解的、差不多毫无意味的、但又是迷人的面影已经在他的心中深深地生根了。在巴登他同她又和好；而且她似乎比以前更热情地爱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一切都完了：火焰闪起最后的光亮，便归于永灭。他预料着分离不可避免，便想退一步跟她做一个朋友，他还以为跟这种女人交友是可能的事。……她神秘地离开了巴登，自此以后便永远躲避基尔沙诺夫。他回到俄国，还想重过昔时的生活；可是他不能回到旧日的常轨里去了。他四处飘游，好像一个中魔的人；他仍还到交际场中去；他仍还保留着一个饱尝世味的人的那些习惯；他可以夸口他有了两三次新的恋爱的成功；可是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存着什么指望了，他也不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渐渐老了，头发也变为灰白；每晚坐在俱乐部里排遣忧郁，冷漠地参加独身者群的辩论：这成了他的必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好的现象。自然，对于婚姻问题，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这样地过了十年，十年无色彩、无结果的岁月——而且过得那么快，可怕地快。光阴飞逝的迅速没有一个地方赶得上俄国；不过人说在狱牢里光阴消逝得更快。某一天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俱乐部里用晚饭，听到了 R 公爵夫人的死讯。她半疯狂地病死在巴黎。他离开餐桌站起来，在俱乐部的屋子里踱了许久，又痴呆地立在牌桌旁边，可是他并不比往常更早地回家去。过了几天他接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他送给公爵夫人的戒指。她在斯芬克司上面划了一个十字架形，并且附一个字条说谜语的

答案——便是十字架。

这事情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年初，正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死了太太去到彼得堡的时候。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自从他的弟弟迁居乡下以后便很少见到他；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结婚刚巧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和公爵夫人认识不久后的事。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从国外归来去看他的兄弟，他打算在他弟弟家中住两个月，分享他弟弟的幸福，可是只能够勉强住了一个星期。这两兄弟的处境太不同了。在一八四八年这种差异便减少了一些；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失掉了他的妻子，帕威尔失掉了他的记忆，自从公爵夫人死后他便竭力不去想她了。可是在尼可拉，却有一种并不会虚度了这一生的感觉，他眼看着儿子长大起来了；在帕威尔，和这相反，他仍还是一个孤寂的独身者，如今正踏进了那个追悔近似希望，希望近似追悔模糊不定的朦胧时期，这时青春已逝，而老年还未到来。

这时期对于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比对于任何别一个人更难过；他失却了过去，也就失去了一切。

“我现在不约你去玛利因诺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一天对他的哥哥说（他给他的村庄起了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的妻子）；“我妻子活着的时候，你还嫌那儿无味，现在我怕真会把你活活地闷死了。”

“我那时既愚蠢又不安静，”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从那次以后我纵然没有变聪明一点，也该变得沉静一点。现在要是你愿意我去，我倒真的打算到你那儿久住呢。”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用拥抱来回答他；可是又过了一年半，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才下了决心实行他的计划。不过他一旦在乡间住下来，便不会离开过，甚至在那三个冬季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到彼得堡去跟他的儿子同住的时候，他也依然留在那边。他开始读书，读的大半是英国书；他还大略地照着英国方式安排他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活，很少去拜访邻居，只有在选毕执行吏时他才出去参加，不过在会场中他极少发言，偶尔讲几句话，他那自由主义的言论便会惹得那班旧式的地主讨厌和惊恐，但是他跟年青一代人的代表们却又并不接近。新旧两方面都对他加了一个“骄傲自大”的评语；不过两方面都尊敬他，为了他那种优美的贵族风度；为了他那种多次恋爱成功的盛誉；为了他一身穿得很讲究而且总是住最好的旅馆，开最好的房间；为了他吃得很考究，而且有一次居然在路易·腓力普的宫中与威灵吞同席；为了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随身携带着一个银的化妆匣和一个轻便的浴盆，为了他的身上常常有一种特别好闻的香气；为了他玩威斯特玩得极好，却没有一回不输钱；末了，他们尊敬他还为了他的绝对的诚实。闺秀们觉得他是一个令人动心的忧郁病患者，可是他避免同她们往来。

.....

“你现在看出了吧，叶夫金尼，”阿尔卡狄把故事讲完以后又说道，“你刚才批评我伯父的话是怎样地不公平了。我还不必说他不止一次帮忙我父亲渡过了难关，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我父亲，（也许你还不知道他们并没有分家，）对不论什么人他都高兴帮忙，他还常常去援助农人；固然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并且不时闻着香水.....”

“不用说，神经病.....”巴扎洛夫插嘴说。

“或许是，不过他的心是很好的。而且他一点也不傻。他给了我不少非常有益的劝告尤其是.....尤其是关于女人这方面的。”

“哈！哈！一条烫伤的狗见了冷水也害怕，我们都知道的！”

“总之，他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这是真话；要轻视他，是一桩罪过。”

“谁轻视他？可是我应该说一个人把他整个的一生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面赌博，那张牌输了，他就变得非常古怪，弄得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这种人不算是一个男子，不过是一个

雄的生物。你说他不幸，你自然知道得很清楚。我相信他正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只是因为他有时看看那种无聊的 Galignani 杂志，而且每一个月里帮忙使一个农人少挨一顿打。”

“可是你要记住他的教育和他生长在那里面的时代。”阿尔卡狄说。

“教育吗？”巴扎洛夫打岔说，“每个人都该教育自己，譬如就像我这样。……至于时代呢，我为什么要依靠时代？还是让时代来依靠我吧。不，好朋友，那全是浅薄，没有背脊骨的！而且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你研究一下眼睛的构造；那么你刚才所说的那谜样的眼光又是从哪儿来的？那都是浪漫蒂克的、荒谬无稽的、美丽的梦呓。我们还是去看那水虫吧。”

他们两人便到巴扎洛夫的屋子里去了，这屋里已经弥漫着一一种外科医药的气味，还夹杂了一些廉价烟草的臭味。

八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当他的兄弟在跟总管讲话的时候，不过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总管是一个瘦长身材的人，有着一个患肺病者的轻柔的声音和一对奸猾的眼睛，他对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无论什么话，总是回答着：“是，老爷。”他竭力把农人说成不是小偷，便是醉汉。田产的管理最近算是采用了新的改良的制度，可是新的机构行起来，却好像没有上油的轮子，老是轧轧发响，又好像用未干燥的木料在本地制造的家具，时时咯吱作声。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并没有灰心，可是他常常叹气，他很愁闷；他觉得没有钱做不了事情，他的钱又差不多全花光了。阿尔卡狄讲的确是真话：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帮助他的兄弟并不止一次；好几回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看见他弟弟绞尽脑汁苦苦挣扎，不知要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办才好，他便轻轻走到窗前，把手伸进袋里，在牙齿缝里轻声地说：“mais je puis vous donner de l'argent（法语：不过我可以给你点钱）。”便把钱给了他；可是今天他自己也没有钱，他觉得还是走开的好。农事管理方面的琐碎事情使他厌烦了；而且他时常觉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不管怎样热心，怎样勤劳，却总没有把事情安排得好，不过他也指不出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的弟弟还是不够能干，因此容易受人欺骗，”他这样猜想道。而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却把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事务才干看得非常之高，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的日子大半是在乡野地方消磨了的，你见过不少的世面，不会没有一点经验，你看得透人，你有一个鹰的眼光。”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回答只是掉转身子，他也并不反驳他兄弟的话。

这天他离开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书房，沿着那一道把宅子隔成了前后两部分的走廊信步走着；他走到一个矮矮的门前，便站住了，他迟疑了一会，才拉一拉他的唇须，轻轻地敲着门。

“谁呀？请进来。”费尼奇加的声音说。

“是我，”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他推开了门。

费尼奇加正抱着她的小孩坐在椅子上，便跳起来，把孩子交给一个女孩，那女孩立刻抱着小孩出去了，她连忙拉直她的领巾。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开始说，他并不看她；“我只是来问您……好像今天有人进城去……请您吩咐他们替我买点绿茶。”

“是的，”费尼奇加答道：“您要他们买多少呢？”

“我想半磅就够了。我看您这儿改了样了，”他接着说，匆促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他的眼光也还在费尼奇加的脸上掠过。“这儿的窗帘。”他看见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解释道。

“哦，是的，这些窗帘，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送给我的。可是也挂了长久了。”

“不错，我也长久没有来看您了。这儿收拾得到精致。”

“全亏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照顾。”费尼奇加喃喃地说。

“您在这儿比在从前住的那间耳房里舒适些吧。”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很有礼貌地问道，不过他的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

“是的，舒适得多。”

“现在谁住在您那儿？”

“洗衣女佣人住在那儿。”

“啊！”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不作声了。“他现在会走了吧，”费尼奇加想道，可是他并没有走，她便呆呆地立在他面前。

“您怎么把您的小孩打发走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末了说。
“我喜欢小孩，给我看看吧。”

费尼奇加又是着急，又是高兴，脸色马上通红。她平日害怕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他连话也难得同她谈过。

“杜尼亚霞，”她唤道；“请把米奇亚抱来。”（费尼奇加对宅子里的任何人都是很客气的）。“可是等一下，他得先穿一件衫子，”费尼奇加向着门走去。

“那没有关系。”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

“我马上就回来。”费尼奇加答道，便匆匆走出去了。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一个人留在房里，这次他特别注意地向四周看了一会。这间矮小的屋子倒是很清洁、很舒适的。人可以闻着新油漆的地板的气味，还有一种甘菊的味儿。靠墙放了一排有着古七弦琴式的靠背的椅子，还是那位亡故的将军出征波兰时买来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小床，挂着一顶洋纱帐子，旁边放了一个有凸圆形盖子的铁箱。在对面的那个角里挂着一幅大而阴暗的奇迹创造者圣尼可拉的肖像，像前燃着一盏小小的灯；一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红带子系住一个小小的磁蛋，从圣像头顶的金色光轮上一直垂到胸前；窗台上有几个绿玻璃罐子，盛着去年制的果酱，罐口密封着；封皮纸上费尼奇加亲笔写的“醋栗”两个大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特别喜欢这一类的蜜饯。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根长的绳子，挂了一个鸟笼，里面关着一只短尾巴的金翅雀，它不住地叫着跳着，笼子也跟着不住地摇来晃去，这其间一粒一粒的大麻子便轻轻地落在地上。在一堵壁上，刚巧在一个带抽屉的小柜子上面，挂着几日照得颇坏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姿势不同的像片，这是游方摄影师所摄的；那里还有一张费尼奇加本人的相片，却照得完全不成样了；那是一张没有眼睛的脸庞，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嵌在一个暗黑的框子里面，此外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了；在费尼奇加的照片上面是叶尔莫罗夫将军的画像，他穿着一件塞加西亚的大氅，怒容满面地望着远远的高加索山脉，一只小小的放针用的丝质的鞋子正挂在他的前额上面。

五分钟过去了，只听见隔壁房里的脚步声和微语声。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那个带抽屉的柜子上拿起一册带油垢的马沙尔斯基的‘枪手’的残本，翻了几页。……门开了，费尼奇加抱了米奇亚进来。她给他穿上了一件领子绣花的红外衫，她还给他梳光头发，又洗了脸；他跟所有的健康的小孩一样，呼吸声很响，全身都在动着，一双小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可是这件颜色鲜明的外衫显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印象，他的整个胖胖的小脸都带着愉快的表情。费尼奇加也已梳好她的头发，理好她的领巾；其实她还是照原先那样好看些。世界上真的还有比一个美丽的年青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健康小孩更动人的景象吗？

“一个多么肥圆的家伙！”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和蔼地说，一面用他的食指的尖细的指甲搔着米奇亚的双重下巴。小孩不转眼地望着金翅雀吃吃地笑起来。

“这是伯伯。”费尼奇加说，她俯下脸去偎近他，轻轻地摇着

他，杜尼亚霞把一支燃着的香烟放在窗上，下面垫一个铜钱。

“他有几个月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六个月了。到这个月十一便是七个月。”

“不是八个月吗，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杜尼亚霞略微胆怯地插进来说。

“不，七个月。怎么说是八个月呢？”小孩又在吃吃笑了，他对着箱子望了一会，忽然伸起五根小指头抓住他母亲的鼻子和嘴。“顽皮的小东西。”费尼奇加说，却并不把脸躲开。

“他像我的弟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

“不像他还能够像别的什么人呢？”费尼奇加想道。

“是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继续说，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似的：“实在像得很。”他注意地、差不多是忧郁地望着费尼奇加。

“这是伯伯。”她又说一次，不过声音很轻。

“啊！帕威尔！原来你在这儿！”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来。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连忙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可是他的弟弟带着那么快乐、那么感激的表情望着他，使他也不能不回答一个微笑。

“你的这个孩子真不错，”他说，又看了看他的表。“我进来说买茶叶的事。”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装出淡漠的神情立刻走出了这屋子。

“他自己来的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问费尼奇加道。

“是的，他敲了门，就进来了。”

“好的，阿尔卡狄又来看过你没有？”

“没有。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是不是还是搬回耳房去好呢？”

“为什么要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还是搬回去的好。”

“不，”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摸着他的前额，迟疑地说。“要搬就该早搬……喂，小胖子，你好呀！”他说着，忽然露出高兴的神情，走近那孩子，亲着他的脸颊；过后略略俯下身子，用力吻了吻费尼奇加的手。这只手配着米奇亚的红外衫，越显得像奶一样地白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你这是在做什么呢？”费尼奇加轻轻地说，她把眼睛埋了下去，过后又慢慢地抬起来。她偷偷地向外窥望着，温柔地略带一点痴呆地微笑了，那眼睛的表情是十分动人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是这样跟费尼奇加认识的。三年前他有一回在一个小县城的客栈里住了一夜。他住的房间很清洁，床上被褥也很干净，这使他大为惊喜。他想，这客栈的主妇一定是一个德国人吧？可是她却是一个俄国人，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婆，衣服整洁，相貌端正，讲话也很小心，看样子还是一个很懂事的妇人。他在喝茶时间同她谈了一阵话，他非常喜欢她。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刚刚搬进了他的新家，不想再把农奴留在宅子里使唤，他正要雇用仆人；而客栈的女主人这一方面却又抱怨着往来的客人的稀少和日子的艰难，因此他便请她到他家里去当管家，她答应了。她的丈夫去世已久，家里只有她同一个女儿，费尼奇加。两个星期以内阿利娜·沙威席娜（这是新管家的名字）便带了她的女儿到玛利因诺来了，她们便住在那间小小的耳房里。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果然没有看错人，阿利娜把他的家收拾得很有条理。至于费尼奇加呢，那时她不过十七岁，没有人讲起她，也很少有人看见她；她静静地住在那里，只有在星期日那一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会在教堂里某一个角上看到她那白净脸庞的秀美的侧面。一年多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一天早晨阿利娜来到他的书房，照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她

问他有什么方法医治她的女儿，因为火炉里面有一粒火星爆进她的眼睛里去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跟所有那些不常出门的人一样，研究过医术，他甚至还编了一本治疗便览。他立刻叫阿利娜把病人带来。费尼奇加听见主人叫她去，她非常害怕；不过她还是跟着母亲来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引她到她窗前，双手捧起她的头。他把她那红肿的眼睛仔细诊察了一会，开了一付蒸汤剂，马上亲手配起来，他又把他的一方手帕撕开，教给她怎样地敷药。费尼奇加听完了他的话，便转身走了。“笨丫头，你还没有亲主人的手呢！”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并不会把手伸给她，在慌乱中他反而自己在那少女的埋着的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吻了一下。费尼奇加的眼睛不久就痊愈了，可是她留给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印象却不会这样快速地逝去。那个纯洁秀美的含羞微举的面颜时时闪进他的脑中；柔软的头发的仿佛还留在他的掌上，在他眼前现出了那两片天真微启的嘴唇，两排珍珠似的牙齿在阳光里灿烂地发亮。以后在教堂里他便非常留心地看着她，并且设法跟她谈话。起初她看见他总是害羞，一天傍晚她在麦田里一条小径上遇到他了，她连忙跑进长满矢车菊和苦艾的又高又密的裸麦叶中，免得跟他碰面。他在麦穗的全黄色的网眼中瞥见了她的小小的头。她正探出头来张望，就像一只小动物似的，他和蔼地对她叫道：

“晚安，费尼奇加！我并不咬人啊。”

“晚安。”她低声说，却并不从藏身的地方站出来。

她渐渐地跟他相熟了，不过她在他面前仍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她的母亲阿利娜忽然患霍乱症死了。费尼奇加应该怎么处置呢？她从母亲那里遗传到那个爱好秩序、整齐、体面的僻性，可是她太年青了，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自己也很和善又会体贴……其余的就用不着叙说了。

“那么我哥哥进来看你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问道。“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敲了门，就进来了吗？”

“是的。”

“啊，这很好。让我来把米奇亚摇荡一下。”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把米奇亚抛得很高，几乎碰到了天花板，使得小孩非常高兴，母亲相当着急，每一次孩子被抛掷起来，她便伸出手去，接他的小小的光腿。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回到他的雅致的书房里去了，这里的墙壁用漂亮的青灰色的纸糊着，壁上钉了一条杂色的波斯毛毯，上面悬挂着一些兵器；家具全是胡桃木制的，上面再蒙着一层深绿色的天鹅绒；一个 Renaissance 的书架是用老的黑橡木做的，华贵的书桌上面放了几个小小的铜像，还有一个壁炉。他置身在沙发上坐着，两手扶着后脑，一动也不动，带着一种差不多是绝望的神情望着天花板。不知他是想隐藏着他脸上的表情，不让四周的墙壁看见呢，或者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他站起来，把那厚厚的窗帘放下，便又投身在沙发上坐了。

九

就在这同一天巴扎洛夫也跟费尼奇加认识了。他同阿尔卡狄在园子里散步，一面给他讲解为什么有一些树木，尤其是橡树长得不好的道理。

“你们应该在这儿多种些白杨和枞杉，菩提树也行，多加一点肥土。凉亭那边的花倒长得不错，”他又说，“因为那是刺球花和丁香花；它们都是很好对付的，那些树，它们并不要人十分照料。可是凉亭里面还有人呢。”

在凉亭里坐着的是费尼奇加和杜尼亚霞，还有米奇亚。巴扎洛夫站住了，阿尔卡狄像一个熟朋友似地向费尼奇加点了点头。

“那是谁？”他们刚刚走了过去，巴扎洛夫立刻问道。“一个

多漂亮的女孩子！”

“你在讲谁？”

“你知道的，只有那一个生得漂亮。”

阿尔卡狄有点不好意思，简简单单地对他说明了费尼奇加是什么人。

“哈哈！”巴扎洛夫说，“你父亲的眼光的确不错。我喜欢他，你父亲，嘻嘻！他倒是个痛快的家伙。我也得跟她认识认识，”他说了这后一句，便转身向凉亭走去。

“叶夫金尼！”阿尔卡狄惊慌地在后面唤道，“千万要小心啊。”

“你不要着急，”巴扎洛夫说，“我会知道怎么做的——我又不是一个傻子。”

他走到费尼奇加面前，揭下帽子。

“让我来介绍自己，”他开始说，客气地鞠了一个躬。“我不是一个坏人，我是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的朋友。”

费尼奇加从座位上站起来，望着他不说一句话。

“这是多么出色的小孩！”巴扎洛夫继续说，“不要担心，我的称赞还从没有给人带来过灾难的。他两颊为什么这样红？他是在出牙吧？”

“是的，”费尼奇加说，“他已经出了四颗牙齿了，现在牙龈又肿了起来。”

“让我来看看，不要害怕，我是一个医生。”

巴扎洛夫把小孩抱了，使得费尼奇加和杜尼亚霞两人非常惊讶的是孩子并不挣扎，也不害怕。

“看见了，看见了……不要紧，都很整齐，他将来有一付很好的牙齿。要是有什么不对，告诉我好了。您自己身体很好吗？”

“很好，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真的——那是很要紧的。您呢？”他转身问杜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亚霞道。

杜尼亚霞这个少女在主人的宅子里非常拘谨，出了大门却十分顽皮，她不答话，只是嬉嬉地笑着。

“好，这很好。这儿是您的小伙子。”

费尼奇加把小孩抱在怀里。

“他在您的手里倒是贴贴服服的。”她轻轻地说。

“小孩在我手里都是贴贴服服的，”巴扎洛夫答道，“我知道应该怎样抱他们。”

“孩子们也知道谁爱他们。”杜尼亚霞插嘴说。

“是的，他们果真知道的，”费尼奇加说。“就是米奇亚，不论怎样他也不要有一些人来抱他。”

“他要不要我抱。”阿尔卡狄问道，他远远地站了一会，现在走到凉亭里来了。

他想把米奇亚哄到他怀里来，可是米奇亚把头一仰，哭起来，弄得费尼奇加很不好意思。

“过几天等他跟我相熟了再来抱他吧。”阿尔卡狄宽大地说，这两个朋友便转身走开了。

“她叫什么名字？”巴扎洛夫问道。

“费尼奇加……费多西亚，”阿尔卡狄答道。

“她的父名呢？我也得知道这个。”

“尼可拉叶夫娜。”

“Bene（拉丁文：好）。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并不太害羞。说不定会有人觉得她这点是一个毛病，多么无聊！有什么事使她害羞呢？她是一个母亲——她便是不错的。”

“她是不错的，”阿尔卡狄说，“不过我父亲……”

“他也不错。”巴扎洛夫打岔道。

“好，不，我不这样想。”

“我想你是不高兴多添了一个承继产业的人吧？”

“你怎么好意思说我会那种心思！”阿尔卡狄气愤地说，“我不是因为那个缘故抱怨父亲不对；我以为他应该娶她做妻子。”

“哼！哼！”巴扎洛夫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真是大度的人！原来你还把结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我倒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这两个朋友默默地走了几步。

“你父亲的全部产业我都已经看过了，”巴扎洛夫又说。“牛是不好的，马是病的。房屋东偏西倒，工人懒惰不堪；只有那个总管究竟是一个傻瓜，还是一个坏蛋，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你今天对什么都在专挑错处，叶夫金尼·瓦西里叶维奇。”

“那班善良的农人都把你父亲当作傻瓜一样地欺骗着。你知道有一句俗话：‘俄国农人连上帝也会欺骗的。’……”

“我现在有点赞同我伯父的意见了，”阿尔卡狄说，“你的确看不起俄国人。”

“那有什么关系呢！俄国人的唯一好处就是最看不起自己。重要的是二乘二等于四，其余都是愚蠢。”

“那么大自然也是愚蠢吗？”阿尔卡狄说，他带了沉思的神情望着远处颜色鲜明的田野，那里正映照着旭日的明媚柔和的光辉。

“照你那样看法，大自然的确也是愚蠢的。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便是这工厂里的工人。”

这时，一阵大提琴的拉长的音调从宅子里飘到他们的耳边。有人在奏修培尔特的“期待”，虽然不娴熟，却也能传达出一些情感。旋律带着蜜似的甜味在空中荡漾着。

“这是什么？”巴扎洛夫惊讶地问道。

“这是我父亲。”

“你父亲会拉大提琴吗？”

“是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四十四。”

巴扎洛夫突然大声笑起来。

“你笑什么？”

“真的，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个 paterfamilias（家长），在这个偏僻的小县——拉大提琴！”

巴扎洛夫继续笑着；阿尔卡狄平日虽然十分尊敬他的老师，这一次他却连笑脸也没有露一个。

十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玛利因诺的生活，还是跟往常一样，阿尔卡狄整天游玩，巴扎洛夫在认真工作。宅子里的每个人都跟巴扎洛夫熟悉了，他们也习惯了他的随便不羁的态度和他的粗鲁无礼的话语。尤其是费尼奇加跟他很熟，因此有一晚上她居然差人去叫醒他来。米奇亚得了惊风症。他去了，还是像平日那样，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打呵欠，陪她过了两个钟点，把孩子治好了。在另一方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现在却用了他的心灵的全部力量来憎恶巴扎洛夫，他认为巴扎洛夫是一个傲慢、无礼、好嘲骂而且粗鲁的人。他疑心巴扎洛夫并不尊敬他，而且对他只有轻视——他，帕威尔·基尔沙诺夫！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也有点害怕这个年青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还担心着他给阿尔卡狄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好的；可是他很喜欢听他讲话，并且高兴去看他做物理的和化学的实验。巴扎洛夫带来一个显微镜，他一用显微镜，就是几个钟点。佣人也喜欢他，虽然他常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他毕竟不是一个主人，却是他们的同类。杜尼亚霞常常要对他傻笑，当她“像一只鹌鹑地”跑过他的身旁时，她还带着深意地偷偷看他；彼得是一个极端自负而又愚蠢的人，他永远皱着眉头，

他所有的长处便是他外表上很有礼貌，他还能够拚出一页书报上的字句，并且他很勤快地刷他自己的衣服——便是他，只要巴扎洛夫注意到他，他也立刻满面堆笑，露出了喜色；农家的小孩简直像小狗一样地跟在这个“医生”后面跑。卜洛科非奇老人是唯一不喜欢他的人；他每回给他端茶时，总露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叫他做“屠户”和“暴发户”，他还说他脸上长满了胡子，看起来倒像一口猪圈里的猪。卜洛科非奇，照他自己的看法，是有着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一样多的贵族气味的。

一年里的最好的日子来了，这便是六月的初旬。天气极晴朗；固然，远的地方正闹着虎列拉的恐慌，可是那一省的居民对于这种流行病的光临已经习惯了。巴扎洛夫常常起得绝早，出去走两三个维尔斯特，并不是去散步（他受不了那种毫无目的的走路），却是去采集植物和昆虫的标本。有时候他约了阿尔卡狄同去。在回家的途中他们常常发生争论，虽然阿尔卡狄话说得更多，可是往往是他失败。

有一天他们耽搁得太晚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到花园里去找他们，他走到凉亭前面，忽然听见了两个年青人的急促的脚步声和讲话声。他们在凉亭的那一面走着，没有能够看见他。

“你还不大了解我父亲。”阿尔卡狄说。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便躲藏起来。

“你父亲是个好人，”巴扎洛夫说，“可是他落伍了；他的日子已经完结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注意地听着……阿尔卡狄并没有回答。

这个“落伍的人”静静不动地站了两分钟，才悄悄地慢慢走回家去。

“前天我看见他在念普式庚的诗，”巴扎洛夫这时继续往下说。“请你去对他讲，那是没有一点实际的用处的。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应该把这种废物扔掉。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浪漫派有什么意思！给他一点有用的东西去念吧。”

“我应该拿什么给他念呢？”阿尔卡狄问道。

“哦，我想开头还是念毕希勒尔的 *Stoff Und Kraft*（物质与力）吧。”

“我也这样想，”阿尔卡狄同意地说，“*Stoff Und Kraft* 是用通俗文体写的……”

“看起来你同我，”这天吃过晚饭后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坐在书房里对他的哥哥说，“都是落伍的人了，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洛夫是对的；不过我承认有一件事使得我觉得伤心；我十分盼望，尤其是现在，能够同阿尔卡狄多亲近些，可是事实上，我却留在后面，他已经走到前面去，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了解了。”

“他怎么走到前面去了呢？他有什么办法就已经超过我们这么多了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不耐烦地问道。“全是那个高绝的了不起的虚无主义者先生给他塞进脑子里去的。我讨厌那个学医的家伙；据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我相信，不管他解剖了多少青蛙，他对医学也不会懂得多少。”

“不，哥哥，你不应当这么说；巴扎洛夫是聪明的，他对他自己研究的科目很有心得。”

“他夸大得叫人讨厌，”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打岔说。

“是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是夸大的。不过这好像也是免不掉的；这倒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从前还以为我总是尽力跟着潮流走；我设立了一个模范田庄，安顿了农人，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研究，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哥哥，我现在也开始相信我的日子真是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

“我现在告诉你为了什么。今天早晨我坐着在读普式庚的诗

……我记得我正读到那首‘吉普色人’……突然阿尔卡狄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着亲切怜悯的表情，他好像对待一个小孩一样，轻轻地把我那本书拿开，另外放了一本书在我面前——一本德文书……他微微笑了一笑，便走开了，把那本普式庚也带走了。”

“真有这回事！他给你的是什么书呢？”

“它在这儿。”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从衣袋里拿出那本第九版的毕希勒尔的名著。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接过来翻了一翻。“哼，”他哼了一声。“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在教育着你呢。好，你到底念过它没有？”

“是的，我试了一下。”

“好，你觉得它怎样？”

“要不是我太笨，那么这本书就全是——胡说。我想，一定是我太笨。”

“是不是你的德文全忘了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啊，德文我是懂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又把这书翻了一会，还从眉下射起眼光来看他的兄弟。两个人都不做声。

“哦，我恰好，”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口说，他显然想改换话题，“得到加利亚金一封信。”

“玛特维·伊里奇么？”

“是的。他是来——调查这一省的。他现在是一个阔人了；他信上说，因为是亲戚，他很想跟我们再见见面，他请你、我和阿尔卡狄一起到城里去。”

“你去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我不去，你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也不去。跑五十维尔斯特路去吃点东西也太费事。Mathieu（玛特维）不过想显显威势、摆摆阔。倒霉他的！他自然会有全省的人巴结他，我们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枢密顾问官官阶的确不小，倘使我当时继续在军界服务，我不解甲告退，现在我也应该做一个参将了。可是如今呢，你同我都是落后的人了。”

“是啊，哥哥；似乎我们已经到了要定做一口棺材，把两手交叉地放在胸上的时候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着叹了一口气。

“呵，我却不这么容易地让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喃喃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要跟那个学医的家伙打一架。”

果然在这天傍晚喝茶的时候，就打了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走进客厅时，他已经准备好吵架了，他很气愤并且很坚决。他只等着找到一个藉口就向敌人进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个藉口。巴扎洛夫照例在“老基沙尔诺夫”（他这样地称那两弟兄）面前不多讲话，那晚上他心里不痛快，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说一句话。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实在等得发火了；最后他的愿望毕竟达到了。

他们的话题转到了一个邻近的地主身上。“没出息的下流贵族，”巴扎洛夫淡淡地说，他在彼得堡遇见过那个人。

“请问您一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开始说，“照您看来，‘没出息’和‘贵族’是一样的意思么？”

“我说的是下流贵族。”巴扎洛夫答道，懒懒地咽了一口茶。

“正是这样；不过我觉得您对贵族也是跟对所谓下流贵族一样看待的。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并不赞同您这个意见。我斗胆断言，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并且拥护进步的人；可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留神记住，先生，”（巴扎洛夫听见这几个字便抬起眼睛望着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 “请您留神记住,”他狠狠地再说了一遍,——“英国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一点也不肯放弃,因此他们也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要求别人对他们尽他们应享的义务,因此他们也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英国的自由是贵族阶级赐与的,也是由贵族阶级来维持的。”

“这个赞美歌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了,”巴扎洛夫答道:“可是您打算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呢?”

“我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亲爱的先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动气的时候,他便故意在‘这个’(ETO)中间添插进一个音,念成‘这么个’,虽然他明知这用法是不合文法的。这种时髦的怪癖可以被看作亚历山大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当时那班纨绔子弟很少讲本国话,偶尔讲起几句,就随意胡乱拼字,不是这么个(EFTO),便是这伙个(EXTO),好像在说:‘自然我们生来是俄国人,我们同时还是上等人,用不着去管那些学究们定的规矩’);我是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没有个人尊严的意识,没有自尊心——这两种情感在贵族中间极其发达——那么社会……Bien public(法语:公益)……社会组织便没有坚固的基础了。人格,亲爱的先生,——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人格应该像岩石一样的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例如,我很知道你觉得我的习惯,我的装束,我的整洁都是可笑的;可是这都是从一种自尊心,从一种责任心——是的,的确,责任心——出来的。我现在住在乡下,住在偏僻的地方,可是我不会降低我自己的身份。我尊重我自己的尊严。”

“那么让我问您一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巴扎洛夫说,“您尊重您自己,您只是袖手坐着;请问这对于 Bien public 有什么用处?倘使您不尊重您自己,您不也是这样坐着吗?”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脸色马上变白。“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绝对不需要对您解释我为什么像您所说的袖手坐着。我只打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告诉您，贵族制度是一个原理，在我们这时代中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愚蠢的人才能够不要原理地过日子。阿尔卡狄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对他讲过那样的话，现在我再对您讲一遍。尼可拉，是不是这样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点点头。

“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理，”巴扎洛夫这时说，“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没有一点用处。”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才是有用的呢？倘使照您的说法，我们便会走到人类以外，人类的法则以外了。而历史的逻辑要求着……”

“可是逻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有它也是一样地过日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您肚饿的时候，我希望您不需要逻辑来把一块面包放进您的嘴里去吧。这些抽象的字眼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厌恶地举起手来。

“您这使我不明白了。您侮辱了俄国人。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理，规则！您是依据着什么来行动呢？”

“伯父，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阿尔卡狄插嘴道。

“我们是依据着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来行动的，”巴扎洛夫说。“目前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诗同艺术……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洛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狄欢喜得红了脸。

“让我来讲两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来把地面打扫干净。”

“人民目前的状况正需要这个，”阿尔卡狄庄严地说，“我们应当来供给这类需要，我们没有权利只顾满足个人的利己心。”

巴扎洛夫显然不高兴这最末一句；这句话带了一点哲学气味，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气味，因为巴扎洛夫把哲学也叫做浪漫主义，不过他觉得用不着去纠正他那年青的门徒。

“不，不，”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突然用劲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先生们真正认识俄国人民；我不相信你们就能代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渴望！不；俄国人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他们把传统看作神圣不可犯的；他们是服从教长的；他们没有信仰便不能生活……”

“我并不要反驳这一点，”巴扎洛夫插嘴说。“我甚至准备承认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那么倘使我是对的……”

“可是还是一样，什么都不会证明。”

“正是什么都不会证明。”阿尔卡狄跟着重述一遍，他充满着自信，就像一个下棋下得好的人，他早已料到对手要走一着看起来很厉害的棋，因此一点也不吃惊。

“怎么还是什么都不会证明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喃喃地说，他倒惊诧起来了。“那么，您一定是要反对自己的人民了。”

“我们就反对了又怎样？”巴扎洛夫突然嚷起来。“人民不是相信打雷时候便是先知伊里亚驾着车在天空跑过吗？那么怎样呢？我们应该同意他们吗？而且，他们是俄国人；可是我不也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俄国人吗？”

“不，您刚才说了那一番话以后，您就不是一个俄国人！我不能承认您是一个俄国人。”

“我祖父耕田，”巴扎洛夫非常骄傲地说。“您随便去问一个这儿的农人，看我们——您跟我——两个人中间，他更愿意承认哪一个是他的同胞。您连怎样跟他们讲话都不知道。”

“可是您一面跟他们讲话，一面又轻视他们。”

“唔，假定说他们是应该受人轻视的呢！您专在我的态度上挑错，可是您怎么知道我的态度就是偶然得来的，它并不是您所凭藉来作战的民族精神本身的产物呢？”

“什么话！虚无主义者太有用了！”

“他们有用或没用，并不是该我们来决定的。喂，就是您也觉得自己并非一个没有用的人。”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请不要攻击私人。”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一面叫着，就站起来。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微微笑了笑，把手按着他弟弟的肩头，叫他仍还坐下。

“不要着急，”他说，“我不会忘掉自己的，正因为我有着我们这位先生，这位医生先生所尽情地嘲笑过的自尊心。”他又转过头对巴扎洛夫说：“请问一句，您也许以为您的学说是新发明的吧？那是大错特错。您主张的唯物论已经流行过不止一次了，总是证明出来理由欠充足……”

“又是一个外国名词！”巴扎洛夫打岔道。他有点动怒了，他的脸变成一种粗糙的铜色。“第一，我们并不主张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习惯。”

“那么你们又干些什么呢？”

“我就告诉你我们干些什么。先前不久，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官吏受贿，我们没有公路，没有商业，没有公平的审判……”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改革派——我想，就是这种称呼吧。你们的改革有许多我也可以同意，可是……”

“后来我们发觉议论，永远是议论，而且除了议论就再没有别的，对我们的社会弊病只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那只会把人引到浅薄和武断上面去；我们看见我们的领导人物，那些所谓前进分子和改革派不中用；我们整天忙着干一些无聊事情，我们白费时间谈着艺术啦，无意识的创造性啦，议会制度啦，陪审制度啦，和鬼知道的什么啦。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我们怎样得到面包吃；我们被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企业处处失败，只因为没有够多的诚实的人去经营；我们政府目前正忙着进行的解放，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农人高兴连自己的钱也搜刮去送给酒店，换得醺醺大醉。”

“是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插嘴说，“是的；你们证实了这一切，你们便决定你们自己不去切实地做任何事情了。”

“我决定不干任何一件事情。”巴扎洛夫板起脸再说了一遍。他因为无缘无故地对这位先生讲了那么多的话，突然跟自己生气起来。

“可是只限于辱骂？”

“只限于辱骂。”

“这就叫做虚无主义？”

“就叫做虚无主义。”巴扎洛夫跟着重说一遍。这次特别不客气。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略略皱着他的脸。

“原来是这样！”他带着一种异常镇静的声音说。“虚无主义是来医治我们的痛苦的，而且你们是我们的英雄和救主。可是你们为什么责骂别人呢，连改革派也要责骂呢？你们不是也跟别的人一样只会空谈吗？”

“不管我们有多少错处，我们却没有这个毛病，”巴扎洛夫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牙齿喃喃说。

“那么又怎样呢？你们行动吗，或者还是别的什么呢？你们是在准备着行动吗？”

巴扎洛夫不回答。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身子略略颤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控制了自己。

“哼！行动、破坏……”他继续说。“可是你们连为什么要破坏都不明白又怎样去破坏呢？”

“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阿尔卡狄说。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看着他的侄子，不觉大笑起来。

“力量是不负任何责任的。”阿尔卡狄洋洋得意地说。

“不幸的孩子！”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叫道，他不能再抑制自己了。“你会不会想到你们这种无聊的议论要把俄国弄成什么样子！不；连一个天使也不能够忍耐下去了！力量！在加尔木克的蒙昧人中间，在蒙古人中间，也有力量；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可宝贵的乃是文明；是的，是的，先生，文明的果实对我们是可宝贵的。不要对我讲那些果实，毫无价值；便是最不行的画师，*un barbouilleur*（法语），或一晚上只得五个戈贝克的奏跳舞音乐的人也比你们更有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文明，不是野蛮的蒙古力量，你们自以为是前进人物，可是你们却只配住到加尔木克的茅屋里面去！力量！你们这些有力量的先生，请记住你们不过是四个半人，别的人数目却有千百万，他们不会让你们去践踏他们的神圣的传统，他们倒要踏坏你们，并且在你们身上踩过去！”

“他们要踩，就让他们踩吧，”巴扎洛夫说。“可是那是一个鲜明的问题。我们人数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少。”

“什么？您真的以为你们可以跟人民全体对敌吗？”

“您知道整个莫斯科城还是被一个戈贝克的蜡烛烧掉的，”巴扎洛夫答道。

“是的，是的。第一是撒旦（魔王）一样的骄傲，其次是嘲笑——就靠了这个来引动年青人，来征服一般小孩子的毫无经验的心！现在就有一个坐在您身边，他甚至对您脚下的土地也会膜拜的。您看看他！”（阿尔卡狄皱起眉头，把脸掉开。）“这种时疫已经传播得很广了。我听说在罗马我们的画家从来不进梵谛岗去。他们把拉斐尔差不多看做一个傻瓜，就因为，请让我说，他是一个权威；可是他们自己却什么也产生不出来，始终画不出成功的作品，这些人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的想像总不能超过‘泉边少女’这一类的画！而且连少女也画得不像样。据您看来，他们是出色的人物吧，是不是？”

“据我看来，”巴扎洛夫答道，“拉斐尔不值一个钱；他们比他也好不了什么。”

“好！好！听着，阿尔卡狄……现在的青年就应该这么讲的！想想，他们怎么不跟着您跑呢！在从前年青人都不可不念书；他们不愿意被人家叫做不通的人，因此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不得不好好地用功。可是现在，他们只要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狗屁！’就成功了。一般青年便高兴了。说老实话，他们先前本是一块木头，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虚无主义者了。”

“您那个值得赞美的自尊心已经动摇了，”巴扎洛夫冷静地说，阿尔卡狄却热得厉害，眼睛发火了。“我们的辩论扯得太远了，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我一定会跟您完全表同意的，”他说着，便站起来，“只要您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面，在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里面，找出一个不需要完全破坏的制度来。”

“像这样的制度，我可以举出几百万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嚷道；“几百万，就譬如米尔。”一个冷笑使得巴扎洛夫的嘴唇弯曲了。“好，说到米尔，”他说，“您最好还是跟您令弟去讲吧。我想他到现在应该看明白米尔实际上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它那共同保证啦，它那节制喝酒啦，还有别的这一类的事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就拿家庭来说吧，我们农人中间的家庭！”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叫道。

“这个问题，我想您还是不要太仔细分析的好。您不明白家长有挑媳妇的种种便益吗？您且听我的劝，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花两天的功夫去想一想；你马上似乎不会想出什么来的。请您把每个阶级，一个一个的仔仔细细考究一番，同时我和阿尔卡狄两个要……”

“去嘲笑一切事情。”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打岔地说。

“不，我们去解剖青蛙。来，阿尔卡狄，先生们，我们暂别一会儿。”

两个朋友走了。弟兄两个留在那里，起初只是默默地对望着。

“这便是我们现在的年青人！”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开口说，“我们的后一代——他们原来就像这样。”

“我们的后一代！”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跟着重说一遍，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在他们辩论的时候，他始终觉得就像坐在荆棘上面似的，一声也不响只是偷偷地看着阿尔卡狄，心里很痛苦。“哥哥，你知道我现在记起了什么吗？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可怜的母亲争论一件事；她发了脾气，不肯听我的话。最后我对她说：‘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不同的两代人。’她气得很厉害，可是我却想道：‘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颗苦的丸药，可是她必须吞进肚里去。’你看，现在是轮到我们来了，我们的后一代人可以对我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吞你的丸药去吧。’”

“你真是太大量，太谦虚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相反的，我却相信你我都比这班年青的先生们更有理，不管我们口里讲着旧式的话，Vieilli（法语：陈腐），而且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狂妄地夸大。……现在的青年多傲慢！你问一个年青人：‘你喝红酒还是白酒？’他便板起脸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我素来喝红

的！’好像那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的……”

“您不要茶吗？”费尼奇加从门外探头进来问道，她听见客厅里还有争论的声音，便不能决定要不要走进来。

“不要了，你叫人把沙莫瓦尔拿走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答道，他走去招呼她。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突然对他讲了一句：“Bon soir。”（法语：晚安）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

十一

半点钟以后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走到花园内他心爱的凉亭里面去。他充满了忧郁的思想。他是第一次看明白了他跟他儿子中间的距离；他预料到这距离会一天天地增加。那么那几个冬季他在彼得堡读那些最新书籍所花去的整天整天的功夫都是白费了；他用心去听那班年青人高谈阔论所花去的时间也是白费了；他白白地高兴，他有时居然能够在他们热烈争辩的中间插进去说一两句话。现在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了。“我哥哥说我们是对的，”他想到，“而且撇开一切虚荣心不提，我也相信他们离开真理比我们更远，虽然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另有一些东西却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比我们优胜……这是青春吗？不，不只是青春。难道他们的优胜就在于他们比我们少了许多地主的气派吗？”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没精打彩地埋下头，他伸手在脸上摸了一下。

“可是鄙弃诗，”他又想到；“对艺术，对大自然没有感情……”

他向四周看了看，好像他正想要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对大自然没有感情似的。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太阳隐藏在离园子半维尔斯特光景的小小的白杨林子后面；树影无边无际地躺在静寂的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野上。一个农人骑着白马在林边一条窄小阴暗的路上疾驰过去；虽然他在荫处，可是他的全身，甚至他肩上衣服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匹马正奋起蹄子飞似地往前跑着。从对面远远地射起来的太阳光线完全映照在林子上，霞光透过枝叶，在白杨树干上渲染了一层热红，使得它们更像松树；树叶差不多成了深蓝色，上面衬出一个微带霞红的淡青天空。燕子飞得高高的；风完全静了，迟晚的蜜蜂在丁香花间懒懒地嗡嗡飞鸣；一群飞蠓像一片云似地正悬垂在一枝突出的孤寂树枝上面。“多么美，我的上帝！”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想道，他平日喜欢的诗句差不多要跳到他的嘴上了；他记起了阿尔卡狄的 *Stoff und Kraft* 那本书，便不响了，可是他依旧坐在那里，依旧沉溺在寂寞思想的忧郁的慰藉里。他喜欢梦想；他的乡居生活给他发展了这个倾向。没有多久以前他坐在驿站里等候他的儿子，他那时也会这样地梦想过，可是在那天以后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了；他们父子的关系在那时还是不确定的，现在是确定的了——而且是怎样地确定的呢！他的亡故的妻子又回到他的想像中来了，不过并不是像他这许多年来朝夕相对时所看见她的那模样，不是像一个善于持家的贤良的主妇，却是像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有一对天真地带询问的眼睛，和一头紧紧盘着的头发垂在孩子似的颈项上。他记起来他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情景。他那时还是一个学生。他在他住处的楼梯上遇着她，无意间撞了她一下，他正要道歉，刚刚含糊地吐出一句：“*Pardon monsieur*（法语：对不起，先生），”她却俯下身子，微微一笑，忽然间好像吃了一惊，便跑开了，可是到了楼梯转角，她又回转头很快地看了他一眼，露着一种庄重的神情，红了脸。从这以后，起初是羞怯的拜访，半吞吐的谈话，忸怩的微笑和拘束不安；后来是郁闷，爱恋，最后是大欢喜。……这一切都消失在什么地方去了？她做了他的妻子，他享受了世界上少数人享到的幸福。“可是，”他又想道，“这些甜蜜的最初的时光，为

什么我不能永久不死地活在那里面呢？”

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剖析清楚；可是他觉得他企望着能够用一种比记忆还强固的东西来系住那一刻幸福的时光；他企盼着他能够感觉到马利亚重回他的身畔，他能够感到她的身体的热气和呼吸，而且他已经觉得仿佛在他的头上……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费尼奇加的声音在他的近旁唤起来，“你在哪儿？”

他颤抖了一下。他没有痛苦，也不觉羞耻。他从未承认他的妻子跟费尼奇加两人有比较的可能，可是他很惋惜费尼奇加会想到在这时候来找他。她的声音立刻给他唤回来他的灰白色头发，他的年龄和他的现实情况。

他刚刚踏脚进入的迷人的世界，那个从过去的暗雾中间显露出来的迷人的世界动摇了——而且消灭了。

“我在这儿，”他答道，“我就来，你去吧。”一个思想掠过他的脑里：“又来了，地主的气派。”费尼奇加不言语地把头探进凉亭看了他一眼，便不见了；他很惊诧地察觉他正在梦想的时候，夜已经来了。周围全是黑暗与静寂。刚才费尼奇加的脸庞这么苍白，这么细小地在他的眼前闪动了一下。他站起来，打算走回屋去；可是在他心中骚动着的情感不能够即刻平静下来，他便在园里缓缓地信步走着，有时埋头去看脚下的土地，过后又会抬起眼睛望着星群闪烁的天空。他走了许久，直到他走得差不多疲乏极了，而内心的烦扰，一种带渴恋的、暗昧不明的、悒郁的烦扰依旧不会平息。啊，要是巴扎洛夫知道了这时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一定会笑他的！连阿尔卡狄也会责备他。他，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个农业家，一个田主，流了眼泪，而且无缘无故地流了眼泪；这比拉大提琴更要糟一百倍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继续走着，还是不能够下一个决心走进宅子里去，走进那个舒适和平的窝里去，虽然那宅子里的每一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灯光明亮的窗户里都在殷勤地招呼他；他没有力气撒开这黑暗，这园子，这拂面的清气，撒开那悒郁，那无止息的渴望……

在一条小径的转角，他遇见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你有什么事情？”帕威尔问道；“你脸色白得像一个鬼；你不舒服吧；为什么不去睡觉？”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简单地对他说明了自己的心境，便走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走到了园子的尽头，他也沉思起来，他也举眼望天。可是在他的美丽的暗黑的眼睛里却只映着星光。他不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他那带洁癖地干燥无味的、敏感的心灵，带着一点法国式的玩世主义。是不能够梦想的。……

“你知道什么吗？”这天夜里巴扎洛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有一个极妙的思想。你父亲今天说他接到你们一个阔亲戚的邀请。你父亲不要去；让我们到 X——走一趟；你知道那个阔人也请了你的。你看天气多么好，我们正好坐车走走，到城里去看看。我们可以出去玩个五六天，快活一下。”

“你还要回这儿来吗？”

“不；我应该到我父亲那儿去了。你知道那儿离 X——有三十维尔斯特。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我母亲了；我应该使这对老人高兴才对。他们待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很有趣的。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你想同他们久住吗？”

“我不想久住。自然那儿的生活是沉闷乏味的。”

“那么你回来的时候还到我们这儿来住吧？”

“我不知道……等以后看吧。好吧，你觉得怎样？我们不去？”

“随你的意思，”阿尔卡狄懒懒地答道。

他在心里非常高兴他的朋友的提议，可是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他并不是白白地做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啊！

第二天他同巴扎洛夫到 X——去了。玛利因诺宅子里一班年青一点的人都惋惜跟他们分别；杜尼亚霞甚至哭了起来……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却感觉到呼吸畅快多了。

十二

我们的朋友们要去的 X 城，是在一个年青的总督管辖下面，这个总督一方面是进步分子，另一方面又是专制官僚，这样的事在俄国倒是常有的。他就任不到一年，不但是跟贵族的领袖（那是一个退伍的禁卫军军官，一个好客的人，家里还养了一大群马）起了冲突，甚至还跟他的下属们闹过意见。这种争执愈闹愈厉害，叫彼得堡的部里后来也觉得必须派遣一个可靠的人前来就地调查一切。获选的官员是玛特维·伊里奇·加利亚金，就是基尔沙诺夫两弟兄从前住在彼得堡时父亲拜托了来保护他们的那个亲戚加利亚金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年青人”，这是说他过了四十岁还不久，可是他已上登青云之路做了一个政治家了，他的胸前每一边挂着一颗宝星——其中一个外国的宝星的确不是一等宝星。他跟他正要来查询的那个总督一样，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分子；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要人了，他却跟大多数的要人不同。他把自己看得极高；他的虚荣心是没有边际的，他的举止朴实，相貌温和可亲，听人讲话极虚心，他笑起来时，笑容也是极其和蔼，因此跟他初次认识的人甚至会把他认作“一个爽快的好汉子”。可是在紧要的关头他知道怎样，像俗语所说的，放出他的威风。“毅力是很要紧的，”他常常这样说，“L'energie est la première Qualité d'un homme d'état（法语：毅力是政治家的第一资本）；”虽是这样，但他仍然时常被人愚弄，稍有一点阅历的官吏便能够随便驾驭他。玛特维·伊里奇常常带着极大的尊敬谈起基佐，而且竭力使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循旧规办公事的古板的人，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一个傲慢的官僚，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没有一个逃过了他的注意……这些话他记得很熟。他甚至还留心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过的确他是带了一种尊贵的淡漠态度来留意的；好像一个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一队小孩子，他有时也会跟在他们后面走。玛特维·伊里奇并不比亚历山大时代的政客们进步多少，那班旧时的政客往往要去参加当时住在彼得堡的斯威叶金夫人的晚会之前先念熟一页龙狄亚克的书；不过玛特维·伊里奇的方法不同，他的方法更新颖。他是一个圆滑的朝臣，一个绝大的伪善者，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特殊的办事才干，也缺乏才智，可是他知道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本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玛特维·伊里奇和蔼地接待着阿尔卡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那时还带了诙谐的态度，这是一般开通的高级官员所特有的一种习惯。可是当他听说他所邀请的两位表兄都躲在乡下不出来，他就惊诧起来了。“你的爸爸素来就是个古怪的家伙。”他说着，一面玩弄着他那件华丽的天鹅绒睡衣的穗子，他忽然又转过身子向着一个把制服扣得整整齐齐的青年官吏，露出非常注意的样子大声说道，“什么？”那个年青人因为沉默了许久连嘴唇也黏住了，便站起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上司。……可是玛特维·伊里奇把他的下属窘了一下之后，他就不再去理会了。我们的高级官员向例喜欢大窘他们的下属；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种类甚多。在那些方法中下面的一种极流行，用英语说来，便是“is quite a favourite”（是非常喜爱的）；一位高级官员突然间连最简单的话也不懂了，他装作耳朵全聋了。例如他会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个下属便恭恭敬敬地禀报道：“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喂？什么？那是什么？你在讲什么？”这位伟人非常注意地

再问道。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人。”

“喂？什么？星期五是什么？什么是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一个星期里面的一天。”

“什么，你是要来教训我的吗？哼？”

玛特维·伊里奇虽然被称为一个自由派，可是他究竟是一位高级官员。

“我劝你去见见总督，我的朋友，”他对阿尔卡狄说，“你明白，我劝你去并不是因为我还有那种应当尊敬当权者的旧思想，却只是因为总督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你也许还想到这儿的交际社会里去见识见识吧。……我希望，你不是一只熊？他后天要开一个盛大的跳舞会。”

“您去参加吗？”阿尔卡狄问道。

“他为了欢迎我才开跳舞会的，”玛特维·伊里奇差不多露出了怜悯的神情答道。“你跳舞吗？”

“是的，我会跳，不过跳得不好。”

“多么可惜！这儿有的是漂亮女人，一个年青人不跳舞是件可羞耻的事。我又应该说明，我讲这话并不是因为旧思想在作怪；我一点也不以为一个人的才智是生在他的脚上的，不过拜伦主义是可笑的，il a fait son temps，（法语；这是过时的了）。”

“可是舅舅，我并不是因为拜伦主义，才……”

“我会把你介绍给这儿的太太小姐们：我会把你放在我翅膀下面来保护的，”玛特维·伊里奇打岔道，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会觉得它很暖和吧，嗯？”

一个听差进来报告，财政厅长来了，这是一个眼睛温和的老人，嘴边有一些深的皱纹，他相当爱好大自然，尤其喜欢夏天里的，在他自己说来那时候“每只忙碌的小蜜蜂从每朵小花那里接收一点小小的贿赂。”阿尔卡狄便告辞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里见到巴扎洛夫，他费了许多唇舌劝他跟他一起去见总督，“好，只好这样了，”巴扎洛夫最后说。“做事情也不好半途就放下。我们是来看这儿的绅士的，那么我们就去看他们吧。”

总督很谦和地接见这两个年青人，可是他并没有请他们坐下，他自己也不坐。他时时刻刻都是在忙碌和纷扰中；早晨他喜欢穿一身紧紧的制服，带一条特别硬的领带；他从来不吃饱，也不喝够；不停地发号施令。衙门里的人叫他做“布尔达鲁”，这绰号并不是从那有名的法国传教士来的，却是从“布尔达”（burda. 一种浊酒）这字眼来的。他邀请基尔沙诺夫和巴扎洛夫参加他的跳舞会，过了几分钟，他又把邀请的话重说一遍，他把他们当作兄弟一般，并且把他们两人都叫作“基尔沙诺夫”。

他们从总督衙门里回家，路上忽然遇见一个穿着斯拉夫国民服的矮小男子，从一辆刚走过他们身边的轻便马车里跳下，口里嚷着：“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便向着巴扎洛夫奔来。

“啊，这是您，赫尔（德语：先生）西特尼科夫，”巴扎洛夫说，他仍还在人行道上往前走着，“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真想不到，完全偶然的事，”他答道，又转身向着马车挥了几下手，叫道：“跟着，跟着我们来！”然后他对巴扎洛夫说下去，一边跳过了阴沟：“我父亲在这儿有事情，因此他要我来。……我今天听说您到了，我已经去看过您了。……（这两个朋友回到旅馆里，果然看见一张折了角的名片，印着西特尼科夫的姓名，一面法文，一面斯拉夫文字。）我希望您不是从总督那儿来的吧？”

“不必希望了；我们正是从他那儿来的。”

“啊！那么我也要到他那儿去一趟。……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把我介绍给您的……这位……”

“西特尼科夫，基尔沙诺夫。”巴扎洛夫含糊地说，仍不停

脚步。

“我真荣幸极了，”西特尼科夫开始说，他侧着身子走路，脸上露出笑容，而且急急取下他的过于漂亮的手套。“我听见讲起您好多回了……我是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的一个老朋友，还可以说他的学生。我是靠了他才得到新生的……”

阿尔卡狄望着巴扎洛夫的学生。这张修饰得很干净的，瘦小而不讨厌的脸上露出一种激动而又愚钝的表情；他那一对小眼睛好像被压进去了似的，它们呆呆地而且局促不安地望着人，他的笑声也是局促不安的——一种短短的、木头似的笑声。

“您会不会相信，”他接着说下去，“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第一次在我面前讲起不应当承认任何权威的时候，我真是兴奋极了……好像我的眼睛突然打开了似的！我想我到底找到一个男子汉了！哦，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一定要去结识这儿的一位女士，她的确可以了解您的，要是您肯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喜事。我想，您已经听见人说起过她了？”

“这是谁？”巴扎洛夫不大情愿地问了一句。

“库克新娜，Eudoxie.（宇多克西），叶夫多克西亚，库克新。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真正可以说是 emancipee（法语：解放的），一个前进妇女。您想怎样呢？我们现在就一块儿去看她。她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步路。我们在那儿吃中饭。我想你们两位还没有吃过中饭吧？”

“没有，还没有吃过。”

“那么，好极了。您明白她已经跟她丈夫分居了；她并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吗？”巴扎洛夫插嘴问道。

“唔……不，这说不上。”

“那么您叫我们去看她干什么呢？”

“嘘，您不要开玩笑……她会给我们开一瓶香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原来是这样。可见您真是一个能干的人。啊，您父亲还在做酒生意么？”

“是的，”西特尼科夫连忙答道，又发出一阵尖锐的带痉挛性的笑声。“好吧，我们去吗？”

“我实在不知道要不要去。”

“你是来看人的，去吧，”阿尔卡狄轻声说。

“您以为怎样，基尔沙诺夫先生？”西特尼科夫插嘴说。“您也应该去；没有您，我们也不成。”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三个人一块儿突然跑到她那儿去呢？”

“不要紧。库克新娜是一个好脚色。”

“那儿会有一瓶香槟吧？”巴扎洛夫问道。

“三瓶！”西特尼科夫嚷道，“我可以担保。”

“拿什么来担保？”

“我自己的头。”

“还是拿你爸爸的钱袋来担保的好。那么我们就去。”

十三

阿夫多奇亚·尼基奇西娜（或叶夫多克西亚）·库克新夫人所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馆是在 X——城的一条刚刚经过了火烧的街上；（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烧一次。）门上歪歪斜斜地钉着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拉铃的把手：拜访的客人走进厅里便遇到一个女人，她不像一个佣人，又不像女伴，头上戴着一顶小帽——这是表示着这家主妇有进步的倾向的实在证据。西特尼科夫问着，阿夫多奇亚·尼基奇西娜是不是在家。

“是您吗，Victor（维克多）？”隔壁房里传出一个尖锐的声音。“进来吧。”

戴小帽的女人马上就不见了。

“我不是一个人，”西特尼科夫说，他留神看了巴扎洛夫和阿尔卡狄一眼，便快地脱下他的大衣，露出一件像马车夫穿的天鹅绒上衣一类的衣服。

“不要紧，”声音答道。“Entrez（法语：进来）。”

三个年青人走了进去。他们走进的屋子与其说是会客厅，还不如说是办公室倒更恰当。文件，书信，一本本厚厚的俄文杂志（大半是没有裁过的），零乱地堆在那些多灰尘的桌上；地上到处都是香烟头。一个年纪不大的太太斜倚在一张皮套子的沙发上。她一头淡黄色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干净的绸衫，短短的膀子上戴着沉甸甸的一串手镯，一方带花边的手帕包在她的头上。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拿了一件配着褪成了黄色的貂皮里子的天鹅绒披肩搭在肩上，懒洋洋地说：“早安，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

“巴扎洛夫，基尔沙诺夫，”他模仿巴扎洛夫的样子简短地介绍道。

“我很高兴。”库克新夫人说，两只圆圆的眼睛注视着巴扎洛夫，两只眼睛中间挂着一根孤零零的小而发红的朝天鼻。“我知道您。”她又说，也握了他的手。

巴扎洛夫皱起眉头。这个面貌寻常身材瘦小的解放妇女并不怎样叫人讨厌；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给了对方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问她：“究竟有什么事？您饿了吗？还是厌烦吗？还是不好意思吗？您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的？”她同西特尼科夫两个老是带着这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她没有一点拘束，同时又很笨拙；她显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温和朴实的人，可是她的一举一动都使人觉得这并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的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像一般小孩说的“故意做出来”的话，意思就是，并不朴实，也不自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扎洛夫，”她又说了一遍。（她也有着许多莫斯科和外省的太太小姐们所特有的一种跟人初次见面便直呼其姓的习惯。）“要不要抽一支雪茄？”

“雪茄当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说，他这时正躺在一把安乐椅上，翘起了两腿来。“可是请给我们预备点中饭吧。我们饿得很；并且请吩咐他们给我们开一小瓶香槟。”

“贪舒服的人，”叶夫多克西亚说，她笑了。（她笑的时候连上牙的牙龈也露了出来。）“这不是真的吗，巴扎洛夫；他是一个贪舒服的人？”

“我喜欢生活的舒适，”西特尼科夫冠冕堂皇地说。“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自由派。”

“不是这样，它妨碍的，它真妨碍的！”叶夫多克西亚叫道。可是她仍还命令女佣人去预备中饭同香槟。

“您觉得怎样？”她转身向着巴扎洛夫，又问道。“我相信您会赞同我的意见。”

“啊，不，”巴扎洛夫答道，“就是从化学的观点讲起来，一块肉也要比一块面包好。”

“您是研究化学的吗？那正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调合剂。”

“一种调合剂？您吗？”

“是的。您知道作什么用吗？做洋娃娃的头，免得它们容易破裂。您看，我也是很实际的。可是还没有完全弄好。我还在读利比黑。哦，您读过基斯利亚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的那篇论妇女劳动的文章吗？请您读它一遍。我想您一定留心妇女问题吧？您也留心学校问题吧？您这位朋友怎样？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库克新夫人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情，接连发出这一句一句的问话，也不等别人回答，好像娇养惯了小孩对他们的奶妈讲话

一样。

“我的名字是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基尔沙诺夫，”阿尔卡狄说，“我没有做事。”

叶夫多克西亚吃吃地笑了。“多漂亮！怎么您不抽烟吗？喂，维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气呢。”

“为什么？”

“我听人说您又在恭维乔治·桑了。她不过是一个开倒车的女人，再没有别的！人怎么能够拿她跟爱默生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学，她什么都不懂。我相信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胚胎学这个名辞；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胚胎学怎么成呢？”叶夫多克西亚甚至挥舞起她的双手来。“叶利赛也维奇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绝好的文章！他是一个天才的先生。”（叶夫多克西亚习惯用“先生”来代替“人”的字眼。）“巴扎洛夫，坐到沙发上我旁边来。您也许不知道，我害怕您。”

“为什么呢？请问。”

“您是一个危险的先生，您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好上帝！不错！多么荒谬，我讲话就跟一个乡下太太一样。不过我倒真是一个乡下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产；您只要想一想我那个总管叶洛费是一种古怪的人，很像苦卜尔的寻路人，他有好些举动都是随随便便无所谓的！我后来就到这儿住下了；这个城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城跟每个城一样。”巴扎洛夫冷冷地答道。

“这儿关心的都是那些极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总是到莫斯科去过冬天……可是现在我的法律上的丈夫麦歇（法语：先生）库克新住在那儿。并且莫斯科如今……呵，我不知道——它不是从前那样子了。我想到外国去，去年我差一点就动身了。”

“我想，是到巴黎去吧？”巴扎洛夫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巴黎和海得尔堡。”

“为什么要到海得尔堡？”

“你怎么可以问呢？唔，朋孙在那儿！”

对这一句话巴扎洛夫回答不出来了。

“Pierre（彼埃尔，法语，即彼得）·沙颇兹尼科夫……您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

“不认识 Pierre·沙颇兹尼科夫……他老是在丽狄亚·黑斯达多夫家里。”

“我也不认识她。”

“唔，就是他愿意陪我去。谢谢上帝，我是独立的；我没有儿女。……我说了什么：谢谢上帝！不过这是不要紧的。”

叶夫多克西亚用她那被烟草熏成棕色的手指卷起一支香烟，放在舌头上，舐了一下，开始抽起来。女佣人端了一个盘子走进。

“啊，中饭端来了！你们要不要先喝开胃酒？维克多，开酒瓶；这是您的事情。”

“不错，我的事情。”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说，他又发出拘谨的笑声来。

“这儿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吗？”巴扎洛夫喝了第三杯，问道。

“有倒是有的，”叶夫多克西亚答道；“可是她们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 Mon amie（法语：我的女友）阿金左瓦就很好看。可惜她的名誉不大好……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她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开阔的胸襟……什么都没有。整个教育制度需要着改革。我把这个问题仔细地想了一番；我们女人简直没有受到好教育。”

“她们简直是无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说；“她们应当受人轻视，我就完完全全地看不起她们！”（西特尼科夫平日只要可

以有着轻视别人的机会，无论是心里感到或口头说出，他都会觉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欢攻击女人，他决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命运会叫他匍匐在他的妻子脚下，只因为她是一个杜尔多奈阿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们里面可以听懂我们讲话的人连一个也找不出；没有一个值得我们这种正经人口里讲起的。”

“可是她们一点也用不着来听懂我们的谈话，”巴扎洛夫说。

“您说的是谁？”叶夫多克西亚问道。

“漂亮的女人。”

“什么？那么您接受蒲鲁东的思想吗？”

巴扎洛夫高傲地挺起身子。“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思想，我有我自己的。”

“打倒一切权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高兴有了一个机会在他所极端崇拜的人面前大胆地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可是连马可来。”库克新夫人说。

“打倒马可来，”西特尼科夫大声叫起来。“您要替那些无聊的女人辩护吗？”

“我不是替无聊的女人辩护，我替女权辩护，我发誓要流尽我最后一滴血来拥护女权。”

“打倒！”西特尼科夫马上又止住了。“可是我并不承认女权。”他又说。

“不，我明白，您是一个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一个斯拉夫派，不过自然……”

“不，不，不！您是一个斯拉夫派。您是信从多莫斯屈洛的。您想在手里捏着一根鞭子。”

“鞭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巴扎洛夫说，“可是我们喝到最后一滴了。”

“最后一滴什么？”叶夫多克西亚问道。

“最后一滴香槟，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奇亚·尼基奇西娜，是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一滴香槟——不是最后一滴您的血。”

“我听见人攻击女人的时候，我就决不能够安静地听下去，”叶夫多克西亚继续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与其攻击女人，还不如去读米席勒的 *De Pamour*（法文：恋爱论）。那是一本很好的书！诸位，我们还是来谈恋爱吧，”叶夫多克西亚又说，她把一只膀子懒洋洋地放在起皱的沙发垫子上面。

突然大家都不开口了。

“不，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呢，”巴扎洛夫说；“可是您刚才说起一位尔金左瓦……我想，您是这样地称呼她吧？这位太太是谁呢？”

“她是很娇美的，娇美的！”西特尼科夫尖声说。“我要给您介绍。聪明，有钱，又是一个寡妇。可惜她还不够前进；她应当多多来找我们的叶夫多克西亚谈谈。Eudoxie（宇多克西），我喝一杯祝您健康！让我们来碰碰杯！Eutoe，et toc，et tin - tin - tin！Et toc. et too. et tin - tin - tin!!! 噯独，噯独，噯丁—丁—丁！噯独，噯独，噯丁—丁—丁！）”

“Victor，你是个坏东西。”

这顿中饭吃了很久。第一瓶香槟之后接着第二瓶，第三瓶，甚至第四瓶……叶夫多克西亚不停地讲话；西特尼科夫跟着她讲。他们讨论得最久的问题是——婚姻是一种偏见呢，还是一种罪恶；人是不是生来平等的；个性究竟是什么等等。叶夫多克西亚后来喝得一脸通红，她的扁平的指尖打着一个音节失调的钢琴的键盘，她声音嘶哑地唱起歌来，起初唱着吉普色歌，以后又唱色摩尔·希弗的“格南拉达沉沉地睡着了；”西特尼科夫把一条肩巾包在头上，装扮那垂死的恋人，正唱着：“您的嘴唇亲着我的，接一个热烈的吻。”

最后阿尔卡狄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诸位，这快要变成疯人院了。”他高声说。巴扎洛夫这些时候只顾喝香槟，不过偶而插

进一句讥讽的话，他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也不向主妇告辞，便同着阿尔卡狄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来，跟着他们出去。

“喂，你们觉得她怎样？”他问道，一面谄媚地在他们左右两边跳来跳去。“我告诉你们，你们明白，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我们多有几个像这样的女人就好了！照她自己那种方式来说，她是一个最高道德的表现。”

“那么你爸爸那个店子也是一个最高道德的表现吗？”巴扎洛夫指着他们正走过的一家酒铺说。

西特尼科夫又尖声地笑起来。他平素觉得自己的出身很可耻，因此他对于巴扎洛夫这种没有料到的亲密，便不知道应该引以为荣呢，还是要动气了。

十四

几天以后总督家里的跳舞会举行了。玛特维·伊里奇真正是“这个会的主角”。那个贵族领袖逢人便说他只是为了尊敬玛特维才来的；而总督呢，虽然在跳舞会里，虽然他动也不要动一下，他仍还“发号施令”。玛特维·伊里奇的态度和和蔼跟尊严相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谦和只是对有一些人带一点厌恶，对另一些人多一点尊敬罢了。他在太太小姐面前总是 *en vrai chevalier francais*（法语：像真正的法国绅士那样），鞠躬微笑，他还时时发出一阵同样的愉快、响亮的笑声，这种笑声也是跟一位高级官员的身份相合的。他拍拍阿尔卡狄的背，高声唤他“外甥”：对那个穿了一件相当旧的晚礼服的巴扎洛夫，他不过在走过他旁边时，略略赏赐一瞥心不在焉的、俯就的斜视，吐出一句含糊的客气话，不过这全是喉音，只听得出“我”同“很”这两个字；他伸了一根手指给西特尼科夫，对他笑了笑，可是他的头已经掉向别处去了；便是对库克新夫人（她赴跳舞会时戴着一付脏手套，也没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系上张开的裙子，头发上戴了一只蝴蝶结），他也说了一句很荣幸。到会的人很多，跳舞的男客也不少；文官大都挤在墙边，军官们跳舞得很起劲，特别是那一个在巴黎住过六个星期的人，他学会了种种古怪的感叹辞，如：“Zut”“Ah fichtr - re”，“Pst，pst，mon bibi”等等。他吐音非常准确，是纯粹的巴黎的调子，同时他又把“Si j' aurais”（约束法）当作“si j' avais（大过去）”用；把“absoiu - ment（绝对）”当作“一定”解释，事实上他说的那种大俄罗斯的法国土话，给法国人听见了，要是他们觉得用不着恭维我们，说我们讲法国话就跟天使一样（comme des anges），他们就会发笑的。

我们知道阿尔卡狄跳舞跳得不好，巴扎洛夫却完全不会；他们两人便站在一个角落里，西特尼科夫也加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轻蔑的冷笑，任意发出刻毒的批评，他傲慢地掉头回顾，好像真正感到愉快似的。突然他变了脸色，转过脸向着阿尔卡狄，似乎带了一点困窘的表情地说：“阿金左瓦来了！”

阿尔卡狄掉头四顾，看见一个苗条身材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房门口。她的举止的尊贵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那两只光洁的膀子优雅地垂在细腰间；两三小枝晚樱花跟着她的光泽的柔发优美地直垂到瘦削的肩头；一对清澄的眼睛在一个略微突出的雪白的额下露出来，带着一种静静的、敏慧的表情（这的确的确是静静的，不是若有所思的）；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留在她的唇边。她的脸上有着一一种优雅而温柔的力量。“您认得她吗？”阿尔卡狄问西特尼科夫道。

“很熟。您要我给您介绍吗？”

“请您……等到这次四组舞跳完的时候。”

巴扎洛夫也注意到了阿金左夫夫人。

“真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相貌，”他说。“跟别的女人完全不同。”

等着四组舞一停，西特尼科夫便领阿尔卡狄去见阿金左夫人；可是他并不像是跟她很熟的样子；他窘得连话也说不上来了，她带点惊诧地望着他。不过她听到阿尔卡狄的姓，她的脸上立刻现出高兴的神色。她问他是不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儿子。

“是的。”

“我见过您父亲两次，又常常听见人谈起他，”她接着说，“我很高兴跟您认识。”

这时一个副官跑过来，求她同跳四组舞。她答应了。

“那么您也跳舞吗？”阿尔卡狄恭敬地问道。

“是的，我跳舞。为什么您以为我不跳舞呢？您觉得我太老了吗？”

“请原谅，真的我怎么能够这样……可是那么让我求您答应我跳一次玛朱尔加舞吧。”

阿金左夫夫人柔和地笑了笑。“好的。”她说，她看了阿尔卡狄一眼，眼里的表情并不能说是高傲，不过像一个结了婚的姊姊在看一个年纪很轻的弟弟那样。阿金左夫夫人比阿尔卡狄略略大几岁（她是二十九岁），可是在她面前，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学童，一个年幼的学生，因此他们中间年龄的相差显得更大一点。马特维·伊里奇带着高贵的神气和奉承的话语走到她身边来。阿尔卡狄退在一边，可是依旧在留心看她；便是在她跳四组舞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她的身子。她同她的舞伴讲话就跟她同那位大官讲话一样，态度非常自然，她轻轻地掉转她的头和眼睛，她轻轻地笑了两次。她的鼻子跟差不多所有的俄国人的鼻子一样，略有一点肥大；她的颜色并不十分白净；可是阿尔卡狄不管这些，他仍还断定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动人的女子。她的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响来响去；甚至她衣服的折痕在她身上就跟在其余的女人身上有些差别似的，在她身上便显得更风韵些，更匀整些，并且她的举止也是特别地平稳而又自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朱尔加舞的曲子刚奏起来，阿尔卡狄坐在他的舞伴旁边不去跳舞，他觉得心里有点胆怯；他早已预备好同她谈一些话，可是他只有伸手去搔头发，找不到一句话来说。不过他的胆怯和激动并未延长多久，阿金左夫夫人的安静也把他征服了；不到一刻钟以后，他便毫无拘束地对她谈论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以及他在彼得堡和在乡下的生活。阿金左夫夫人带着客气的关切听他讲话，微微地张开或阖上她的扇子；有时客人们来求她同舞，他的话语便中断了；西特尼科夫就跑过来两次求她去同舞。她回来，又在原处坐下，拿起她的扇子，她的胸膛也并不跳得更急一点，阿尔卡狄又谈起来，渐渐地感到在她身边，对她讲话，看她的眼睛，看她的可爱的前额，看她那柔媚、端庄、聪慧的脸庞，这是何等的幸福。她讲话不多，可是她的话语流露出她的生活的知识；从她的某一些话，阿尔卡狄便揣测到这个年青女人已经感到并且想到很多了……

“西特尼科夫领您到我这儿来时，跟您站在一块儿的那个人是谁？”她问他道。

“您也注意到他吗？”阿尔卡狄反转来问道。“他的面貌很不错，是不是？那是巴扎洛夫，我的朋友。”

阿尔卡狄便谈起他的“朋友”来。他讲得这样详细，这样热心，因此阿金左夫夫人不由得掉转头向着巴扎洛夫，仔细地看了一会。这时玛朱尔加舞快完了。阿尔卡狄惋惜着就要跟他的舞伴分开；他同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个钟点的这么快乐的时辰！固然他自始至终都觉得她好像是在俯就他，他好像应该感激她似的……可是年青的心不会被这种感觉压倒的。

音乐停止了。

“Merci.（法语：谢谢），”阿金左夫夫人说，便站起来。“您答应了来看我的，那么把您的朋友也领来。我很想见见这位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总督走到阿金左夫夫人面前，说晚餐已经预备好了，他带着愁烦的面容把手臂伸给她。她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阿尔卡狄最后地一笑，还点一个头。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那闪着银灰色光辉的黑绸子裹身的体态在他眼里显得多么优雅！）他心里想：这时候她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了吧。”他的心灵中有了一种高雅的谦虚的感觉。

“喂，怎样？”阿尔卡狄回到巴扎洛夫的那个角里，巴扎洛夫马上问道。“你玩得好吗？一位先生刚刚跟我谈起那个太太；他说：‘她是——呵，呸！呸！’不过我觉得那家伙是一个傻瓜。你觉得怎样？她怎么样？——呵，呸！呸！”“我不大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阿尔卡狄答道。“呵，喂！多么天真！”“那样说来，我便不懂你引的那位先生的话了。诚然，阿金左瓦是很可爱的，不过她的态度太冷了，并且又是那么严肃，所以……”

“静止的水……你知道！”巴扎洛夫插嘴说。“你说她冷。味道就在这里面。我想你喜欢冰吗？”

“也许是的，”阿尔卡狄喃喃地说。“我不能下一个判断。她想认识你，要我引你去看她。”

“我可以想像到你把我怎样地形容了一番。不过你干得很好。带我去吧。不管她是什么——她只是一个外省的母亲也好，或者解放得像库克新娜那样方式的也好，至少她那对肩膀是我好多时候来就没有看见的了。”

巴扎洛夫的傲慢态度伤害了阿尔卡狄，可是像一般的世事那样，阿尔卡狄责备这朋友的却并不是他不喜欢巴扎洛夫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肯让女人自由地思想呢？”他低声问道。

“因为，小兄弟，据我看来，女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只是一些怪物。”

到这里他们的谈话便中断了。晚饭后这两个年青人立刻告辞

回去。一阵神经质的、恶意的但又略带惧怕的笑声追在他们后面，那是库克新夫人的；她的虚荣心大大地受了损伤，因为他们两人这晚上简直没有去理睬她。她在跳舞会里耽搁最久，到早晨四点钟她还同西特尼科夫跳了一次巴黎式的波尔嘉——玛朱尔加舞。这个壮观便是总督的跳舞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十五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标本是属于哪一种哺乳动物，”第二天巴扎洛夫对阿尔卡狄说，那时他们正走上阿金左夫夫人住的旅馆的楼梯。“我闻着这儿有点不对。”

“我想不到你是这样！”阿尔卡狄嚷道。“什么？你，巴扎洛夫，相信着狭隘的道德观念……”

“你真是奇怪的家伙！”巴扎洛夫毫不在意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道照我讲法‘有点不对’就是‘有点对’的意思吗？自然这对我是有利的。你今天不是对我讲过她的结婚是古怪的吗？不过据我看来，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并不是一件古怪的事，反而是很有见识的。我不相信城里一般人的闲话；不过我倒愿意承认，用我们这位高明的总督的话来说，这是公正的。”

阿尔卡狄并不回答，他敲起房门来。一个穿号衣的年青佣人把他们引进一间宽大的房间，这和所有俄国旅馆的房间一样，陈设并不好；不过房里到处都是鲜花。不多久阿金左夫夫人便穿着一身朴素的晨服出来了。她在春天的阳光里看起来似乎年青多了。阿尔卡狄介绍了巴扎洛夫，他暗暗地觉得巴扎洛夫好像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阿金左夫夫人却同前一天一样，非常安静。巴扎洛夫自己也觉到了他的局促，便生起气来。“还像什么话！——怕起女人来了！”他想到，就像西特尼科夫那样地躺在一把安乐椅上，装出非常自然的神气谈起来，阿金左夫夫人的那

对清澄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阿金左瓦是赛尔格·尼可拉叶维奇·拉克节夫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美男子，投机家和赌徒，他在彼得堡足足出了十五年的风头，结果把产业在牌上输光了，不得不搬到乡间居住，不到多久他便死去了，留下极小的一份薄产给两个女儿——安娜，一个二十岁的女郎，和卡奇亚，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们的母亲是一个中落的 H 亲王家里的千金，她在她丈夫的盛年病死在彼得堡。在父亲逝世以后，安娜的处境非常困难。她在彼得堡所受的那种出色的教育并不适宜来料理家庭琐事和杂务——更不宜于消磨乡间的无聊岁月。在这附近她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个她可以去商量请教的人。她的父亲在竭力避免与邻舍往来；他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照样看不起他。然而这时她也并没有糊涂，她即刻去请了母亲的姊姊阿夫多奇亚·司特潘诺夫娜·H 郡主来，这是一个刻薄傲慢的老太太，她来的那天便把宅子里几间最好的屋子占据了，从早到晚，总是在骂人诉苦；不说出门，便是到花园里散散步，也得叫她的那唯一的奴隶跟着伺候，这个暴躁的仆役穿着一件破旧的浅蓝色滚边的豌豆绿的号衣。安娜耐心地忍受着她姨母的一切怪脾气，按部就班地安排着她的妹妹的教育；并且似乎已经死了心准备在乡间度过她的一生了……可是命运却给她安排了另一种生活。她偶然被一个姓阿金左夫的富豪看见了。那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古怪的忧郁病患者，身体结实，肥重，性情固执，可是人并不愚蠢，脾气也不坏；他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他，他和她同居了六年，临死把全部财产都遗留给她。在他死后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还在乡下差不多住了一年；过后她便带着她妹妹到外国去游历，可是只到了德国就停下来；她后来住得厌烦了，便回到国内，住在她心爱的尼可尔斯奎村里，那地方离 X 城有四十维尔斯特的光景。在这里她有一所富丽堂皇、陈设精雅的宅子，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带着一些温室；她的亡故的丈夫在满足自己的嗜好这方面是不惜花钱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很少进城，总是有事情才去，就是去了也住不到多久。省城里的人都不喜欢她；她同阿金左夫的结婚引起了很多人的攻击，外面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谣言，说她曾经帮忙父亲在赌钱时作弊，说她到外国去也有着特别的原因，她不得不出去掩饰那不幸的结果……“您明白了吧？”这类气愤的谣言最后结束。“她是经历过了火跟水的呢，”有人这样说；省城里一个著名的才子又加上一句：“其余两行也都经历过了吧？”这些话传到了她的耳里；她却当做没有听见似的；因为在她的性格里独立与坚决的成分非常多。

阿金左夫夫人靠在她的安乐椅上，抄着两手听巴扎洛夫讲话。他这天跟他往常的习惯相反，讲了很多话，而且显然想引起她的兴趣来——这又是叫阿尔卡狄觉得诧异的。他不能断定巴扎洛夫有没有达到目的。从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脸上，他很难看出她对巴扎洛夫的印象怎样；那面颜仍还保持着温柔、文雅的表情；她那美丽的双目为了注意而闪光，却又是平静的注意。巴扎洛夫的粗野的举止起初给了她一种不好的印象，就像是一股不好的气味，或者一个不谐和的声音；可是她立刻就明白他只是激动不安，因此她反而得意起来。她最厌恶庸俗，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庸俗来责备巴扎洛夫。这天阿尔卡狄被派定了看见许多可惊讶的事情。他以为巴扎洛夫对着阿金左夫夫人那样聪明的女人一定会谈论他的思想和他的见解了；她自己也表示过愿意听这个“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谈话的；可是巴扎洛夫并不谈那些，却只谈医学，谈同种治疗学说，谈植物学。他们发觉阿金左夫夫人并没有让她的光阴在孤寂中虚度；她读了不少好书，并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她又提到音乐；可是看见巴扎洛夫不赞成艺术，她又安静地把话题拉回到植物学上去，也不顾阿尔卡狄已经开始大谈国民乐调的重要了。阿金左夫夫人把阿尔卡狄当作

一个弟弟；她似乎很喜欢他的温厚和年青人的真挚——但也就尽于此了。他们足足谈了三个多钟点，都是很起劲地而且毫无拘束地谈论着种种问题。

这两个朋友最后便站起来向主妇告辞，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恳切地望着他们，伸出她的美丽白净的手给他们，她想了一会，便带着一种不确实的却又愉快的微笑说：“要是两位不嫌沉闷的话，先生们，请到尼可尔斯奎村来玩玩。”

“啊，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阿尔卡狄叫道，“我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

“您呢，麦歇巴扎洛夫？”

巴扎洛夫只鞠了一个躬，还有最后一个惊讶在等着阿尔卡狄；他看见他的朋友脸红了。

“怎么样？”他在街上对巴扎洛夫说，“你还是照先前那种意见，说她是……呸，呸，呸吗？”

“谁知道？你看她还是多么冷冰冰的！”巴扎洛夫答道；略停片刻他又说：“她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大公爵夫人，一位皇后。她只差衣服后面的长裾和头上的王冠罢了。”

“我们的大公爵夫人讲俄国话也不会有那样好，”阿尔卡狄说。

“她是尝过生活的甘苦来的，我的小兄弟，她是吃过我们的面包来的。”

“无论如何，她很可爱，”阿尔卡狄说。

“多么出色的身体！巴扎洛夫接着说。”我倒高兴看见它睡在解剖台上。”

“闭嘴，不要乱讲，叶夫金尼！这太不像话了。”

“呵，不要生气，你这小孩子。我是说第一流的身体。我们一定要到她家里去住。”

“什么时候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就是后天吧。我们待在这儿又干些什么呢？同库克新娜喝香槟吗？听你那位亲戚，那个自由派的伟人吹牛吗？……我们还是后天走吧。并且，我父亲的小地方离那儿也不远。这个尼可尔斯奎村是在S——路上，不是吗？”

“是的。”

“Optime（拉丁语：很好）。干吗还要迟疑呢？那是傻瓜和自命为聪明的人的事情。我说，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身体！”

三天以后，这两个朋友坐车到尼可尔斯奎村去。天气晴朗，也不大热，几匹光滑的驿车的马跑得很快，一路上摇动着它们的编成辫子的尾巴。阿尔卡狄望着大路，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微笑起来。

“给我道贺吧，”巴扎洛夫突然嚷道，“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是我的守护天使的日子。看他怎样来守护我。今天家里的人一定在等我回去，”他又放低声音说……“好，让他们等吧……这有什么要紧！”

十六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别墅是在一座光秃的小山上面，附近有一座黄色的石头教堂，绿的屋顶，白的圆柱，大门内有一幅“意大利”风格的“基督复活”的壁画。在这幅画里，一个戴盔的浅黑色武士躺在前面，他那肥胖的形状特别引人注目。教堂后面长长的拖着两排村里的房屋，茅草的屋顶上凌乱地竖起一些烟囱来。庄子的建筑是跟教堂同一个式样的，就是我们所称为亚历山大式的；这宅子也漆成了黄色，绿的屋顶，白的柱子，三角形的门楣上绘着这一家的纹章。当初那个省城里的建筑师设计建造这两所房屋时，是得着去世的阿金左夫的赞许的，这位阿金左夫，据他自己说，看不惯那些随随便便弄出来的新花样。这所

宅子两边圈着古园的乔木，大门外有一条砍伐过的松树的荫路。

两个穿号衣的仆人在大厅上接待我们这两位朋友，其中的一个立刻跑去通知管事。那个身体肥壮的管事穿着一件黑色礼服马上出现了，他引着客人走上一条铺着毯子的楼梯，到了一间特别的屋子，这里面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两铺床和梳洗的用具。显而易见，宅子里的秩序是很好的；什么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到处都有一种特别好闻的香味，这就像在各部大臣的接待室里一样。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请两位在半点钟以后下去相见，”管事禀报道，“现在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吩咐，”巴扎洛夫答道，“或者要麻烦你给我拿一杯渥特卡来。”

“是，先生，”管事说，露出一惊的神情，便退出了，他走起路来，只听见皮鞋咯吱咯吱地响。

“好大的派头！”巴扎洛夫说。“你们那班人就是这样说的吧，是不是？一句话说完她是一位大公爵夫人就是了。”

“一位漂亮的大公爵夫人，”阿尔卡狄回嘴说，“她见第一次面就把我们两位大贵族请到她家里来住了。”

“尤其是我，一个未来的医生，和一个医生的儿子，一个乡村礼拜堂杂役的孙子……我想，你知道我是一个礼拜堂杂役的孙子吧？像那个伟大的司培南斯基一样，”巴扎洛夫略停片刻，接着缩起他们的嘴唇说。“无论如何，她总是喜欢舒服的；呵，她，这位太太是不是这样！我们还穿上晚礼服吗？”

阿尔卡狄只是耸了耸肩头……不过他也觉得有点不安了。

半点钟以后巴扎洛夫同阿尔卡狄一起走进了客厅。这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屋子，陈设相当富丽，可是趣味却并不高。一些笨重的价值的家具全照老规矩那样沿着墙壁安放，糊墙壁的花纸是肉桂色的，上面绘着金色的花朵；这些家具还是阿金左夫生前托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代理人，一个酒商从莫斯科买来的。在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墙壁的正中地方放着一张沙发，沙发上头挂着一个衰老的浅色头发的男人的肖像——他好像不高兴地望着客人。

“一定是他了，”巴扎洛夫低声对阿尔卡狄说，他翘起鼻子，又加上一句：“我们还是逃走吧……？”

可是这时女主人进来了。她穿了一件浅色的薄纱衫子。她的头发很光滑的梳到了耳后，使她那纯洁、新鲜的脸上添加了一种少女的神情。

“谢谢你们守约来了，”她开始说。“你们得在我这儿多住些时候；这地方的确不坏。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妹妹；她弹琴还不错，你对这个是没有兴趣的，麦歇巴扎洛夫；可是您，麦歇基尔沙诺夫，我想您是喜欢音乐的。除了我妹妹外，我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姨母住在这儿，此外还有一个邻居有时过来打打牌玩；我们这个圈子就只有这么些个人。现在请先坐下吧。”

阿金左夫夫人讲这一段短短的话时发音吐字都是非常准确清楚，好像她早记熟了似的；过后她便同阿尔卡狄谈起来。她的母亲像是跟阿尔卡狄的母亲认识的，并且他的母亲跟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发生恋爱时，她母亲还是她（阿尔卡狄的母亲）的知己的朋友，阿尔卡狄便热诚地谈起他的亡母来；巴扎洛夫在翻看起画片册。“我变成一个怎样的家猫了，”他暗暗想道。

一条漂亮的灵猫跑进客厅里来，它的颈上戴着一个蓝色顶圈，脚爪拍着地板，它后面跟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黑头发，深褐色的皮肤，一张相当圆的讨人喜欢的脸孔，一对小小的暗黑眼睛。她手里提着满篮子的花。

“这是我的卡奇亚，”阿金左夫夫人说，她对着她点一下头表示介绍。卡奇亚略微行一个礼，便坐在她姊姊身边，挑选起她的花来。那条灵猫，名叫非非，跑到两个客人面前，对他们轮流地摇摆尾巴，并且把它的冷的鼻子放在他们的手中。

“那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摘的？”阿金左夫夫人问道。

“是的，”卡奇亚答道。

“姨妈来喝茶吗？”

“来的。”

卡奇亚讲话时，脸上带着一种很动人的微笑，这笑容是甜蜜的，坦白的，但又带了一点畏怯，她做出一种滑稽的正经样子偷偷望着她的姊姊。她的一切都是非常年青，并且尚未成熟的；她的声音，她脸上的柔毛，玫瑰色的两手，带着白净的起涡的掌心，略微瘦削的两肩……她不住地红脸，喘气。

阿金左夫夫人掉头向着巴扎洛夫说：“您想是为了讲礼貌，才一个人看画片吧，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那不会使您发生兴趣的。您还是坐近我们；让我们来谈论一件什么事情吧。”

巴扎洛夫走近一点。“您想要我们来谈论什么题目呢？”他说。

“随便您高兴吧。我警告您，我是个非常好辩的人。”

“您？”

“是的。好像这叫您诧异了。为什么呢？”

“因为照我的判断，您的性情是安静的、冷冷的，一个好辩的人同时必须是一个容易受感动的人。”

“您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明了我的性情了？第一我性子急，又固执——您问问卡奇亚便知道的；第二，我很容易受冲动的支配。”

巴扎洛夫望着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也许。您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您既然高兴谈论什么——就请吧。我刚才在看您的画片册里面的萨克逊瑞士的风景，您说那不会叫我感到兴趣。您这样说，是因为您以为我没有艺术情感，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可是这些风景从地质学方面看来也许会引起我的兴趣，譬如说，山脉的构成。”

“对不起；可是做一个地质学家，就应当去研读关于这一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书籍，专著，不会去看图画的。”

“在我看来，一本书用了十页以上的篇幅说明的事情，看一幅图画立刻就清楚了。”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静了一会。

“那么您连一点艺术情感都没有吗？”她说，把肘搁在桌上，这样一来她的脸离巴扎洛夫便近了些。“您怎么能够没有它呢？”

“唔，我倒要请教，要它来干什么呢？”

“好，它至少可以教人去研究，并且了解别人。”

巴扎洛夫微笑了。“第一，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做到那一层；第二，我给您保证，研究个别的人只是白花功夫。所有的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彼此相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脑筋，脾肝，心，肺；便是所谓道德的品性也都是一样的；那些细微的变异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有了一个人来做标本，我们便可以判断所有的人了。人就像一个林子里的树木，没有一个植物学家会想起去把一棵一棵的赤杨拿来分别研究的。”

卡奇亚正在闲适地一朵一朵地配着花，这时便抬起头，惊诧地望一望巴扎洛夫，遇到了他那敏速的、随便的眼光，她连耳根都红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摇了摇头。

“一个林子里的树木，”她重复念道，“那么照您看来，聪明人跟愚蠢人，好人跟坏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了。”

“不，有差别的，就像病人跟健康人的差别那样。一个害肺病的人的肺部跟你我的肺部情形不同，虽然它们的构造原先也是一样的。我们大略知道身体上的病症是从哪儿来的；道德上的病症却是从坏的教育来的，是从人们自小就塞满在脑子里的种种胡话来的，从不健全的社会情形来的；一句话说完，改造社会，病症就不会有了。”

巴扎洛夫说这一番话时，看他的神情好像他自始至终都在对自己说：“信不信由您；在我都是一样！”他慢慢地伸手去摸他的

胡子，他的眼光就在屋子里打转。

“那么您认为，”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只要社会一旦改造，就不会有笨人和坏人了？”

“无论如何，在合理的社会组织里面，一个人不管是愚蠢，是聪明，是坏是好，都是一样的。”

“是的，我明白，他们的脾脏都是一样的。”

“正是这样，太太。”

阿金左夫夫人转身向着阿尔卡狄。“那么您的意见怎样呢，阿尔卡狄·尼可拉维奇？”

“我赞成叶夫金尼的意见，”他答道。

卡奇亚偷偷看了他一眼。

“您两位叫我有点奇怪，”阿金左夫夫人说，“可是我们以后再讨论吧。现在我听见我姨母过来喝茶了；我们不要在她面前谈这些话。”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姨母H郡主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一张干瘪的脸缩在一起，就像一个拳头那样大，一对恶狠狠的眼睛在花白的头发下面凝视着人，她走进屋子来，差不多不招呼客人，就在那把蒙着天鹅绒的宽大安乐椅上面坐了，这把椅子是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坐的。卡奇亚放了一个脚凳在她的脚下；这个老太太也不谢一声，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有她的两双手在那一幅差不多盖住了她整个瘦小身子的黄肩巾下面微微摇动着。H郡主喜欢黄色，她的便帽上也束着浅黄色的丝带。

“您睡得怎样，姨妈？”阿金左夫夫人提高声音问道。

“那条狗又在这儿了，”老太太喃喃地答道，她看见非非向她缓缓地走了两步，便叫道：“去……去！”

卡奇亚唤着非非，一面去给它开了门。

非非很高兴地跑出去，还以为是领它出去散步了；可是它看见自己孤伶伶的被关在门外，就开始用爪子抓门，叫起来。郡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皱起眉头。卡奇亚正打算出去……

“我想茶已经预备好了，”阿金左夫夫人说。“请吧，先生们。姨妈，您去喝茶吗？”

郡主一声不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领头走出了客厅。他们全跟在后面进了餐厅。一个穿号衣的小童从桌子下面轧轧地拉出一把已经放上几个垫子的圈手椅来，这也是专为她一个人坐的椅子；她坐了下去；卡奇亚来斟茶，给她端了第一杯茶过去，这个杯子上面也印着一个纹章的图案。老太太放了一点蜂蜜在茶杯里（她觉得喝茶放糖是奢侈，又是罪过，虽然事实上她自己从来不会花过一个戈贝克），她忽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伊凡亲王信里讲些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巴扎洛夫同阿尔卡狄立刻便猜到，她们对她虽然很恭敬，可是并不把她放在眼睛里。

“她是养来做幌子的，”巴扎洛夫想道，“只是为了她那高贵的贵族身份。”

喝过茶，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提议出去散一会步；可是外面落起细雨来了，因此除了郡主一个人外全都回到客厅里去。那个爱打牌的邻居来了；他的名子叫波尔非利·卜拉东尼奇是一个健壮的汉子，头发已经花白了，两腿又短又细，他很有礼貌，又很爱玩。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仍还老是跟巴扎洛夫讲话，她问他是否愿意同他们打一回旧式的“优先”，巴扎洛夫答应了，他说他应该预先准备将来好去尽他那乡村医生的职责。

“您得小心，”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波尔非利·卜拉东尼奇跟我两个会打败您的。你呢，卡奇亚，你去弹点什么给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听；他喜欢音乐，并且我们也可以听的。”

卡奇亚不大情愿地走到钢琴前面去；阿尔卡狄虽然喜欢音乐，也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跟在她后面；他觉得阿金左夫夫人好像在赶他走开似的，他跟所有的这样年纪的年青人一样，已经感

到一种空泛的、压迫的情感在他心中涌起来了，这像是恋爱的前兆。卡奇亚揭开钢琴的盖子，并不去望阿尔卡狄，她低声问道：

“您要我弹什么呢？”

“随您的意思吧，”他冷淡地答道。

“您挺喜欢哪一种音乐呢？”卡奇亚再问了一句，还是那样的态度。

“古典的，”阿尔卡狄仍还用冷淡的调子回答。

“您喜欢莫札尔特吗？”

“是的，我喜欢莫札尔特。”

卡奇亚抽出了莫札尔特的C低调的奏鸣乐（朔拿大）——幻想曲的谱子。她弹得很好，不过太正确太呆板一点。她直挺挺地坐着，也不动一下，眼光固定在乐谱上面，嘴唇闭得紧紧的，只有在这奏鸣乐完结时，她的脸才发红起来，她的头发散开，一股卷发垂下来，搭在那浅褐色的前额上。

奏鸣乐的最后部分使得阿尔卡狄特别感动，在那无忧虑的旋律的迷人的欢乐中间突然闯进来如此悲惨的而且几乎是悲剧的苦痛……可是莫札尔特的音乐在他心中引起的思想却和卡奇亚没有一点关系。他望着她，心里不过在想：“哦，这位年青小姐弹得并不坏，她长得也不难看。”

卡奇亚弹完了奏鸣乐，双手仍还放在键盘上面，她问道：“够了吗？”阿尔卡狄回答说，他不敢再麻烦了，便同她谈起莫札尔特来；他问她这奏鸣乐是她自己挑选的，还是别人介绍她的。可是卡奇亚的回答只是片语只字；她退缩了，走回到她的壳里去了。她一旦缩了进去，就不轻易再出来；在这种时候她的脸上甚至露出一一种固执的、差不多是愚蠢的表情。她并不一定是害羞，却是没有自信力，并且还相当害怕她那个把她教育大了的姊姊，这事实她的姊姊一点也没有想到。阿尔卡狄最后只好把非非叫到他面前，他带着温和的微笑抚拍它的头，来表示他自己并不觉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拘束，厌烦。

卡奇亚又动手去理她的花了。

巴扎洛夫接连地输着。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打得很精；波尔菲利·卜拉东尼奇也能够保本，巴扎洛夫是输家，输的数目虽然不大，可是他已经有点不高兴了。吃晚饭的时候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又谈起植物学。

“明天早晨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去，”她对他说；“我想请您教我那些野花的拉丁学名和它们的种属。”

“拉丁学名对您有什么用处呢？”巴扎洛夫问道。

“每样东西都应当有秩序的，”她答道。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阿尔卡狄回到这家主妇给他和他的朋友预备好的屋子里时，不禁这样嚷起来。

“不错，”巴扎洛夫答道，“一个有脑筋的女人。不错，她还经历过人生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是好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好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维奇！我相信她把她的田产管理得非常之好。可是漂亮的并不是她，却是她的妹妹。”

“什么，那个黑黑的小东西吗？”

“不错，那个黑黑的小东西。她现在新鲜的，纯洁的，害羞的，不大讲话的，并且还有种种，任你怎么说都可以。她是值得人去教育她，帮助她发展的。你可以把她造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可是另一个呢——那是一块陈面包了。”

阿尔卡狄并不回答巴扎洛夫，他们两人上床时，各人有各人的心思。

这晚上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也在忖度她的客人。她喜欢巴扎洛夫，因为他没有那种对女人的殷勤，甚至因为他有那些锋利果断的见解。她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新的东西，而她

又是一个好奇的女人。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是一个古怪的人。她没有一点偏见，也没有坚定的信仰，她从来不会为着什么事情让步，或者放弃自己的主张附和别人。她把许多事物看得十分清楚；她对许多事物都感到兴趣，可是没有一样使她完全满足过；事实上她也并不要求完全的满足。她的智力一面追求，一面又是淡漠；她的怀疑从未平静到遗忘的程度，它们也决不发展到足以使她烦恼的情形。要是她没有钱，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她也许会投身到门争里去，而且会认识了激情的。可是她的生活是太舒适了，固然她有时也感到厌烦，她一天一天地过着悠闲的日子，从未有过匆忙，永远是平静的，更少有过惊扰。固然梦境有时带着彩虹色在她眼前闪耀，可是在它们消逝以后她反而呼吸得更自由，对它们没有丝毫的惋惜。她的想像的确超越了因袭的道德所认为可以容许的范围；可是就在那时候她的血液仍还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在她那动人地优雅的，宁静的身子里循环流动。有时在香汤沐浴之后她浑身暖融融的没有一点气力，她便会想到人生的空虚，烦恼，艰苦，罪恶……她的心灵中便会充满突如其来的胆量，而且泛滥着慷慨的热诚，可是会有一阵风从半掩的窗户吹进来，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便会缩着身子诉起苦来，差不多要发怒了，那时她只想到一件事情——避开那可恨的风。

她跟所有的不会恋爱过的女人一样，总是想望着什么东西，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她想望的是什麼。严格说来，她并不想望什麼；可是她又仿佛什么东西都想望似的。她差一点忍受不了那个死去的阿金左夫（她嫁给他是出于审慎的动机，不过要是她不把他看作一个好人，她不见得就会答应结婚的），因此她暗暗地怀着一种对一切男人的憎恶，她把男人都当作不整洁的，粗笨的，懒惰的，麻烦人的东西。有一回她在外国一个地方遇见一个年青漂亮的瑞典人，带着一种骑士的风度，宽广的额下配着一对诚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蓝眼睛；他给了她一个强烈的印象，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了她回到俄国来。

“这医生是一个古怪的人！”她躺在那张华丽的床上，枕着花边的枕头，盖着一条绸子的薄被，心里这样想道。……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从她的父亲那里多少染到了一点爱奢华的癖性。她很爱她那个虽不务正业而心地良好的父亲，他也十分钟爱她，常常亲切地跟她开玩笑，仿佛把她看作平辈似的，他非常信任她，什么事都向她商量。至于她的母亲，她差不多记不起她了。

“这医生真是一个怪人！”她又对自己说。她伸伸腰，微微一笑，把一双手放在脑后，跑马似地看了两页无聊的法国小说，便丢开书——睡熟了，纯洁而冷静，在她那清洁芬芳的被单下面。

第二天上午刚刚用过中饭，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便陪着巴扎洛夫去采集植物，回来恰恰在午饭时间；阿尔卡狄没有出去，他同卡奇亚在一块儿过了一点钟的光景。他觉得她并不讨厌；她自动地把前一天弹过的奏鸣乐再给他弹了一回；可是后来阿金左夫夫人终于回来了。他看见她，他立刻感到一阵心里难过。她脚步疲乏地从花园中走来；她两颊鲜红，她的一双眼睛在她那顶圆圆的草帽下面闪出比平日更灿烂的光辉。她的手指旋转着一枝野花的细茎，一件薄薄的大衣滑落到她的肘上，帽上的宽丝带飘到她的胸前。巴扎洛夫走在她后面，他跟往常一样，自信而随便，不过脸上露着喜悦的，甚至亲切的表情，可是阿尔卡狄看见，心里并不高兴。巴扎洛夫含糊地从牙缝里吐出一声“日安！”便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阿金左夫夫人心不在焉地同阿尔卡狄握一握手，也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

“日安！”阿尔卡狄心里说……“好像，我们今天还没有见过面似的。”

十七

人人知道，时间有时像鸟一样地飞着，有时像蜗牛一样地爬着，可是倘使一个人连时间究竟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也不觉得，他便是最幸福的了。阿尔卡狄同巴扎洛夫正是这样地在阿金左夫夫人家里过了两个星期。他们能够这样住下去，一半还是因为她在她的家庭和她的生活两方面都规定下了良好的秩序。她自己严格遵守这秩序，也叫别人不得不服从。每天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时候。早晨正八点钟全家的人都聚在一处用早茶；从早茶到中饭的时间内，各人随意做自己的事，主妇便亲自同她的总管（她的田产是采用租税制的），她的管事和她的管家谈论一些事情。午饭前大家又聚在一起，或是谈话，或是读书；晚上出去散步，或是打牌，或是弄音乐；到十点半钟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吩咐安排第二天的事情，然后上床睡觉。巴扎洛夫不喜欢日常生活中用这种有规律的并且带点做作意味的守时刻办法，“就像在轨道上滚动一样，”他这样形容道；那些穿号衣的佣人，那些娴熟礼节的管事伤害了他的平民的情感。他说，既然讲究到这样程度，那么索性学学英国人吃饭的排场穿起礼服打上白领带好了。他有一回明白地把这意见对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讲了。她的态度是那样坦白自然，因此在她面前谁也毫不迟疑地自由吐露胸怀。她听他讲完话，然后对他解释：“从您的立场看来，您是对的——也许在这一点上我的太太气味太重了；不过一个人在乡下过日子，要不讲究秩序，那就会给烦闷活活磨死，”她仍还照样行她的办法。巴扎洛夫嘴里咕噜着，可是他同阿尔卡狄在阿金左夫夫人家中过得这么舒适，主要的原因正是这宅子里的一切都是在“轨道上面滚动的”。虽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年青人在尼可尔斯奎住下以后他们都有了一点改变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虽然很少赞同巴扎洛夫的意见，但是她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他也开始露出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烦躁不安来；他很容易发脾气，不想讲话，脸上常常带着怒容，不能够静静的坐在一个地方，就像他被一种秘密的渴望支配了似的；阿尔卡狄呢，他自己断定是爱上了阿金左夫夫人，渐渐地沉浸在一种柔和的郁闷里面了。不过这郁闷并不阻止他跟卡奇亚做朋友；它反而促成他同她接近要好。“她看不上我？也罢！……可是这儿还有一个好人，她倒不嫌弃我，”他这样想着，他心里又尝到宽宏的感情的甜蜜了。卡奇亚朦胧地感觉到他是在与她交往中寻求一种安慰，她并不阻止他或她自己去享受这种半含羞半知己的纯洁天真的快乐。他们当着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面不讲一句话；卡奇亚在她姊姊的锋利的眼光下面自敛起来；而阿尔卡狄像一个在恋爱的人所应有的情形那样，在他的激情的对象近旁，不能够留心到别的事物了；可是他跟卡奇亚单独在一处时他也觉得快乐。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引起阿金左夫夫人的兴趣；他单独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害羞起来，并且不知道怎样安放手足才好，她也觉得对他无话可说，在她眼里他是太年青了。在另一方面，阿尔卡狄在卡奇亚面前却又觉得十分舒畅自然；他对待她的态度很谦和，还鼓励她，对他讲出音乐、小说、诗歌以及别的一些琐事给她留下的印象，却没有注意，也没有明白这些琐事也正是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而卡奇亚本人也没有想到给他驱除郁闷。阿尔卡狄在卡奇亚的身旁时感到舒畅，阿金左夫夫人在巴扎洛夫身旁时也是这样，因此这四个人常常是在一块儿过了一阵以后，便分作两对走开，各玩各的，尤其是在散步的时候。卡奇亚赞颂大自然，阿尔卡狄也爱大自然，不过他不敢明白承认就是了；阿金左夫夫人跟巴扎洛夫一样，颇为漠视大自然的美。这两个年青朋友时常分开的结果便是，他们中间的关系开始起了变化。巴扎洛夫不再对阿尔卡狄谈论阿金左夫夫人，连她的“贵族的态度”也不骂了；诚然他仍还

像先前那样称赞卡奇亚，只劝他去抑制她那偏重感情的倾向，可是他的称赞很仓促，他的劝告也很枯燥，换句话说他跟阿尔卡狄讲的话比从前少得多了……他好像在躲避他似的，好像他觉得跟他在一起有点不舒服似的。

阿尔卡狄把这情形全看在眼里，可是他却把他的观察隐藏着不讲出来。

这“新情形”的真实原因便是阿金左夫夫人在巴扎洛夫的心中引起的感情，这感情折磨着他，还使他发狂，可是倘使有人对他略略提起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责备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洛夫非常喜爱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说是浪漫的爱情，他认为是发疯，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惊奇托更堡同那一切恋爱诗人，浪漫诗人为什么不被送进疯人院去。他常常说：“要是是一个女人中了你的意，就想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可是你要是不能达到的话——那么就掉过背来向着她——海里面大鱼多得很。”阿金左夫夫人中了他的意；那些关于她的谣言，她的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她显然爱着他的这事情，这一切都在给他帮忙，可是他不久便看出来，在她身上他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要说掉过背来向着她吧，他自己很诧异地发觉，他也没有力量办到。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就会燃起来；固然他可以容易地镇压他的血，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上生了根，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它进心里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他同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谈话时，他所表示的对一切浪漫事物的冷静的轻蔑，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厉害；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的发觉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时他便会跑到树林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不然他就会躺在仓房内干草堆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紧闭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睡去，自然他不容易就睡着的。有一天他突然间仿佛觉得那两只贞洁的手抱住了他的颈项，两片高傲的嘴唇回答着他的接吻，两只明慧的眼睛温柔地——是的，温柔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晕了，这一阵他忘记了自己，直到愤怒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又发觉自己有着种种“可耻的”思想，好像他是被一个在玩弄他的魔鬼驱使着似的。有时他觉得阿金左夫夫人也有了改变了；她的脸上似乎带了一点特别的表情，也许……可是想到这里他便会顿起脚来，或者咬紧牙齿或者捏紧拳头。

然而巴扎洛夫也没有完全看错。他打动了阿金左夫夫人的想像；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时常想到他。他不在她身边时她并不觉得乏味，她也不焦急地盼着他来，可是他一到她往往马上变得兴高采烈了；她喜欢单独跟他在一起，她喜欢同他谈话，即使他激怒了她或者触犯了她的趣味和她的文雅的习惯，她也不见怪。她好像很想同时试探他，也分析她自己似的。

一天他同她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声音粗暴地对她说他打算不久回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她的脸色立刻变成苍白，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痛她的心，是这样一种痛楚，使她以后惊奇并且思索了许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巴扎洛夫的要走的话并非故意说来试探她，看她对这事的态度怎样；他是从来不做假的。那天早晨他会着他父亲的总管狄莫费以奇，那是在他小时候照应过他的人。这个狄莫费以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矮小老头子，一头变了色的黄发，一张风吹日晒的红脸，一对含着小颗泪珠的皱缩的眼睛，他穿着一件剪短的厚灰青布的外套，束着一根皮带，踏着一双柏油漆的长靴，他意料不到地在巴扎洛夫的眼前出现了。

“喂，老头儿；你好？”巴扎洛夫嚷道。

“您好，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少爷？”那个矮小的老头子说，

他高兴地笑起来，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脸的皱纹。

“你来干什么？他们派你来叫我吗，喂？”

“说老实话，少爷，小的怎么会呢？”狄莫费以奇含糊地说。（他记住他动身时他的主人是怎样郑重地吩咐过他的。）“小的被派进城去办事情，听说您少爷在这儿，才特地弯进来看看您少爷……小的并不敢想来惊动您。”

“得啦，不要说谎了！”巴扎洛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是说这是到城里去的路吗？”

狄莫费以奇踌躇着，没有回答。

“我父亲好吗？”

“谢谢上帝，很好。”

“我母亲呢？”

“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也很好，谢谢上帝。”

“他们望着我回去吧，我想？”

这个矮小的老头子把他那小小的头偏在一边。

“啊，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他们怎么不望您呢？上帝作证，我看见您那两位老人家就不由得心痛呢。”

“唔，好啦，好啦，闭嘴吧！对他们说我就要回来了。”

“是，少爷，”狄莫费以奇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他走出大门，用两手把他那顶小帽拉下来盖着头，爬进一辆破旧的竞赛用的四轮马车，跑起走了，可是并不向着城里的方面跑去。

这天晚上阿金左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坐在她自己的房里，阿尔卡狄在厅子里踱来踱去听卡奇亚弹琴。郡主已经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她向来不耐烦客人，“尤其讨厌这两个新式流氓”，她这样称呼他们。在客厅饭厅那些地方，她只好忍着怒气；可是她回到自己房里，便在她的女佣人面前大骂特骂，骂得连那便帽跟假发都在她的头上跳舞起来了，这一切阿金左夫夫人全知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怎么打算离开我们呢？”她开始说，“你答应我的话又怎样了？”

巴扎洛夫吓了一跳：“答应了什么？”

“您已经忘了吗？您说过要教我一点化学呢？”

“这是没有办法啊！我父亲望我回去；我不便再耽搁了。不过您可以读 Pelcnse et Fremy. Notions generales de elimie (法文：柏鲁日与弗列米合著的《化学概论》)；这是一本好书，写得很清楚。您想知道的东西那里面都有。”

“可是您该记得；您对我说过一本书并不能够代替……我忘记您是怎样说的了，可是您明白我的意思……您还记得吗？”

“这是没有办法啊！”巴扎洛夫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要走呢？”阿金左夫夫人放低声音说。

他望了她一眼。他的头倒在安乐椅的椅背上，她那两只直露到肘边的膀子交叉在胸前。在那盏盖着穿孔纸罩的孤灯的微光底下，她的脸色显得更苍白了。她的身子完全掩藏在了一件宽大白袍子的柔软的折纹里面；只有那双也是交叉着的脚略略露了一点脚尖在外面。

“为什么要住下去？”巴扎洛夫回答道。

阿金左夫夫人略略转动一下头。“您问为什么。您在我这儿不是住得很快乐吗？难道您想您走了就不会有人想念您吗？”

“我相信不会的。”

阿金左夫夫人沉默了一分钟。“您这样想就错了。可是我不相信您的话。您这话不会是认真说的。”巴扎洛夫仍还坐着不动。“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为什么不说话？”

“唔，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一般的人都是不值得想念的，我更不值得。”

“为什么这样？”

“我是个实际的乏味的人。我又不会讲话。”

“您在讨人恭维您了，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那不是我的习惯。您难道不知道您那么重视的生活的高雅的一方面，却跟我全不相干吗？”

阿金左夫夫人咬着她的手帕角儿。

“随您怎样想都可以，可是您走后我要觉得无聊了。”“阿尔卡狄会留下的，”巴扎洛夫说。阿金左夫夫人略略耸了耸肩。“我要觉得无聊了。”

“真的吗？无论如何这不会久的。”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您自己对我讲过只有在您那日常生活的规律被打破了的时候，您才会感到无聊。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那么整齐，叫人挑不出一点儿毛病，那里面再没有地方来容纳无聊或烦恼……容纳任何不愉快的情绪了。”

“那么您以为我真是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吗？……那是说，我把生活安排得那么整齐吗？”

“我应当这么想。这儿就是有一个例子；再过几分钟，就要打十点了，我预先知道您就要赶我走的。”

“不，我不要赶您走，叶夫金尼·瓦里西以奇。您多坐一会儿好了。请打开那扇窗……我气闷得很。”

巴扎洛夫站起来把窗推了一下。窗门带着大的声音开了：他没有料到会开得这么容易；而且他的手有点发抖。温柔的黑夜带着它那差不多是黑色的天空，它那微微摇曳的树木，和那清凉的露天空气的芬芳，探头进屋子里来了。

“请把百叶窗拉下来，再坐一会儿吧，”阿金左夫夫人说，“在您回家以前我要同您谈谈。给我讲讲您自己的事；您从没有谈过您自己的事呢。”

“我是想同您谈些有用的事情，安娜·赛尔格叶夫娜。”

“您太谦虚了……可是我倒愿意知道一点您的事，还有您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庭，您的父亲，就是那位为了他您就要离开我们的您的父亲。”

“她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巴扎洛夫想道。

“那些都是毫无趣味的，”他大声说，“尤其是讲给您听；我们是无声无息的老百姓。”

“那么您把我看作一个贵族了？”

巴扎洛夫抬起眼睛望着阿金左夫夫人。

“不错，”他故意带着锋利地说。

她笑了笑。“我看您知道我太浅，不过您一定要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以后我会找个时间把我一生讲给您听……可是请您先讲您的吧。”

“我知道您很浅，”巴扎洛夫把这句话念了一遍。“您也许是对的；也许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谜，就拿您来试个例子；您避开交际社会，您觉得它讨厌，您却请了两个大学生到您这儿来住下。有着像您的聪明，像您的美丽，却住在乡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什么？您说的什么？”阿金左夫夫人急切地插嘴道。“像我的……美丽？”

巴扎洛夫皱皱眉头。“不要去管那个，”他说，“我是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住在乡下？”

“您不明白……可是您会照您的方法给自己解释吧？”

“不错，我认为您老是住在一个地方，是因为您纵容您自己，因为您喜欢安乐，舒服，对其余一切事情都很冷淡。”

阿金左夫夫人又笑了笑。“您绝对不相信我也可以有动了感情的时候吗？”

巴扎洛夫从眉毛底下扬起眼光看了她一眼。

“被好奇心所动吧，也许有的；别的就没有了。”

“真的？好，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成了好朋友；您看；您同我完全是一样的。”

“成了好朋友……”巴扎洛夫带着一种闷塞的声音慢慢说。

“是的！……呵，我忘记您要走开了。”

巴扎洛夫站起来。灯光在这个阴暗、华丽而孤单的屋子的中央朦胧的照耀着；百叶窗时时在晃动，从那缝里流进来一阵一阵清凉的夜气，人可以听见夜的神秘的微语声。阿金左夫夫人连动也不动一下；可是她渐渐地让一种隐匿的情感占据了她的整个的身子。

这情感也传染到巴扎洛夫身上了。他突然觉到他是同一个年青、娇美的女人单独地在一起了……

“您到那儿去？”她慢慢地问道。

他不答话，却倒坐在一把椅子上。

“那么您当我是一个温静的、爱舒服的娇养惯了的人了。”她用同样的声音缓慢地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窗户。“我却是深知自己的，我知道我并不幸福。”

“您不幸福？为着什么？自然您不会把无聊的问话放在心上吧？”

阿金左夫夫人略略蹙一蹙额，他把她的话这样来解释，使她很烦恼。

“我一点也不开心那种问话，叶夫金尼。瓦西里叶夫维奇，我太骄傲了，不会让他来搅扰我的心，我不幸福，因为……我对生活没有欲望，没有激情。您带着不相信的神气望我；您以为这是一个满身滚着花边，坐在一把天鹅绒安乐椅上面的“贵族”讲的话。我并不隐瞒那事实：我喜欢您所说的舒服，同时我对生活却又没有什么欲望。请您尽可能地去解释这种矛盾吧。可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浪漫主义。

巴扎洛夫摇他的头。“您是很健康的，独立的，而且有钱；您还要什么呢？您要什么呢？”

“我要什么呢？”阿金左夫夫人回答道，她叹了一口气。“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疲倦，我老了；我觉得我仿佛已经活得很很久了。是的，我老了，”她又说，将花边袖子轻轻拉下来盖她那两只光膀子。她的眼光同巴扎洛夫的遇到一起了，她微微红了脸。“在我后面已经拖了这么多的回忆：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财富，过后又是贫穷，然后是我父亲的死，我的结婚，再后是国外旅行……这么多的回忆，却没有一样值得记起的事，可是在我前面，在我前面——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又没有目的……我真不想往前走了。”

“您竟然这么深地感到幻灭了么？”巴扎洛夫问道。

“不，可是我感到不满足，”阿金左夫夫人一字一字地答道。“我想倘使我对什么事能够发生很大的兴趣……”

“您想恋爱，”巴扎洛夫插嘴道，“您不能爱；这就是您不幸福的原因。”

阿金左夫夫人仔细地看起她那花边的袖子来。

“我真的不能爱么？”她说。

“很难讲！我说那是不幸。就只犯了这一点儿错。恰恰相反，个人碰到这种倒霉事情才真可怜呢！”

“倒霉事情，什么？”

“恋爱。”

“您怎么会知道那个呢？”

“你在卖弄风骚，”他心里说，“你烦厌，没有事做，便逗着我玩，可是我……”他的心真的好像在被撕成碎片似的。

“并且您太苛求了，”他说，把全个身子俯下来，玩着椅子。

“也许是的。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则宁无。一个生命换一个生命。拿我的去，给你的来，没有后悔，没有回头。否则不如不要。”

“唔？”巴扎洛夫说；“那倒是公平的条件，我很奇怪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您所要的东西。”

“您以为把自己整个交给任何一件东西是容易的事吗？”

“倘使一个人思虑起来，等待起来，而且给你自己定了价，我是说，把自己看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用思虑就把自己交出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

“人怎么能不怨自己看得很高呢？倘使我是一文不值的话，谁还能用得着我的诚心呢！”

“那不是我的事；要找出来我值多少，那是别人的事情。重要的还是怎样能够献出自己。”阿金左夫夫人把身子离开椅背略略向前俯着。“您说话，”她说，“好像您自己完全经历过了似的。”

“我不过顺口说说罢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你知道那全不是我可以做的事。”

“可是您能够献出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吹牛。”

阿金左夫夫人不说话，巴扎洛夫也不作声。钢琴的声音从客厅里飘到了他们的耳边。

“怎么这么晚卡奇亚还在弹琴？”阿金左夫夫人说。

巴扎洛夫站起来。“不错，现在真晚了；是您睡觉的时候了。”

“等一等；您为什么这样急？……我还有一句话要跟您说。”

“什么话？”

“等一等，”阿金左夫夫人轻轻地说。她的眼光定在巴扎洛夫的脸上；好像她在注意地研究他似的。

他在屋里走了几步，忽然走到她身边，匆匆说了一声“再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使她几乎叫起来，便转身走了。她把她那压痛了的手指放到唇边，吹吹气，突然冲动地从她那把矮椅子上立起来，急急地向房门走去，好像她想巴扎洛夫唤回来似的……一个女佣人端着一个银盘，托了一个玻璃水瓶从外面进来。阿金左夫夫人静静地站住，吩咐这女佣人出去，她又坐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又沉浸在深思里去了。她的头发松散下来，垂在肩头，像一条黑蛇。这以后许久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房里还点着灯，她不动地一直坐了很久，她只是时不时搓一搓手，夜的寒气把它们略略刺痛了。

两个钟点以后巴扎洛夫回到了寝室里，他的靴子被露水打湿了，头发乱蓬蓬，脸色很难看。他看见阿尔卡狄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写字台前面，上衣紧紧扣着，一直扣到喉咙口。

“你还没有睡？”他带着一种像是烦恼的声音说。

“你今晚同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坐得真久，”阿尔卡狄不回答他的话，却另外说。

“不错，你同卡奇亚在弹钢琴的时候，我都是跟她在一块儿。”

“我没有弹……”阿尔卡狄没有说完便停住了。他觉得泪水来到了眼腔，他不愿意在他那爱嘲笑人的朋友面前哭出声来。

十八

阿金左夫夫人第二天早晨下来吃早茶的时候，巴扎洛夫埋下头望着他的杯子坐了好久，过后他突然抬起头来……她掉过脸对着他，好像他当头打了她一下似的，他觉得她的脸色比昨夜更苍白一点。她很快地便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去，直到吃中饭的时候才出来；从大清早起便落着雨；要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全家的人都聚在客厅里。阿尔卡狄拿了一期新到的刊物，大声念起来。H郡主照例在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好像他在做着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一般，过后就带怒地瞪着他；可是他并不理睬。

“叶夫金尼·瓦西里叶夫维奇，”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到我屋子来。……我有话问您。……您昨天提到一本教科书……”

她立起身子，向门走去。H郡主朝四周看了看，那神情仿佛

在说，“望着我；看我多受惊！”她又瞪着阿尔卡狄；可是他提高了声音，并且和坐在近旁的卡奇亚交换了几瞥眼光，然后继续下去。

阿金左夫夫人急急地走进她的书房。巴扎洛夫迈着快步跟在她后面，他的眼睛仍旧埋着，只有他的耳朵还听到她的绸衣服的悦耳的声音在他前面轻轻飘过。阿金左夫夫人坐着她前一晚上坐的那把圈手椅，巴扎洛夫也坐了原位。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她静了片刻之后便问道。

“Pelouse et Eremy：Notions Generales，（法文：柏鲁日与弗列米合著的概论），”巴扎洛夫回答。“不过我还可以介绍您读Ganot：Traite elementaire de phyajque experimentale（法文：加诺的实验整理初阶）。那本书里面插图比较清楚一点，一般地说来，这是一本教科书。”

阿金左夫夫人伸出她的手来。“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请您原谅，可是我并不是请您到这儿来谈教科书的。我想把昨晚的话继续谈下去。您走得太突然了……这不会叫您厌烦吧。……”

“随您的意思办，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可是我们昨晚谈的是什么呢？”

阿金左夫夫人斜视他一眼。

“我想我们谈的是幸福。我对您谈过我自己的事。哦，我提起了‘幸福’这个字眼。那么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就是在我们欣赏譬如说音乐吧，或者领略一个晴美的黄昏，或者跟同情的人谈话而感到愉快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仿佛是某种存在于别一个地方的无限的幸福的暗示，并不是实在的幸福——我是说我们自己所有的那种幸福呢？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您没有那样的感觉吗？”

“您知道俗话说：‘幸福是在我们不在的地方’，”巴扎洛夫答道：“您昨天对我说您感到不满足。我实在从没有让这种思想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我的脑子里来过。”

“也许在您看来它们是可笑的吧？”

“不，可是它们并不跑进我脑子里来。”

“真的？您知道吗？我倒喜欢知道您在想什么呢！”

“什么？我不明白。”

“请听着；我很早就想对您坦白地说。我用不着告诉您——您自己是知道的——您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您还年青——您前面有一个广大的前途。您究竟预备做什么呢？您打算有一种什么样的前程呢？我是说，您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您向着什么地方走呢？您心里想些什么呢？一句话说完，您是什么人呢？您是什么样的人呢？”

“您叫我莫名其妙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您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至于我是什么人……”

“是的，您是什么人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我要做一个乡下医生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做出一种不耐烦的动作。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您自己不相信它的。阿尔卡狄可以这样地回答我，可是您不成。”

“为什么，阿尔卡狄怎样地……”

“不要讲了！您怎么能够拿这种卑微的前程来自满呢？您不是常常说您不相信医学吗？您——还有您的抱负——去做一个乡下医生！您不过拿这样的回答来推脱我，因为您并不信任我。可是您知道吗，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是能够了解您的；我也曾经穷过来的，我也像您那样有着抱负的；我也许还经历过您所经历了的同样的艰苦。”

“这是很好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可是您得原谅我……我从来就不惯于坦然谈论自己的事，而且您我中间还隔了一条沟。……”

“什么样的沟？您是又在说我是一个贵族吗？不要再提了，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以为我已经给您证明了……”

“就是除开那一点不说，”巴扎洛夫打岔说，“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去谈论、去思索‘将来’的事呢？‘将来’大半都不是能够由我们作主的。那时倘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做一点事情，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倘使没有机会——至少我们还可以庆幸自己并没有预先说了一些无聊的闲话。”

“您把友谊的谈话当作无聊的闲话吗？……还是您把我看做一个不值得您信任的女人？我知道您把我们都轻视着。”

“我并不轻视您，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您自己也知道的。”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明白您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您将来的前程了；可是说到现在您心中究竟发生着什么念头……”

“发生着！”巴扎洛夫跟着念道，“好像我就是一种政府，一种社会似的！无论如何这是完全没有趣味的；况且难道一个人能够常常把他心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完全说出来吗？”

“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坦然说出您心中所有的一切事情呢？”

“您能吗？”巴扎洛夫反问道。

“能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稍微迟疑一下，然后答道。

巴扎洛夫低下了头。“您倒比我幸福。”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带了疑问地望着他。“就算是这样吧，”她继续说，“可是我仍还觉得我们并没有白白地认识了一场；我仍还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我相信您的这种——叫我怎么说呢，拘束，缄默到后来终于会消灭的。”

“那么您看出我的缄默……和您所说的……拘束来了。”

“是的。”

巴扎洛夫站起来，走到窗前。“您想知道这种缄默的原因吗？您想知道在我心里经过的是些什么念头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阿金左夫夫人带着一种她当时还不明白的惧怕再说了一遍。

“您不会生气吧？”

“不。”

“不？”巴扎洛夫背向着她地站在那里。“那么让我告诉您吧，我像一个傻瓜，像一个疯子那样地爱着您……这就是您逼着我讲出来的。”

阿金左夫夫人向前伸出了她那一双手；可是巴扎洛夫正把他的前额紧紧靠着窗上的玻璃。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他浑身颤栗。可是这不是年青人的胆怯的颤抖，也不是最初表白爱情时的甜蜜的惊惶；这是在他的心中挣扎着的强烈的，痛苦的激情——那种并非不像愤怒，也许还极近似愤怒的激情……阿金左夫夫人同时觉得又害怕他，又怜悯他。

“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她说，在她的声音里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温柔。

他急急转过身来，用探索的眼光望了望她，他突然抓起她的两只手，把她拉到他的胸前。

她并不即刻挣脱他的搂抱，可是过了一会她便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望着巴扎洛夫了。他又向她跑过去……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他惊惶地连忙低声说。看那样子好像他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她就会叫喊起来似的。……巴扎洛夫咬着他的嘴唇，走出去了。

半点钟以后一个女佣人给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送来一张巴扎洛夫的字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是不是应该今天就走，还是可以住到明天？”

“您为什么应该走呢？我没有了解您——您也没有了解我，”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这样回答他，可是心里想道：“我也没有了解我自己。”

直到午饭时候，她都没有出去，她只顾在她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在窗前站立一会，有时立在镜子前面，用一方手帕慢慢地擦她的颈项，她觉得颈项上还有一个地方像火那样地发烧着。她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她‘逼着’巴扎洛夫吐露那些话、吐露他的内心的秘密，她是不是事前猜到了一点……“这应该怪我，”她高声说道，“可是事先并没有料到这个的。”她沉思起来，她记起了巴扎洛夫向她跑过来时脸上的那种差不多兽性的表情，不由得满脸通红了……

“或者？”她突然大声说，但又马上止住，把她的卷发摇到后面去。……她看见镜中的自己，她那向后仰着的头，半开半阖的眼睛和嘴唇上露着的一种神秘的微笑，这仿佛忽然对她讲了一件她自己也觉得羞愧的事。……

“不，”她最后带着决心地说。“上帝知道这会引出什么样的事情来的；他是不可以轻易玩弄的；无论如何世界上最好的还是平静。”

她的心境的平静并不会动摇；可是她觉得很忧郁，有一阵子她还落了几滴眼泪，不过她不能说这是为了什么——决不是为了她受着侮辱。她并不觉得受了侮辱；她倒更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在各种骚乱的情感（如生命易逝之感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等）的影响下面，她勉强着自己走到某一点上去，勉强着自己向她后面望望，她看见了在后面还不是一个深渊。……却是空虚……或者丑恶。

十九

阿金左夫夫人的自制力虽然很强，而且她虽然素来不受任何成见的拘束，可是她走进餐厅吃午饭的时候，她还是觉得相当窘。不过这一顿饭也平平静静地过去了。波尔非利·卡拉东尼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了，讲了种种的故事；他是刚从城里回来的。在那些事中间，有一件是，“布尔达鲁”总督下令叫他的担任特别差使的属员们都要在靴上装好踢马刺，以便他随时差遣他们骑着马到各处去办紧急差使。阿尔卡狄一面低声同卡奇亚讲话，一面又敷衍地做出在听H郡主说话的神气。巴扎洛夫板起脸，固执地不做声。阿金左夫夫人看了他两次——却不是偷偷地看，她坦然地正眼望着他的脸，他的脸上带着怒容，脸色很难看，埋着眼睛，整个脸上都是那种轻蔑的、坚决的表情，她想道：“不……不……不。”晚饭后她伴同所有的人到花园里去，她看见巴扎洛夫，便向旁边走几步，停了下来。他走到她身边，可是仍还不抬起眼睛来，他粗声地说：“我应当对您道歉，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您一定在跟我生气。”

“不，我并不生您的气，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阿金左夫夫人答道，“可是我很难过。”

“那更糟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够罚了。我的处境，您一定会同意，是很愚蠢的。您写信给我说：‘为什么要走呢？’可是我不能住下去，也不想住下去。明天我便要走了。”

“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走吗？”

“不，我的意思不是这一句。”

“过去是无法挽回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这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因此，我必须走开。我只能想到一个使我能留在这儿的条件；可是那个条件永不会存在的。您恕我无礼，可是您并不爱我，您也永不会爱我吧，我想？”

巴扎洛夫的眼睛在他的黑眉毛下面闪动了一下。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并不回答他。“我害怕这个人，”这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掠过。

“那么，再见，”巴扎洛夫说，他好像猜到了她的思想似的，

过后他便走回屋子里去了。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慢慢地跟在他后面。她把卡奇亚唤到身边来，她挽着她的膀子。她直到天黑尽了都没有离开她。她不打牌，只是不断地笑着，可是这跟她的苍白、烦恼的脸色并不相称。阿尔卡狄非常惊奇，像所有年青人看人的样子望着她——那是说，他不断地问他自己，“那是什么意思？”巴扎洛夫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他仍还出来喝茶。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想对他讲几句亲切的话，可是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说起……

一件意外的事使她渡过了难关。一个管事进来禀报说，西特尼科夫到了。

这个年青的进步分子走进屋里来时的那种古怪的形状真是用言语所难形容的。虽然他有着一种厚脸皮的特性，打定了主意下乡来拜访一个他简直不熟，又没有邀请过他来的女人，只因为他打听到那两个有才干而又和他相熟的朋友住在她的家里；可是他还是连骨髓也颤抖起来了，他把事先背熟了的那些道歉和恭维的话全忘了，却喃喃地说出一些无聊的话，譬如说叶夫多克西亚·库克新娜叫他来向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问安啦，也问侯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啦，她又怎样常常对他称赞他们啦……说到这里他便支支吾吾地讲不下去，心里十分慌乱，他甚至坐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不过也没有人把他赶出去，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还把他介绍给她的姨母和妹子，因此他不久便恢复了镇静，居然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平凡的出现常常是人生中一件有益的事情；它能使过度的紧张得到松弛，它提醒它跟自信与自我牺牲的情感的关系，使那些情感得以清醒。西特尼科夫一来，一切都变为更沉闷了，更简单了；晚饭时大家也多吃了一些，并且比往常早睡了半点钟。

“我现在可以用你从前对我讲过的话来问你了，”阿尔卡狄上了床对着那个也在脱衣服的巴扎洛夫说，“你为什么这样忧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刚刚履行了什么神圣的义务吗？”

在这两个年青的朋友中间近来生出了一种假装的随便揶揄的举动，这常常是暗中不快或心里猜疑的一个确凿的信号。

“我明天到我父亲那儿去了，”巴扎洛夫说。

阿尔卡狄抬起身子，支在他的肘上。他一面觉得诧异，一面又不知为了什么觉得很高兴。“啊！”他说，“你是为了这个不快活吗？”

巴扎洛夫打了一个呵欠。“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你就要变老了。”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怎样呢？”阿尔卡狄追问道。

“什么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怎样？”

“我是说她放你走吗？”

“我又不是她花钱雇的人。”

阿尔卡狄沉思着，巴扎洛夫在床上躺下，脸向着墙壁。

在静默中过了几分钟。“叶夫金尼！”阿尔卡狄突然叫起来。

“唔？”

“我明天同你一块儿走。”

巴扎洛夫不答话。

“不过我是回家去，”阿尔卡狄继续说。“我们同路到禾罗夫斯基，在那儿你可以向费多特雇马。我倒想认识你家里的人，可是我又害怕对他们同你有些不便。你以后还到我们家里来是不是？”

“我的东西全在你家里，”巴扎洛夫说，他并不掉过头来。

“为什么他不问我怎么会要走，并且也像他那样地突然呢？”阿尔卡狄想道。“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走呢，他又为什么要走呢？”他又想下去。他对自己的问话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他心里却充满了苦痛的情感。他觉得要离开这种他已经过惯的生活，是很可惜的；可是他一个人单独留下来又未免有点古怪。“他们

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推论道，“那么他走后我还住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她会更讨厌我；我便连最后的机会也会失掉的。”他便想像起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来，过后另一个面颜却渐渐地把这个青年寡妇的美丽的容貌掩盖了。

“我也不忍离开卡奇亚！”阿尔卡狄轻轻地对他的枕头说，已经有一滴眼泪落在那上面了……忽然他把头发向后一甩，高声说道：

“西特尼科夫这傻瓜到这儿来干什么？”

巴扎洛夫起先在他的床上动了一下，然后说出下面的回答来：“兄弟，我看你还是一个傻瓜。我们少不了西特尼科夫这种人的。我——你懂吗？我用得着像他那种傻子。事实上天神不会干烧砖的事！”……

“哦，哦！”阿尔卡狄心里想道。于是一刹那间巴扎洛夫的无底深的傲慢自负都现露在他的眼前了。“那么你同我都是天神吗？至少你是一个天神；那么我是不是一个傻子呢？”

“不错，”巴扎洛夫说，“你还是一个傻子。”

第二天阿尔卡狄对阿金左夫夫人说他要同巴扎洛夫一块儿走的时候，她并不表示特殊的惊讶；她好像很疲倦，心里又有什么事情似的。卡奇亚只是默默地、庄重地望着他；H郡主却高兴得忍不住在围巾下面划起十字架来，这连他也看出来了。在另一方面西特尼科夫却是着实地惊惶起来了。他穿了一套簇新的时髦的衣服（这一次不是斯拉夫国民服了），刚刚走来吃中饭，昨天晚上那个被派来伺候他的人看见他带了那么多的新衣来惊奇得不得了，现在突然间他的朋友们要撇下他走了！他慢慢地走了几步，又转回来，就像一只野兔被赶到树林边上那样，于是他几乎很狼狈地、而且差不多要哭出来似地猝然对主人说他也要走了。阿金左夫夫人并不挽留他。

“我的那辆马车很舒服，”这个运气不好的年青人转身对阿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狄说：“您可以坐我的车一块儿走，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可以坐您的车，这样倒更方便些。”

“可是这并不在您的路上，而且到我那儿去路还很远呢！”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时间多着呢；并且我还有事情要到那方面去。”

“买酒吗？”阿尔卡狄十分轻侮地说。

可是西特尼科夫心里非常不痛快，他也不像平常那样地发笑了。“我给您保证，我的马车是特别舒服的，”他喃喃地说，“容得下我们三个人。”

“不要拒绝麦歇西特尼科夫的好意，叫他伤心吧，”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

阿尔卡狄看了她一眼，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

中饭后客人便动身了。阿金左夫夫人同巴扎洛夫告别的时候，她伸出手给他，并且说，“我们还要再见的，是吗？”

“听您吩咐吧，”巴扎洛夫答道。

“那么我们还要再见。”

阿尔卡狄第一个走下台阶；他进了西特尼科夫的马车。一个管事很恭敬地扶着他，可是他却觉得要杀死这个人他才满意，不然就是自己痛哭一场。巴扎洛夫坐在四轮马车里。他们到了禾罗夫斯基，阿尔卡狄等着驿站管理人费多特来换了马，便走到四轮车那边，带着平日的微笑对巴扎洛夫说：“叶夫金尼，带我去吧；我要到你那儿去。”

“进来吧，”巴扎洛夫从牙缝里说。

西特尼科夫正绕着他的马车车轮来回走着，轻快地吹着口哨，听见这几句话，只好张口凝视；阿尔卡狄冷冷地从车上拿下他的行李，坐在巴扎洛夫身边，向着他先前同车的友伴客气地鞠了一躬，叫道：“打马走！”四轮车滚动着，过了一会便看不见了。……西特尼科夫十分狼狈，望着他的车夫，车夫正在用鞭子

轻轻打着右边那匹马的尾巴玩。西特尼科夫跳进马车，对两个过路的农人咆哮道：“戴上帽子，你这些呆子！”便赶车往城里去，他到得很晚，第二天在库克新夫人的家中，他痛骂了这两个“讨厌的傲慢的村夫”。

在车里阿尔卡狄坐在巴扎洛夫的旁边，他热烈地握着巴扎洛夫的手，许久都不作声。巴扎洛夫对他的握手和沉默仿佛很了解，并且相当感动。他前一个晚上整夜没有睡，他有几天没有抽烟，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在他那顶戴到眉毛上的便帽下面，他的已经瘦了许多的脸面更显得阴沉、嶙峋了。

“喂，兄弟，”他终于开口说，“给我一根纸烟。你看看我的舌苔是不是黄的？”

“是，它是黄的。”

“唔……纸烟也没有味了。机器发生障碍了。”

“你近来实在有点改变了，”阿尔卡狄说。

“没有关系！以后就会好的。只有一件事麻烦——我母亲心肠太软了；倘使你不长得圆得像一根管子，一天吃十次东西，她就会焦急得不得了。我父亲倒没有毛病，他自己什么经验都有过。不，我抽不下去了，”他说着就把纸烟掷到大路上尘土中去了。

“你以为有二十五维爾斯特吗？”阿尔卡狄问道。

“二十五维爾斯特。你问这位贤人吧？”他指着坐在车座上的那个农人说，那是费多特雇用的工人。

可是贤人答道，“谁能够知道呢？这一带的路又没有量过，”他又继续去骂那匹辕马“拿脑袋踢人”，这就是说，埋着头摇晃。

“不错，不错，”巴扎洛夫开始说，“这对你是一个教训，年青朋友，一个很有意思的榜样。上帝知道，这是多么无聊！每个人都吊在一根线上，在他的脚下随时都会裂开一个深渊，可是他仍还应当往前走，给自己制造出种种的烦恼，毁坏他的生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在指什么？”阿尔卡狄问过。

“我并不指什么；我是直接了当地说我们两个都做了傻瓜。再讲它又有什么用？不过我在医院里实习时候看到，一个人恼恨他自己的病，——那么他一定会战胜这病的。”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阿尔卡狄说；我倒觉得你并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地方。

“既然你不大明白我的意思；那么让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宁可在大路上打开石头，就是一根小指尖也不要给一个女人来管住。那都是……”巴扎洛夫正要说出他爱用的那个字眼“浪漫主义”，但又制止了自己，另外说：“废话。你现在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你我跟女人交际过了，我们觉得这种交际是很愉快的；可是人脱离了这种交际，就像在大热天里浸进冷水里面去一样。一个男人没有工夫去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一句西班牙俗话说过一个男人不应当乖乖地听话。喂，你这个贤人，”他又转头向那个坐在车座上的农人说，“我想你有个老婆吧？”

那农人掉过他的扁平有烂眼的脸来望着这两个朋友。

“老婆？是的。每个人都有个老婆。”

“你打她吗？”

“我的老婆？这种事情是有的。无缘无故我并不打她。”

“很好。唔、那么她打你吗？”

那农人拉了拉缰绳。“老爷，您讲得多么古怪。你真喜欢开玩笑。”……他显然有点不高兴了。

“你听见吧，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可是我们挨了一顿打了……这便是做个受了教育的人的下场。”

阿尔卡狄勉强笑了笑，巴扎洛夫转过脸去，以后在路上他就没有再说一句话。

二十五维尔斯特的路在阿尔卡狄看来仿佛有五十维尔斯特那样地远。可是后来终于在一个高高的斜坡上现出了巴扎洛夫的父

母居住的小村庄。在村庄旁边，在一片年青的赤杨树林里看得见一所茅草作顶的小小房屋。两个农人戴着帽子立在第一间房屋的门前对骂。“你是一口大猪，”一个骂道，“比一口小猪还坏。”

“你的老婆是个女巫，”另一个还骂道。

“从他们这种无拘束的举动看来，”巴扎洛夫对阿尔卡狄说，“从他们讲话的开玩笑态度看来，你就可以猜到我父亲的农人并没有受着多少压迫了。啊，他本人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面了。他们一定听到了车铃声。这是他；这是他——我认得他那样子。唉，唉，他头发这样花白了，可怜的人！”

二十

巴扎洛夫探身到车外去，阿尔卡狄便从他这朋友的背后伸出头望外面，看见了在那小小庄宅门前景阶上站着一个瘦长的人，他有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个瘦削的鹰鼻子，身上穿着一件旧军服，没有扣上纽扣。他正排开脚站在那里，口里抽着一根长烟斗，两只眼睛被阳光照得不停地颤动着。

马停住了。

“你到底来了，”巴扎洛夫的父亲说，他仍还在抽烟，可是烟斗在他的手指间微微跳舞起来了。“呵，下车来；下车来；让我来抱抱你。”

他拥抱起他的儿子来了。“……叶纽夏，叶纽夏，”一个颤抖的女人的声音叫着。门打开了，门口出现着一个肥壮矮小的老妇人，头上戴着一顶白帽，身上穿了一件条纹布的短衫。她抽咽着蹒跚着，倘使巴扎洛夫不把她搀扶住，她就会跌倒了。她的肥圆的小手马上绕着他的颈项，她的头紧紧靠在他的胸上，这时一点声息也没有；唯一的声息，就是她的断断续续的抽泣。

老巴扎洛夫重重地呼吸着，眼睛闪得比先前更厉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呵，够了，够了，阿里霞！停住吧，”他说，一面同那个静静地坐在车里的阿尔卡狄交换了一瞥眼光，连那个坐在车座上的农人也把头掉开了。“这简直是用不着的，请停住吧。”

“啊，瓦西里·伊凡尼奇，”这个老妇人讷讷地说，“我多少年没有看见我的宝贝，我的爱儿，叶纽夏了，”……她还不放开手，只是抬起她的满是皱纹的脸，这脸被泪水润湿了，上面露出慈爱的表情，她稍稍离开巴扎洛夫，用喜悦的又带点滑稽的眼光把他望了一会，过后她又扑过去将他的项颈搂着了。

“呵，是啊，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瓦西里·伊凡尼奇解释说，“不过我们还是进里面去好些。还有一位客人同叶夫金尼一块儿来呢。请您原谅，”他掉转身子把脚往后移动一下，向阿尔卡狄行一个礼说，“你明白一个女人的弱点；并且，啊，一个母亲的心……”

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搐动，他的胡须也在颤抖……可是他显然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勉强做出差不多冷淡的样子来。阿尔卡狄也对他行了礼。

“真的，我们进去吧，妈妈，”巴扎洛夫说，他把这个衰老女人搀扶进去了。他让她坐在一张圈手椅上，又匆匆忙忙地同他父亲拥抱了一下，还把阿尔卡狄介绍给他父亲。

“我很欣幸能同你认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不过请您包涵点；我们家里什么都简陋得很，就像在兵营里那样。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请你安静点；怎么这样柔弱！我们这位客人会看轻你了。”

“少爷，”这位老太太含泪地说“您的大名同您父亲的大名我们还没有请教……”

“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瓦西里·伊凡尼奇恭敬地低声对她说。

“请您原谅我这样一个傻老婆子，”这个老女人擤一擤鼻涕，

把头向右边一埋，又向左边一埋，小心地擦干了两只眼睛。“请您原谅我。您知道我还以为我今生不会活着看见的我的爱……爱……儿了。”

“现在我们不是活着看见他了吗，太太，”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达纽席加，”一个十三岁的光腿小女孩穿着一件鲜红的棉布衣衫，正胆怯地在门外探头张望，他便转身唤她道，“给你太太倒杯水来——放在盘子上端来，听见没有？——还有你们两位先生，”他带一种旧式的诙谐腔调说，“请你们两位到一个退伍老兵的书房里去坐坐吧。”

“让我再抱你一回，叶纽夏，”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呻吟道。巴扎洛夫俯下身子去就她。“啊，你长成一个多么漂亮的少年了！”

“呵，我倒不知道他漂亮不漂亮，”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可是他是一个成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屋门非’（法语 *homms fait*（成人）的误读——译者。）了。现在我盼望，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你已经满足了你做母亲的心，你该去设法满足我们两位贵客的肚皮吧，因为，你知道，连夜莺也不能够靠童话充饥的。”

老妇人从椅子上站起来。“马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桌子就会摆好的。我要亲自跑到厨房里去，叫人把沙莫瓦尔送进来，什么东西都会预备好，什么东西。呵，我已经三年没有看见他，没有给他弄过饮食了；这不是容易的事啊！”

“好啦，好妈妈，留神快点弄吧；不要给我丢脸了；你们两位先生，请跟我来吧。呵，狄莫费以奇来给你请安了，叶夫金尼。他，我敢说，那老狗也很高兴的。喂，老狗，你高兴吗？请跟着我走吧。”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的拖鞋一路上踢哒踢哒地响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房屋全部只有六间小屋子。里面有一间，就是他现在领我们的朋友进去的那一间，是称作书房的。一张粗脚桌子，上面放满了被陈年的灰尘弄脏了看来好像是烟熏黑了的纸张文件，它就把两个窗户中间的地位填满了；墙壁上挂着几支土耳其枪，几根马鞭，一把指挥刀，两幅地图，几幅解剖图，一幅和夫南的肖像，一个黑框子里嵌着的一张用头发编的花字，一张配着玻璃镜框的文凭；一张皮沙发已经破烂，到处露了洞，正放在两只赤杨木碗柜中间的空地方；架子上凌乱地放满了书籍，盒子，雀鸟标本，罐子，玻璃瓶；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座坏了的直流电池。

“我已经警告过您，亲爱的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瓦西里·伊凡尼奇说，“我们过的仿佛就是兵营的生活。”

“得啦，不要说了，有什么可道歉的地方呢？”巴扎洛夫打岔道。“基尔沙诺夫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克里萨斯，你又没有膳司。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他安顿在那儿？”

“不错，叶夫金尼；那个小小的耳房里有一间漂亮的屋子；他住在那儿一定舒适。”

“那么，你修了一排耳房了？”

“啊，就是洗澡房那儿，”狄莫费以奇插嘴道。

“我是说洗澡房旁边那一间，”瓦西里·伊凡尼奇连忙解释道。“现在是夏天了……我马上就到那儿去布置；狄莫费以奇，你把他们的行李搬进来吧。你，叶夫金尼，我把书房让给你住。Sum Cuique（拉丁语：各得其所。）”

“你看见他了！一个多么有趣的老头儿，他脾气真好，”巴扎洛夫等瓦西里·伊凡尼奇走出去了，即刻对阿尔卡狄说。“他恰恰跟你父亲一样，是个古怪的人，不过是另外一种。他讲话太多。”

“你母亲真是太好了，”阿尔卡狄说。

“不错，她是个实心的女人。你等着她给我们弄一顿什么样

的午饭出来吧。”

“他们没有料到您今天回来，少爷；他们并没有买牛肉，”狄莫费以奇说，这时他正拖了巴扎洛夫的箱子进来。

“没有牛肉我们也会吃得很好。没有也就罢了。俗话说得好：贫穷不是罪恶。”

“你父亲有多少农奴？”阿尔卡狄突然问道。

“这田产不是他的，是我母亲的；我记得，有十五个农奴吧。”

“一共二十二个，”狄莫费以奇带着不愉快的神情说。

拖鞋拍地的声音又听得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了回来。“再过几分钟，您的屋子便可以接待您了。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想没有讲错吧？这是伺候您的人，”他说，一面用手指着那个同他一起进屋来的短头发小孩，这个小孩身上穿了一件两肘破烂的蓝色长衫，脚上穿着一双不是他自己的皮靴。“他名叫费特加。啊，即使我儿子叫我不要说，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请您包涵点，他做不了什么事。不过他还知道怎样装烟斗。自然您抽烟吧？”

“我平常抽雪茄烟，”阿尔卡狄答道。

“那是很有道理的。我自己也喜欢抽雪茄。可是在这种偏僻地方，雪茄烟很不容易得到。”

“得啦，不要再抱歉了，”巴扎洛夫又打断了他的话。“你还不如坐在这儿沙发上，让我们来好好看你一下。”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笑着就坐下来。他的面貌很像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前额较低较窄，他的嘴稍微阔了一点，他老是在动，时而耸耸肩膀，好像他的衣服紧一点，使他的膈肢窝不舒服似的，时而闪闪眼睛，时而咳嗽，时而做做手势；可是他的儿子的特征便是一种淡漠的平静。

“抱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再念了一遍。“叶夫金尼，你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以为我想打动，就这么说吧，我们客人的同情心，才来形容我们是住在怎样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一个有思想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至少我竭力不叫自己生锈，就这么说吧，不叫自己落伍。”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从他的袋里掏出一方黄色丝手帕来，这是他走到阿尔卡狄的屋子去时顺便拿来的，他挥动着手帕，一面继续说：“我这话并不是指着，譬如说，下面一件事实说的，那事实是我牺牲了不小的利益，对我的农人实行纳租制度，我只拿一半的收益就把我的田地给了他们。我认为那是我的责任；我的常识也赞成我这样做，虽然别的地主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我现在是指着科学、文化来说的。”

“不错；我看见你这儿有一本一八五五年的《健康之友》，”巴扎洛夫说。

“这是一个老朋友讲交情送给我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不过我们还知道一点骨相学，”他又说。这话大半还是对阿尔卡狄说的，他一面指着碗橱上面那个画得有记着号数的小方格的石膏人头，“就是兴奈因同拉德马黑尔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这省的人还相信拉德马黑尔呢？”巴扎洛夫问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咳一声嗽。“在这省里……自然，先生们，你们知道得挺清楚；我们怎么能够赶上你们呢？现在该你们来代替我们的位置了。在我那时候有一种病原体液论派霍夫曼，还有布朗同他的活力论，——我们觉得他们很可笑，可是在某个时期他们自然也享过大名来的。现在你们看来又有一个什么人来代替拉德马黑尔了；你们崇拜他，可是再过三十年他又会被别人嘲笑了。”

“我就对你说，省得你心里不舒服，”巴扎洛夫说，“现在我们根本就看不起医学，我们对什么人都不崇拜。”

“那是怎么一回事？呵，你不是要做一个医生吗，是不是？”

“不错，可是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中指插进烟斗里去，那里面还有一些余烬。“好吧，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我不跟你辩论，我是什么呢？一个退休的军医，渥拿都；现在命运派定我来做田上的事情。”他又转头对阿尔卡狄说：“我在您祖父手下做过事情。是的，我当年也见过不少世面。我进过各种社会，接触过各种人物！我本人，现在站在您面前的这个人，也曾经给威特更席太因亲王和朱可夫斯基（俄国将军；瓦西里·朱可夫斯基）看过脉的！他们参加过十四日的南军的，您明白吧，”（说到这里他带着特别意味地皱起他的嘴唇来。）“唉，唉，可是我的事情是另一方面的；只要捏住你的刺络针就成了，别的事情让它去吧。您祖父是一个极可尊敬的人，一个真正的军人。”“你老实说吧，他倒是个愚蠢的家伙，”巴扎洛夫懒懒地说。“啊，叶夫金尼，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想一想……诚然基尔沙诺夫将军不是一个……”“得啦，不要提他了，”巴扎洛夫打岔道，“我坐车来时看见你那赤杨林子倒很高兴；它长得很漂亮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马上高兴起来：“你得看看我现在有着怎样的一个小花园了！每棵树都是我亲手栽的。我有着果子，覆盆子和各种各类的药草。不管你们年青先生们怎样聪明，可是老巴拉塞尔赛司说出了神圣的真理：*in herbis, verbis et lapidibus*（拉丁文：在药草，言语和石头里面）。你知道，自然，我已经不行医了，可是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我还得重理旧业。他们来请教，我不能把他们赶走。有时贫苦的人跑来找我帮忙。这儿也实在没有一个医生。这儿有一个邻居，一个退伍的少校，想不到他也在给人看病。我问过：‘他学过医没有？’他们告诉我：‘不，他没有学过；他行医多半是为了行善。’哈！哈！哈！为了行善！你觉得怎样？哈！哈！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特加，给我装一个烟斗来！”巴扎洛夫粗鲁地说。

“这儿还有一个医生，他去看一个病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带着一种扫兴的表情说下去，“那时病人已经 *ad patres*（拉丁语：到祖先那儿）去了；佣人不等医生讲话，便告诉他：‘现在用不着您了。’他没有料到这一层，慌张起来，就问道：‘唔，你主人临死前打呃没有？’‘打的’。‘打得厉害吗？’‘厉害。’‘啊，好了，那就行了，’他便转身回去了。哈！哈！哈！”

只有这老人一个人在笑；阿尔卡狄勉强露出笑容。巴扎洛夫只伸了伸懒腰。谈话就这样地继续了一点钟；阿尔卡狄还有时间到他屋子里去一趟，那屋子原来是洗澡房的外房，不过却是很舒适很整洁的。最后达纽霞进来通知午饭已经预备好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第一个起身：“来吧，先生们。要是我使你们厌烦了，还是请你们大量点，饶恕我吧。我相信我那位贤妻会使你们满意的。”

午饭虽是匆匆备办的，却很可口，并且很丰富；只是酒不大好；这是一种差不多黑色的西班牙葡萄酒，有一点铜质和树脂的味道，还是狄莫费以奇从一家有名的铺子里买回来的；还有苍蝇也非常讨厌。平日有一个农奴小孩拿着一大枝绿树枝在旁边赶苍蝇；这一回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因为害怕年青人批评，便把他打发走了。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已经换好了衣服；她戴着一顶有丝带的高帽，披着一一条淡青色带花的肩巾。她看见她的叶纽夏，忍不住又哭起来，可是这一次却用不着她丈夫来劝她；她自己连忙揩干了眼泪，因为她害怕把她的肩巾弄脏了。只有这两位年青人在吃东西；这家的主人和主妇早已吃过午饭了。费特加在伺候开饭，他因为是第一次穿靴子，显然觉得很不舒服：还有一个男人相貌的独眼妇人在旁边给他帮忙，她名叫安非苏席加，平日兼做着管家、养鸡、洗衣的职务。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就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脸上带了非常快乐、十分

幸福的表情，谈论着因拿破仑的政策和意大利问题的复杂二者所引起的严重的焦虑。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完全不去注意阿尔卡狄。她也不劝他多吃；她把她的圆脸（她的丰满的樱桃色嘴唇，她的脸颊上和眉毛上的小黑痣使她的脸显得更朴实、更和善）支在她的捏紧的小拳头上面，她的眼睛始终不离开她的儿子，并且不断地在叹气；她实在满心想知道他这次回来要住多少时候，可是她又害怕问他。

“要是他说只住两天又怎么办呢？”她想到，她的心便沉下去了。烤肉端上桌子以后，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不见了。过了片刻，他拿着半瓶开了塞子的香槟酒回来。“看，”他叫道，“我们虽然住在乡僻的地方，可是遇到喜庆事，我们也有点东西来助兴呢！”他斟满了三大杯，和一小杯，提议祝“我们的两位贵客”的健康，便依照军人规矩把酒一口喝光了；他还勉强阿里娜喝完她的一小杯酒。蜜饯端来的时候，阿尔卡狄虽然不能吃甜的东西，她觉得他应当把那四种新做好的蜜饯逐一尝一点，尤其是他看见巴扎洛夫一点也不吃就马上抽起纸烟来。然后茶同着乳酪，牛油，脆饼干来了；吃过了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领他们到花园里去领略黄昏的美景。他们走过一条园中长凳时他轻轻地对阿尔卡狄说：

“我爱在这个地方对着落日冥想；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隐士倒适宜。那儿，再远一点的地方我栽了几棵贺拉西喜欢的树。”

“什么树？”巴扎洛夫在旁边听见了便问。

“呵……荆球花。”

巴扎洛夫打起呵欠来。

“我想现在是我们的旅客进莫尔非斯的怀里的时候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那是说，到了上床的时候了，”巴扎洛夫插嘴说。“那倒不错。的确是时候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跟他的母亲道晚安的时候，他吻她的前额，她却拥抱他，又偷偷地在他背后给他祝福了三次。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阿尔卡狄领到他的屋子里，并且祝望他“睡得好像我在您那幸福的年岁时一样。”阿尔卡狄在他那间洗澡房的外房的确睡得非常好；屋里有一股薄荷味道；两只蟋蟀在灶后争着催人人睡地鸣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阿尔卡狄的屋子又到他的书房里去，他坐在沙发上他儿子的脚边，他想同他儿子谈一会；可是巴扎洛夫说自己很瞌睡，马上把他打发走了，事实上巴扎洛夫直到天明才睡熟。他睁大了眼睛怨恨地注视着黑暗；儿时的回忆在他心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并且他还不能够摆脱他最近那苦痛的情绪的影响。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起先祷告到她自己心满意足了，过后又同安非苏席加谈了许久的话，安非苏席加呆呆地站在她主人面前，用她那只独眼死死地盯着她，鬼鬼祟祟地低声诉说她对于叶夫金尼·瓦西里叶维奇的一切观察和揣测。老太太的脑子已经被快乐、酒和烟草气味等等弄昏了：她的丈夫还想跟她谈话，可是他只好摇摇手扫兴地打住了。

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是一个纯粹的旧式俄国大家妇女；她应当早生两百年，生在旧莫斯科的时代。她是很虔信，并且易感动的，她相信各种的算命，符咒，梦和预兆；她相信疯子的预言，相信家神，相信树神，相信不吉的遇合，相信凶眼，相信流行的丹方，她吃圣星期四那天特别预备的盐，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目前；她相信要是复活节晚祷的烛光不灭，荞麦的收成一定好；她又相信要是被人眼看过了，蕈子便不会生长；她相信魔鬼喜欢有水的地方；她相信每个犹太人胸上都有一块血印；她害怕老鼠，害怕蛇，害怕青蛙，害怕麻雀，害怕水蛭，害怕雷，害怕冷水，害怕穿堂风，害怕马，害怕羊，害怕红头发的人，害怕黑猫，她把蟋蟀和狗当做不干净的畜牲；她从来不吃小牛肉、鸽子、螃蟹、乳酪、龙须菜、西洋野菜、野兔，她不爱吃西瓜，因

为切开的西瓜使她想起了施洗礼的约翰的头，她讲起了牡蛎就要打颤；她喜欢吃东西——可是严格遵守断食节的规定；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她睡去了十小时，可是要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有一点头痛，她也就整夜不睡；除了“亚历克西，或林中小屋”外，她从没有读过一本书；她一年写一封，最多写两封信，可是她处理家务，做蜜饯，做果酱却弄得非常好，虽然她自己的手从来也不粘一下，而且她往往一坐下来就不愿意再移动了。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心肠很好，并且在她的范围内也绝不是愚蠢的。她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种是主人，他们的职责是指挥别人，另一种是寻常老百姓，他们的职责是服从——因此她并不反对卑屈和跪拜的事情；可是她对待在她底下的人却很仁善、温和，她从不让一个乞丐空手回去，虽然她很爱讲闲话，却从来没有讲过谁一句坏话。她年青时很漂亮，会弹翼琴，还讲几句法国话；可是自从她并不情愿地勉强同她丈夫结了婚，跟他一起漂游了许多年以后，她的身子长胖了，也忘记了音乐和法文。她很爱她的儿子，也很怕他；她把她的田产完全交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去管理——她自己现在一点也不过问；只要她的年老的丈夫同她谈起种种就要实现的改革与他自己的计划，她马上就会吓得把眉毛皱得高高的，摇着她的手帕，唉声叹气起来。她多忧善虑，总是觉得会有什么大难发生，要是她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情，就会马上痛哭……这样的女人现今是不常见的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为这事情欢喜。

二十一

阿尔卡狄早晨起来，打开窗，他最先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个老年人穿着一件东方式的长袍，腰间束着一方手帕，正在勤劳地挖他的园里的土。他看见了她的年青的客人，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身子倚在锄头上，嚷起来：“您健康！您睡得好吗？”

“非常好，”阿尔卡狄答道。

“您看我在这儿像新新的纳图那样地挖地种晚罗葡呢。现在时候来了——感谢上帝——人人都应当用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生活了；靠别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总应该自己劳动才成。让·雅克·卢骚毕竟是对的。要是在半点钟以前，我的年青的先生，您便会看见我在干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了。一个乡下妇人来抱怨她肚子泻——那是他们的讲法，可是在我们却叫做赤痢——我……我要怎么说才好呢？我给她服鸦片；我又给另一个妇人拔了一颗牙齿。我劝她上麻药……她却不肯。我干这些事都是 *gratis*（免费的）——安那马足尔。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您知道我是一个平民，*homo novus*（拉丁语：新人），我不是旧家出身，像我妻子那样。……你要不要在喝茶以前到这儿荫凉处来，呼吸点早晨的新鲜空气？”

阿尔卡狄便出去到了他身边。

“欢迎，欢迎，”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把手举起到头上那顶油腻的无边小帽旁边，行了一个军礼。“我知道，您过惯了阔的快乐的的日子，不过便是当代伟人也不至于不高兴在茅屋里住上几天的。”

“呵哟，”阿尔卡狄抗议道：“好像我也是一个当代伟人似的！我也没有过惯阔日子。”

“请原谅，请原谅，”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客气地笑了笑答理。“虽然我现在是不中用了，可是我也曾见识过世面的——我看见一只鸟在飞，便可以叫出它的名字。我多少也算得上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观相家。让我大胆地说一句，要是我没有那种本领，我早就弄得没有办法了；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不会有有什么机会的。我不客气地对您说，我看见您跟我儿子的交情，我万分高兴。我刚才看见他了；他跟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

他这种习惯的——到附近散步去了。请许我问一句——您跟我儿子认识很久吗？”

“从去年冬天起的。”

“哦。请许我再问一句，——我们坐下来谈谈不更好吗？请许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直爽地问您一句，您觉得我的叶夫金尼怎样？”

“您的儿子是我所见过的挺了不起的人里面的一个，”阿尔卡狄起劲地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两眼突然睁得很圆；两颊略略发红。锄头从手里落了下来。

“那么您盼望……”他开始说。

“我相信，”阿尔卡狄打岔道，“您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会给您的大名也添上光荣。我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时候，就是这样断定的。”

“那……那是怎样的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费力地慢慢说道。一个得意的笑容使他的阔嘴张开了，那笑容仍还留在他的唇边。

“您要不要我告诉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要的……并且大概的……”

阿尔卡狄便讲起他的故事来，他这次谈着巴扎洛夫的事还比在他跟阿金左夫夫人同跳玛朱尔加舞的那个晚上谈得更起劲，更热诚。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他眨眨眼，又把他的手帕放在两只手里搓成一个球，又咳嗽，又搔搔头发，叫它们坚立起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俯下头去，在阿尔卡狄的肩上吻了一下。“您使我快乐极了，”他说，笑容始终没有消散。“我应当告诉您，我……崇拜我的儿子；我的老妻不用提了——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儿子是怎样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情，因为他不喜欢这样。无论何种方式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对；许多人为了他这种个性坚强，便不满意他，骂他骄傲无情，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用寻常的标准来判断的，不是吗？随便举个例子说，别的许多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做他父母的累赘；可是他，您相信吗？从生下来那天起他绝没有多拿过一个不该用的戈贝克，这是上帝可以作证的。”

“他是一个廉洁诚实的人，”阿尔卡狄说。

“真的是这样；他是廉洁的。我不但崇拜他，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还拿他自豪，我的最大的野心便是有一天他的传记里会写上这样几行：‘一个寻常的军医的儿子，不过这父亲能够很早就看出他的伟大，并且用了全力来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讲不下去了。

阿尔卡狄捏了捏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了片刻又问道，“您预料他会成名是说在医学界里面吗？”

“自然，不在医学界里，不过就是在那方面他也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

“那么在哪一方面呢，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

“现在很难说，不过他一定会成名的。”

“他一定会成名的！”老人跟着念了一遍，他沉浸在幻想里去了。

“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叫我来请你们进去喝茶，”安非苏席加走来说，手里端着一大盆熟的覆盆子。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吃了一惊。“有没有凉的奶油来拌覆盆子？”

“有的。”

“记住，要冷的！不要客气呢，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再拿一点。怎么叶夫金尼还不来呢？”

“我在这儿，”巴扎洛夫的声音从阿尔卡狄的屋子里送了出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转过身去。“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得太晚了，*amice*（拉丁语：朋友）。我同他已经谈了好久了。现在我们得进去喝茶去，母亲在叫我们。呵，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是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个农人；他在害着 *icterus*（黄疸症）……”

“是说黄疸病吗？”

“是的，一种慢性的顽强的 *icterus*。我给他开了龙胆草同小连翘，叫他吃红罗葡，又给他苏打；可是这些都只是缓和的治法；我们还想给他再用点更有效的药。你虽然看不起医学，不过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给我一点切实的意见。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先进去喝茶。”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从花园的凳上快地跳起来，口里哼着“罗伯尔特”里面的句子：

“规则，规则让我们自己来定，活着，活着是为了快乐。”

“好大的活力！巴扎洛夫说着，便离开了窗口。”

在中午时候。隐在整片浅白色薄云后面的太阳是炙热的。万物都静止了；除了公鸡在村中气愤地对啼，使得听见的人都发生一种强烈的疲倦烦闷的感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顶上，有一只小鹰高高地在那里连声悲叫。阿尔卡狄同巴扎洛夫躺在一个小小草墩的荫处，身子底下垫了两大抱草，这虽是干了的草，并且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它们仍还带着绿色，仍还有着香味。

“那棵柳树，”巴扎洛夫开始说，“使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它长在土坑的边上，那里原先是烧砖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坚决地相信土坑同柳树有一种特殊的魔法力；我在它们旁边玩，从来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厌烦，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的不厌烦，正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唔，我现在长大了，魔法力也就消失了。”

“你在这儿一共住了多少时候？”阿尔卡狄问道。

“陆续住了两年；后来我们就去各处旅行。我们过着一种漫游的生活，大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移来移去。”

“这个宅子盖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盖的，——就是我母亲的父亲。”

“他是个什么人？”

“鬼知道。大约是个少校吧。他在苏瓦洛夫手下干过事，以后老是讲他那些跨过阿尔普斯山的故事——说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们客厅里挂了一幅苏瓦洛夫的像。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可爱的小宅子；又暖和，又古雅；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灯油同三叶菜的气味，”巴扎洛夫打个呵欠说。“这些可爱的小宅子里的苍蝇……呸！”

“告诉我，”阿尔卡狄停了一下又说，“你小时候他们管束得严不严？”

“你看得见我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不是一种厉害的人。”

“你爱他们吗，叶夫金尼？”

“爱的，阿尔卡狄。”

“他们多爱你啊！”

巴扎洛夫静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后来突然问道，两只手托着他的后脑。

“不知道。你想什么？”

“我在想：在我父母那方面生活倒是很幸福的。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到处跑来跑去，谈着‘缓和’的治法，给人治病，对农人非常厚道——实际上他过的是欢乐的日子；我母亲也是幸福的；各种各类的事务就把她的日子占尽了，她一天叹息

着，呻吟着，她连想到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所占的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较起来是多少渺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较起来，又是多少短促。……在这个原子中，这个数字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不是可厌吗！这不是无聊吗！”

“让我来说一句，你这番话可以应用在一般的人身上。”

“你说得对，”巴扎洛夫打岔道。“我正要讲他们——我是指我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觉得厌倦同愤怒。”

“愤怒？为什么愤怒？”

“为什么？你怎么能问为什么？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什么都记得，可是我仍还不承认你有愤怒的权利。你不幸福，我会承认，可是……”

“呸！那么你，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看得出，你对爱情的看法是跟一般时新的年青人一样了。你咯、咯、咯地唤着母鸡，可是母鸡走到你身边，你又跑开了。我不是这样的。可是我说得够了。那些没有办法的事，说起来是很可羞的。”他翻了一个身。“啊哈！这儿有一只勇敢的蚂蚁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带走她，兄弟，带走她！不要去管她怎样抵抗；你做一个动物就有摆脱怜悯心的特权——你尽量享用这个特权吧——不要像我们这些受着良心驱使的自毁的动物。”

“你不应该这样说，叶夫金尼！你什么时候毁过你自己来的？”

巴扎洛夫抬起头来。“这是唯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女人也不能够把我毁掉。亚门！现在是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了。关于那件事你不会听见我再讲一个字了。”

这两个朋友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不错，”巴扎洛夫又说，“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要是我们在远处从旁边来看看我们的‘父亲们’在这儿过的那种不死不活的生活，就不由得要想，还能够有比这更好的吗？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要不这样，你就会无聊极了。还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单单去责骂他们，也好。”

“一个人应该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它的每一刻时光都过得有意义，”阿尔卡狄带思索地断定道。

“谁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错误，也是甜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受得了。可是琐碎，琐碎，那却是受不了的。”

“只要一个人不承认琐碎，对他琐碎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刚才说的不过是把一句陈腐话颠倒过来罢了。”

“什么？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譬如说教育是有利的，这是陈腐话；可是要说教育是有利的，便是把陈腐话倒转过来了。它听起来好像更漂亮一点，其实也是二而一的。”

“那么真理是在——哪儿，在那一边呢？”

“哪儿？我像回声那样地回答你：哪儿？”

“你今天心境很悒郁，叶夫金尼。”

“真的？我想一定是太阳使我的脑子软弱了，也是覆盆子吃多了。”

“那么睡一下午觉倒不坏，”阿尔卡狄说。

“的确；只是你不要望我；每个人的睡相都是愚蠢的。”

“不过别人对你怎样想法，在你看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应该跟你讲什么好。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应当顾虑别人的；对一个真正的男人别人用不着去议论他，别人对他只

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这倒有趣！我不恨一个人，”阿尔卡狄想了一下便说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个心肠又软，感情又脆弱的家伙；你怎么能够恨一个人？……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么你呢，”阿尔卡狄打岔地说，“你以为自己了不起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重吗？”

巴扎洛夫不响了。“等到我遇着了一个能够跟我匹敌的人，”他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那么我再来改变我对我自己的意见。不错，恨。例如我们今天走过我们的总管费立卜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很精致、很干净的小屋——，你说要是连一个挺穷的农人也有着——一所这样的房屋时，俄国就会达到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都应当努力来实现这事情。……我却特别恨这个挺穷的农人，不管他名叫费立卜，或者西多尔，我应该准备拼命为他出力，他也不对我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不错，就算他住在一所干净的房屋里面，我却满身长起刺来——我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闭嘴吧，叶夫金尼……倘使有人听见了你今天讲的话，他未免要跟那班骂我们没有原理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讲的话就跟你伯父讲的一样。一般的原理是不存在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只有感觉。万事万物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

“就这样的。例如我对一切都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还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照那样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喜欢苹果——也都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话不是每个人都对你说的，而且事实上我下次也不会对你再讲这样的话了。”

“什么？那么诚实也是一种感觉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到是这样想的。”

“叶夫金尼！”阿尔卡狄带着沮丧的声音说。……

“啊？什么？这话不合你的口胃吗？”巴扎洛夫打岔说。“不，兄弟。倘使你下了决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割下，就不该爱惜你自己的两腿。可是我们也谈够玄学了。普式庚说得好：‘大自然呼吸着睡眠的静寂。’”

“他从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阿尔卡狄抗议道。

“好吧，倘使他没有说过，他既然是一个诗人很可以说——而且也应当说这句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军人。”

“普式庚从没有做过军人。”

“怎么，在他每一页书上都是；‘战斗去，战斗去，为了俄罗斯的光荣！’”

“啊，看你在乱编些什么！我要说这，实在是毁谤了。”

“毁谤？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倒想拿这话来吓唬我！倘使你要拿什么罪名加到一个人的头上，你得先相信他实际上比这还要坏二十倍才成。”

“我们还是睡一会儿觉吧，”阿尔卡狄带了烦恼的调子说。

“我再高兴没有了，”巴扎洛夫答道。可是他们都睡不着。两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差不多到了仇视的情感。过了五分钟，他们张开眼睛，默默地对望了一下。

“看，”阿尔卡狄突然嚷道，“一片枯的枫叶飘下了，它正向地上落下来；它飘着就跟一只蝴蝶在翻飞一样。这不是奇怪吗？凄凉同死亡——却仿佛是欢乐同生命似的。”

“呵，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巴扎洛夫叫道，“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谈风雅的话。”

“我尽我的力量把话讲得好。……我说，你这是完完全全的专制了。我脑子里起了一个思想，我为什么不该把它讲出来呢？”

“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该讲出我的思想呢？我觉得那种

风雅的话是实在不好听。”

“那么什么话好听呢？辱骂吗？”

“哈！哈！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后尘呢。要是那个可敬的笨蛋听见了你的话，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

“你把帕威尔·彼得诺维奇叫做什么？”

“我叫得非常恰当，他是一个笨蛋。”

“可是那叫人太难堪了！”阿尔卡狄嚷起来。

“啊哈！家族的情感在讲话了，”巴扎洛夫冷冷地说。“我早看出来这种情感深入人心极难摆脱。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见；可是要他承认他那个偷手帕的弟兄（这是随便举例说的）是一个小贼，——在他便难办到了。一个人要是想起来：我的弟兄，我的——又不是天才……这思想是谁也咽不下去的。”

“这是单纯的公平的观念在我心里说话，一点也不是家族的情感，”阿尔卡狄热情地回答道。“不过既然你不了解那种观念，既然你没有那种感觉，你就不能够来批评它。”

“换句话说，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只好在他面前低下头不再作声。”

“请你不要说了，叶夫金尼；我们后来会真的吵起来的。”

“啊，阿尔卡狄！给我一个恩典。我求你，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吵一次架。……”

“可是那么我们也许会弄到……”

“打架吗？”巴扎洛夫打岔地说。“好吧？这儿，在干草上面，在这种牧歌的环境里，离开世界和人们眼睛又远，那是不要紧的。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动手就会捏住你的咽喉的。”

巴扎洛夫伸开他那长长的残酷的手指……阿尔卡狄转过身子玩笑似地做出抵御的姿势。……可是他朋友的面容在他眼里显得非常凶恶——在他那使他嘴唇歪扭的笑容里，在他那发光的眼睛里有着一一种极可怖的恫吓的表情，他本能地觉得害怕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原来你们跑到这地方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声音在这时候说，这个老军医在年青人的面前出现了，他穿着一件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短衣，头上戴着一顶也是自己家里做的草帽。“我到处找你们。……呵，你们倒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干得也很好，躺在‘地上，仰望天空。’你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吗？”

“我除了要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天空，”巴扎洛夫粗暴地说，过后他便转脸对阿尔卡狄轻轻说道：“可惜他打岔了我们。”

“唔，不要说了，”阿尔卡狄低声说，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可是友情也不是长久受得住这种打击的。

“我望着你们，我年青的朋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在这时说道，他一面摇摇头，两手一起按在一根他自己亲手制成的、头上雕的一个土耳其人头的略略弯曲的手杖上面，——“我望着你们，我就止不住我的羡慕。你们有这么多的力量，这样的青春和少壮，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才干！实在是一个加司托尔和坡拉克司。”

“走开吧——去研究你的神话学去！”巴扎洛夫说，他又向着阿尔卡狄：“你一听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拉丁语学者了！呵，我好像还记得你从前得过拉丁散文的银奖章——是不是？”

“狄渥司苦利，狄渥司苦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反复地说。

“啊，不要讲了，父亲；不要卖弄了。”

“偶尔来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说。“不过先生们，我并不是找着来恭维你们的；我是来第一告诉你们快开午饭了；第二我要预先通知你一声，叶夫金尼……你是一个明白人，你是通晓世事的，你知道女人的脾气，那么你会谅解的……你母亲因为你回到家来要唱一次赞美歌。你不要以为我来请你去参加谢恩式——现在已经完结了；可是亚历克赛神父……”

“村里的牧师吗？”

“是的，那个教士；他……要在我们这儿……吃饭……我并没有想到，我也不赞成……可是也不知道怎样弄出来的……他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唔，并且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不过他倒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明理的人。”

“我想他不会把我的一份午饭也吃掉吧？”巴扎洛夫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笑起来。“你怎么这样讲！”

“好啦，我就只问这一句。我不管同谁一桌吃饭都可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戴正他的帽子。“我开口之前就知道你并没有受着任何偏见的拘束。就如我，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了，我也没有偏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敢承认是他自己要做这谢恩式的，他对宗教的虔信不亚于他的妻子。“并且亚历克赛神父很想同你认识。你也会喜欢他的，你等一会儿看吧。他并不反对打牌，并且有时候——这话只有在我们中间说说……他还抽一袋烟呢。”

“好吧。我们吃过饭来打一圈威斯特我会好好地赢他一场。”

“嘿！嘿！嘿！我们看吧。我们等着看吧。”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手，”巴扎洛夫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青铜色脸颊上泛起一层局促的红晕。

“不好意思呵，叶夫金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的，我愿意在这位先生面前承认我年青时候有过这种嗜好，我为它也受够苦了！啊，天气真热！让我同你们坐一会儿。我想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啊，一点也不，”阿尔卡狄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叹一口气在干草堆里坐下来。“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现在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我从前在军队里的露营生活，战地病院就在一个像这儿草堆下面的地方，并且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也是很难得的了。”他又叹了一口气。“我一生有过许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多的经验。例如，要是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件贝萨拉比亚大瘟疫中的奇事。”

“就是为了那件事你得到伏拉得米尔十字章的吗？”巴扎洛夫插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把他挂在身上？”

“啊，我对你讲过我是没有偏见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喃喃地说，（他刚刚在前一个晚上把红丝带从衣服上面拆了下来的），接着他便讲起那件瘟疫的故事来。“呵，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叶夫金尼对阿尔卡狄轻轻地说，又好意地眨了眨眼。“叶夫金尼！起来，”他过后大声叫道。“我们去吃饭吧。”

亚历克赛神父相貌端正，身子肥壮，一头浓发梳得很光，他这件淡紫色绸法衣上束了一根绣花的腰带，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圆滑知趣的人。他连忙先伸出手给阿尔卡狄、巴扎洛夫两人，仿佛他预先知道他们并不要他祝福似的，他的举止大抵是没有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得罪别人；他听见学校里的拉丁语居然微微一笑，对他的主教他却极力回护；他喝了两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尔卡狄的一根雪茄，并不马上抽它，说是他要带回家去。他只有一件事叫人看了觉得不大痛快，那就是他时时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捉脸上的苍蝇，有几次竟然把它们压扁了。他坐在牌桌旁边对打牌的事并不表示十分高兴，结果他却从巴扎洛夫手里赢了两个半卢布的钞票；在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的家里，连银子的价值也是不会计算的……她照旧坐在她儿子身边（她是不打牌的），她照旧拿一只小拳头支着她的脸颊；她只有去叫人端一点新的果点上来时才站起身走开。她不敢去亲巴扎洛夫，他不给她一点勇气，他不让她去亲他；并且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劝过她不要太把他“麻烦”了。“年青人不喜欢那种事情，”他对她说。（这里用不着说那天的午饭是多么丰富；大清早狄莫费以奇就亲自赶车去买牛肉，总管到另一个地方去买比目

鱼、鲈鱼、龙虾；单是蕈子一样就给了那个乡下女人四十二个戈贝克)；可是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巴扎洛夫，她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与慈祥：那里面还有悲伤，也渗进得有惧怕与好奇心；那里面还可以看出一种谦卑的埋怨来。

可是巴扎洛夫却无心去分析他母亲眼里的那一种表情；他很少掉过路去同她谈话，不过偶尔问她一两句简短的话罢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一换“运气”；她就温柔地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好吧，”她等了一会，问道，“究竟有没有用处？”

“运气更坏了，”他随便一笑答道。

“他打牌太粗心了，”亚历克赛神父好像表示怜悯似地说，他一面抚摸着他的胡子。

“拿破仑的方法，好神父，拿破仑的方法，”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他打出了一张“爱司”来。

“可是它把拿破仑送到圣海伦那去了”亚历克赛神父说，他拿出将牌来把“爱司”吃进去了。

“你要不要喝一点葡萄水，叶尼谢席加？”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问道。

巴扎洛夫只是耸了耸肩。

“不成！”第二天巴扎洛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厌烦了；我想工作，可是在这儿是无法工作的。我想再到你那儿去；我的仪器也都留在那儿。在你们家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在这儿虽然我父亲老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书房听凭你使用——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一码远。我又不好意思赶他走开把自己关起来。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就听见她在隔壁不停地叹息，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没有话对她说。”

“她一定会很伤心的。”阿尔卡狄说，“他也会那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还要回来看他们。”

“什么时候？”

“唔，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母亲。”

“为什么呢？是她拿草莓买到你的心吗，还是有别的缘故？”

阿尔卡狄埋下眼去。“你不了解你的母亲，叶夫金尼。她不只是个很好的女人，她确是很聪明的。今早晨她跟我谈了半点钟，谈的话都是非常明白，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谈论我吧？”

“我们并不是单单谈论你的。”

“也许；旁观者看得清。倘使一个女人能够谈得上半点钟的话，那往往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我仍还要走。”

“可是你要对他们说出走的话，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不断地预备着怎样安排我们这两个星期里面的生活。”

“不，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今天有什么魔鬼驱使我去把我父亲挖苦了一顿；他前两天把他的一个纳租的农人鞭打了一顿，他打得很对——不错，不错，你用不着这样生气地望着我——他打得很对，因为那个农人是一个惯贼和一个酒鬼；只是我父亲没有想到我也知道这件事。他非常难过。现在我们又要使更加难过了……不要紧！他不久就会好的。”

巴扎洛夫虽然说是“不要紧”；可是这一天已经过完了，他还不能够定下决心把他的主意告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刚刚跟他父亲道过了晚安，他才假装打一个呵欠，说道：

“啊……我几乎忘了告诉你。……明天请你差人把我们的马带到费多特那儿去，等着换班。”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惊呆了。

“那么基尔沙诺先生要走吗？”

“不错；我同他一块儿走。”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也立不稳了。

“你要走？”

“不错……我一定得走。请你叫人把马预备好。”

“很好……”老人结结巴巴地说；“换班……好……只是……只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定得在他那儿去住一些时候，以后我还要回来的。”

“啊！住一些时候……很好。”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掏出手帕来，擤了擤鼻子，身子差一点俯到地上了。“好吧……都会给你办妥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我们这儿住……多一点时候。三天。……别了三年，还未免有点短；实在有点短，叶夫金尼！”

“可是我对你说过，我马上就回来的。我不能不走一趟。”

“不能不。……好吧。责任超过一切。马会送去的。很好。自然阿里娜同我都没有料到这个。她刚刚从一个邻居那儿讨了一点花来；她预备给你装饰屋子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甚至没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赤着脚趿起拖鞋去找狄莫费以奇商量，用他那颤抖的手指掏出一张一张的折皱的钞票，差遣狄莫费以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要买好的饮食，买红酒。据他看来，这两个年青人是极喜欢喝红酒的。）“自由……是很可宝贵的；这是我的规则。……我不想拦阻你……不……”

他突然停住了，向着门走去。

“我们不久会再见的，父亲，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并不回过头来，他仅仅摇摇他的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寝室，他看见他的妻已经睡了，他便轻轻念他的祷告辞，免得把她惊醒。可是她仍还醒了。“是你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问道。

“是的，妈妈。”

“你从叶纽夏那儿来吗？你知道不知道，我害怕他睡在那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沙发上不舒服呢。我吩咐安非苏席加给他铺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头；我本来应该把我们的羽毛被褥给他的，可是我仿佛记得他不喜欢太软的床……”

“不要紧，妈妈；你不要耽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怜悯我吧。我是一个罪人，”他又继续念他的祷告辞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很可怜他的老妻；他不想现在就告诉她明天有一个多大的悲痛在那儿等待着她。

巴扎洛夫同阿尔卡狄第二天便走了。从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满了忧郁的气氛；安非苏席加把托盘从手里滑落了；连费特加也弄得糊涂起来了，结果他无缘无故脱去了脚上的靴子。瓦西里·伊凡尼奇更是惊扰得厉害；他显然竭力装出一个笑脸，高声讲话，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貌显得很憔悴，他的眼睛时时避开他的儿子。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轻轻地哭着；她完全被悲痛压倒了，要不是她的丈夫在这大清早花了整整两个钟点去劝慰她，她就会无法控制自己了。巴扎洛夫讲了几次他答应一定在一个月以内回来，过后终于从他们的挽留的拥抱中挣脱了身子，坐上了四轮马车：马跑起来，铃子在响，车轮在转动，然后他们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尘土定了下来，狄莫费以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地爬进他的小屋子去了；这小小宅子里就只有这一对老人，连这宅子也突然显得老朽龙钟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还立在台阶上再诚恳地挥动了一阵手帕，然后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头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丢开，丢开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丢开我们了；他厌烦我们。孤独，现在就像手指一样地孤独！”他反复地念了几遍，每次都伸出他的食指来。后来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走到他身边，把她的灰白的头靠着他的灰白的头，说道：“瓦西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儿子是一片切不下来的肉。他就像一只鹰，随他自己高兴地飞来飞去；你我却像生在空树干里的两朵蕈子，我们紧紧靠在一处，再也不动一下。只有我对你永远不

变，你对我也是一样。”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手从他的脸上取下来，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紧紧地，比他年轻时候抱她时还要紧些；在他悲痛的时候她安慰了他。

二十二

我们的朋友除了偶尔交换几句琐屑的话以外，就闭住嘴，一直坐车到了费多特那儿。巴扎洛夫并不怎样满意自己。阿尔卡狄也不高兴他。他也感到那种毫无原因的郁闷，那是只有年青的人才知道的。车夫换了马，爬上他的车座，问道：“向右去还是向左去？”

阿尔卡狄惊了一跳。向右去的路是通到城里的，从城里便可以回家；向左去的路是到阿金左夫夫人家去的。

他望着巴扎洛夫。

“叶夫金尼，”他问道；“到左边去吗？”

巴扎洛夫把脸掉开。“这是多么无聊呢？”他喃喃地说。

“我知道这无聊，”阿尔卡狄答道……“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呢？这又不是第一次。”

巴扎洛夫把便帽拉下来盖住眉毛。“随你的意思吧，”他末了说。

“向左转，”阿尔卡狄叫道。

四轮车便向尼可尔斯奎的方向转动了。可是这两个朋友决定了那件无聊的事以后，反而比先前更不高兴开口了，他们都像是在生气似的。

阿金左夫夫人的管事在宅子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他们看见这情形马上便觉到他们这次突然顺从了自己的一时的行动，乃是一种欠审慎的举动。显然这里的人并没有盼望着他们再来。他们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一付尴尬的面貌，在客厅里坐了大半天。后来阿金左夫夫人进来见他们了。她像平日那样谦和地接待他们，可是对他们这样快回来的事表示惊讶，并且从她那缓慢的举动与言语上看来，她是不大高兴他们回来的。他们连忙声明他们只是路过这里来拜访她。四个钟点之内他们就得动身进城去。她不过略略讲了一句客气话，她请阿尔卡狄代她问候他的父亲，过后便叫人去请她的姨母来。郡主带着睡容出来了，这使她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显得更凶恶了。卡奇亚不大舒服；她没有出来。阿尔卡狄忽然觉得他想见卡奇亚的心至少是跟想见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心一样迫切。四个钟点在琐屑的谈论中消磨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的笑容。一直到他们告辞动身的时候，她似乎才恢复了从前那种友善的态度。

“我这一阵子脾气不大好，”她说；“不过你们千万不要介意，一半天还请再来——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

巴扎洛夫同阿尔卡狄两人默默地鞠躬回答，然后坐上车去，他们在路上也不再停留，让车子一直往玛利因诺驶去，第二天的傍晚他们平安地到了那里。在这长途他们两人都没有提说阿金左夫夫人的名字；尤其是巴扎洛夫，他很少开口，却始终带着一种极其紧张的神情朝路旁边另一个地方望去。

玛利因诺的每一个人看见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因了儿子离家太久的缘故，心里有点着急；费尼奇加眼睛发亮地跑来告诉他“年青先生们”回来了，他即刻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摇摆着两腿在沙发上面跳起来；连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也多少感到一点愉快的兴奋，他同这两个回家的游子握手时还露出谦和的微笑。接着是谈论和问讯；阿尔卡狄谈得最多，尤其是在晚饭的时候，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吩咐人拿出几瓶刚从莫斯科送到的黑啤酒来；他也跟他们一块儿喝酒，直喝到两颊通红，他不断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半小孩气的，

半神经质的笑声。连佣人们也都传染到了这种欢乐。杜尼亚霞像着了魔似地，不停地跑上跑下，接连地开着门响；彼得在早晨三点钟还拿出六弦琴来想弹一首哥隆萨克旋舞曲。琴弦在静寂的空气中发出一种柔和的凄婉的音调；可是除了开始的几下悦耳的声音，这个文明的仆人便弹不出什么来了；大自然并没有给他音乐的才能，就跟它没有给他其他任何的才能一样。

在这时候玛利因诺的生活并不是舒畅和谐的，可怜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处境很不好。田庄上的困难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都是些不合理的恼人的困难。雇用的长工给他的麻烦简直是不能忍受的。有的人要求算清工钱，有的人又要求增加工资，还有一些人预支了一笔工钱就拿起跑了；马病了；马具坏了，好像是被人烧毁了似的；工作做得很草率；从莫斯科买来的一架打麦机因为太重不合用，另一架只用了一次就坏了；牛舍被烧去了一半，只因为田庄上有一个瞎眼老太婆在刮风天拿了一根火把去薰她的牛……那个老太婆一口咬定说这个灾祸的发生是由于主人想做新式干酪和牛奶食品的缘故。管理人突然懒起来了，他开始在发胖，所有的俄国人凡是得到了舒服的位置的，都长得很胖。他只要远远地望见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便会拿起竿子去赶一口在旁边走过的猪，或者叱骂一个裸着半身的顽童来表示他热心工作，可是在其余的时间里他大半是在睡觉。那些佃农不但不按期纳租，并且还偷盗树林里的木材；看守人差不多每夜都在主人的牧地上捉到几匹农人的马，有时要经过一番争夺后才能把马带走。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本来规定了一笔罚金作为赔偿损失，可是事实上结局总是马匹白白吃了主人的一两天草料，仍由原主领回家去。末了更坏的事是农人自己中间发生了争执；弟兄闹着分家，他们的妻子不能够住在一起；突然间争端起来了，就好像一个预定的信号似的，全村的人立刻跑到帐房的台阶前面，往往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打得满脸伤痕，都围着主人要求公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裁断；接着就起了喧闹和叫喊的声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声哭号，和男人的厉声咒骂。主人这时自然要询问双方争吵的原因，他不得不把嗓子都叫哑了，可是他自己早就知道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正的裁断的……在收获的时候人手不够；邻近一个小地主做出极恳切的样子来讲定了让他供给收割的人，只要两个卢布一结夏吉纳的代价，结果他却用最无耻的手段把尼可拉·波得洛维奇欺骗了；农妇们要着从未听见说过的工价，却让麦子在田里烂了；一方面收割的工作不能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局却催逼他并且威吓他要他立刻把借款的利息完全付出来……

“我没有办法了！”尼可拉·波得洛维奇不止一次绝望地说。“我自己不能够鞭打他们；要是叫警察来吧，又跟我的原则冲突；可是对付这班人要不用惩罚去恐吓他们，便什么都干不出来！”

“Du calme du calme，（法语：安静点），”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便会这样劝慰道，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免要哼几声，皱皱眉头，拉拉唇髭。

巴扎洛夫完全不管这些事情，并且他既然是一个客人也实在不便去干涉别人的事。他到玛利因诺的第二天便着手研究他的青蛙，他的纤毛虫，从事他的化学实验，整天忙着这些工作。阿尔卡狄却同他相反，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即使不给父亲帮忙，至少也得做出准备给父亲帮忙的样子。他耐心地听着父亲讲那些事，有一次还贡献了意见，他并没有想到要父亲采用他的意见，只不过藉此表示他的关心罢了。田地上的琐事他倒并不讨厌；他甚至常常很高兴地幻想着将来从事田地上的工作，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别的思想。阿尔卡狄，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现在不停地想着尼可尔斯奎；前一些时候要是有人对他说他同巴扎洛夫住在一处——并且是住在他父亲的家里！他也会感到无聊的话，他一定只有耸耸肩头，可是现在他实在感着无聊，而且只想走开。他想出去多走路，走到自己疲倦为止，可是那个办法也

没有用。有一天他同他父亲讲话，无意间发觉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收藏着几封相当有趣味的信，是阿金左夫夫人的母亲写给阿尔卡狄的母亲，从此他就缠着父亲，不让他安静一会儿，直到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翻遍了二十个抽屉和箱子把信找出来交给他为止。阿尔卡狄拿到这些半破碎的信笺以后，他觉得心里安定了，就仿佛瞥见了他现在应该前往的目的地似的，“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他不断地低声念道——这是她自己说出来的！“我要去，我要去，管它的！”可是他记起上一次的拜访，她的冷淡的接待和他自己的狼狈的情形，他又胆怯了。到底是年青人的勇往精神，和那一种碰碰自己运气、不要人保护试试自己单独的力量的私愿得到了胜利。他回到玛利因诺以后不到十天，便借了考察一般的星期学校的成绩的名义，坐车到城里去了，从那里又转到了尼可尔斯奎。他不停地催着车夫快跑，他像一个骑马去战场的年青军官那样地赶着车子飞跑着；他又害怕，又高兴，急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不该乱想，”他接连对自己说。他的车夫碰巧是一个倔强的少年：他见到酒店便停下车来问：“要不要喝一点？”可是他喝过以后为了弥补时间就完全不顾惜他的马了。最后那所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顶望得见了……“我怎么办呢？”这思想掠过了阿尔卡狄的脑子。“好吧，现在不便转回去了！”三匹马齐整地慢慢跑着；车夫对它们吆喝着，吹着口哨。一会儿小桥在马蹄和车轮下面呻吟起来，一会儿剪齐的松树的荫路跑过来迎接他们。……在深绿丛中露出了一个女人的粉红色衣裳，一张年青的脸从一把阳伞的浅色穗子下面望着他们。……他认出了卡奇亚，她也认出了他。阿尔卡狄吩咐车夫停住马，他跳下车来，走到她面前。“原来是您！”她叫道，渐渐地红起脸来；“我们去找我姊姊去，她就在花园里；她一定高兴看见您的。”

卡奇亚领着阿尔卡狄走进花园。他觉得他遇到她正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预兆；他很高兴见到她，仿佛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事情进行得非常好；不用管事，不用通报。在一条小路的转角他看见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她背朝着他地立在那里。她听见脚步声，便慢慢地转过身来。

阿尔卡狄又发慌起来，可是她的第一句话便使他马上安心了。“欢迎您回来，逃亡的人！”她用她那平静而亲切的声音说，一面走过来迎他，她脸上带着微笑，同时又皱着眉头免得日光同风进到她的眼里。“卡奇亚，你在什么地方寻到他的？”

“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来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他说，“您一定料不到的。”

“您带了您自己来了；那是比什么东西都好的。”

二十三

巴扎洛夫带着讥讽的怜悯送走了阿尔卡狄，他还使阿尔卡狄明白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一点也没有瞒过他，过后他便一个人关起门来；一阵对工作的狂热占有了他的心。他现在不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争辩了，尤其是因为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他面前摆出一种极端的贵族的架子，并且表示意见时也不大用话句，却常用一些不清楚的声音。只有一次谈到当时一般人喜欢讨论的关于波罗的海省贵族的权利的问题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跟这个“虚无主义者”起了争论；可是他忽然自己打住了，冷冷地客气说：“不过，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至少我没有了解您的荣幸。”

“不见得吧，”巴扎洛夫嚷道。“一个人什么都能了解——以太怎样震动啦，太阳里面有什么啦——可是别人醒鼻子怎么能够跟他醒鼻子不一样，他就不能够了解了。”

“什么，这是一句警句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便走出去了。

然而他有时候也要求巴扎洛夫允许他去参观他的实验，有一次他还把他那用上等肥皂洗得很干净、并且擦了香水的脸接近显微镜去看一只透明的纤毛虫怎样吞下一粒绿色小点，又怎样用它喉咙里一对动得很快的类似舌头的东西咀嚼。尼可拉·波得洛维奇到巴扎洛夫的房间去的次数更多；要是没有田庄上的事情来分他的心，他一定会天天来这里，用他自己的话说，“研究了”。他不去打搅这个年青人的科学的研究；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专心望着，偶尔发出一句小心的问话。在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也往往设法把话题转到物理学，地质学，或者化学上面去，因为他知道所有其余的题目（连农业也包括在内、更不用说政治了）要不引起冲突，至少也会引起彼此不愉快的。尼可拉·波得洛维奇猜着他的哥哥对巴扎洛夫的厌恶心并没有减少。在许多事情中间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的猜想并不错。附近一带发现了虎列拉，连玛利因诺这里也死了两个人。那天夜里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忽然有了相当厉害的病象。他熬了一夜的痛苦，可是他没有去请巴扎洛夫给他医治。第二天他们遇到了，巴扎洛夫问他：为什么不叫他去看看，他回答道：“啊，我好像记得你自己说过你是不相信医生的。”

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巴扎洛夫毫不懈怠地拼命做他的研究工作……这时候在尼可拉·波得洛维奇的宅子里还有一个人，他对她虽然没有吐露过胸怀，他至少是高兴同她谈话的……这个人便是费尼奇加。

他遇见她的时候大都是清早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他从没有到她的屋子去看她，她也只有一次到过他的房门口来问他——应不应该给米奇亚洗澡？她不但信任他，她不但怕他，并且她在他面前反而比较在尼可拉·波得洛维奇面前举动更自由，更舒畅。要说出这个原因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这是因为她无意识地觉得巴扎洛夫没有一点绅士气，没有一点那种既引人神往又叫人害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优越气派。在她的眼里看来，他是一个好的医生，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当着他的面毫无拘束地照应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头痛发晕，还从他的手里喝过一汤匙药，在尼可拉·波得洛维奇面前她对待巴扎洛夫相当疏远；她这样做并不是在作假，却是为了尊重礼俗。对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她怕得更厉害了；近来他开始暗中监视她，有时候他会突然之间在她背后出现。就像他是从地底下跳出来似的，他老是穿着英国式样的衣服，带着一付不动的提防着什么似的面容，把两手插在袋里。“就像淋了一桶冷水在人头上似的，”费尼奇加对杜尼亚霞抱怨说，杜尼亚霞的回答便是一声长叹，她想着另一个“冷酷的”人。巴扎洛夫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成了她心里的“残酷的暴君”了。

费尼奇加喜欢巴扎洛夫；巴扎洛夫也喜欢她。他跟她谈话的时候，他的面容也改变了；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愉快的、并且差不多是和善的表情，他平日那种冷淡的态度现在也被一种开玩笑的关切代替了。费尼奇加长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青女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间里她们会像夏天的蔷薇一样开花吐艳；费尼奇加现在到了这个时期了。一切都给她增添美丽，连这时正交着的七月的溽暑也是这样。她穿着一件素雅的白衣衫，显得她自己更白净，更轻巧了；太阳并没有把她晒黑；可是它那无法避免的炎热在她的脸颊上和耳朵上微微染了一层红晕，使她全身感染到一种软软的慵懒，在她的美丽的眼睛里便露出一种睡梦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够做事了；两只手仿佛很自然地垂到她的膝上。她连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带着那种可笑又可怜的样子整天唉声叹气。

“你应该常常去洗澡才成，”尼可拉·波得洛维奇对她说。他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填掉的水塘上张了一幅天幔，把它改做了一个浴池。

“呵，尼可拉·波得洛维奇！一个人走到池子那儿，就已经死

了，再走回来，又要死一次。你看，园子里就没有一个荫凉地方。”

“真的，园子里没有荫凉地方，”尼可拉·波得洛维奇答道，一面摩自己的前额。

一天早晨七点钟巴扎洛夫散步回来，在丁香的凉亭里遇着费尼奇加。丁香花早谢了，可是枝上还是浓密的一片绿色。她坐在一根圆凳上，照旧在头上包了一条白帕子；她身边放了一大堆还带着露水的红色和白色的蔷薇花。他跟她道了早安。

“啊！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她说，略略揭起包头帕来望他。她举起手时衣袖便落下去，连她的肘也露出来了。

“您在这儿做什么？”巴扎洛夫说，就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您在扎花球吗？”

“是的，预备中饭时放在桌上的。尼可拉·波得洛维奇喜欢花。”

“可是现在离中饭时间还很远呢。这大堆的花！”

“我现在来摘了它们，因为过一会儿天就热起来了，我也不能够出来了。只有这个时候还透得过气。天热起来我就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真害怕我是不是要生病了。”

“哪儿的话！让我来摸摸您的脉。”巴扎洛夫拿起她的手来，摸了摸她那跳得很均匀的脉搏，可是他连脉动的次数也不去数就放下她的手来，说：“您要活一百岁呢！”

“啊，上帝不容的！”她嚷道。

“为什么？您不想长寿吗？”

“好啦，可是一百岁！我们的祖母（英译本作“我们亲戚中有位老太太——译者。）活到八十五岁——她受了多少活罪！又脏，又聋，又驼背，又是不停地咳嗽；她只成了自己的一个累赘。这种生活是很可怕的！”

“那么，年青是更好的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可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更好呢？告诉我。”

“您怎么能够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在这儿，我年青，我什么事都能够做——来来，去去，拿这个，拿那个。用不着求别人帮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在我看来，年青年老都是一样的。”

“您怎么说——这都是一样的呢？像您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

“那么，您自己判断吧，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我的青春对我有什么用处。我孤独地活着，我是一个孤寂的人……”

“那是全由您自己作主的。”

“那完全不由我作主！至少我希望有一个人可怜我。”

费尼奇加侧眼望了望巴扎洛夫，不过并没有讲什么。“您拿的是什么书？”她停了一会儿问道。

“这个吗？这是一本科学书，很难读的。”

“您还是在用功？您就不觉得它沉闷吗？我猜您现在什么都懂得了。”

“好像并不什么都懂得似的，您试着读读看。”

“可是我什么都不懂。这是俄文吗？”费尼奇加问道，她双手接了这本又厚又重的书过来。

“不错，这是俄文。”

“一样的，我还是一点也不懂。”

“我拿它给您并不要您懂它。我想看您读书的样子。您读书时候，您那小小的鼻尖动得非常好看。”

费尼奇加随手翻到论“木黑油”的一章，便低声拼着读起来，她忽然笑了，把书丢开……书从凳上滑落到地上去了。

“我也喜欢看您笑的样子，”巴扎洛夫说。

“不要乱说！”

“我也喜欢听您讲话。您的声音好像一条小溪在淙淙地流着。”

费尼奇加把头掉开。“您真古怪！”她说，又动手摘花去了。“您怎么肯留心听我讲话？您是跟那些聪明的太太小姐们讲惯了的。”

“啊，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聪明的太太小姐们合起来也值不到您这小小的肘子。”

“是啦，又编出一套话来了！”费尼奇加两手合在一起，低声说。

巴扎洛夫从地上捡起那本书来。

“这是一本医书：您为什么把它丢开？”

“医书？”费尼奇加念了一遍，她又转回脸向他了。“您知道，自从您给了我那点药以后——您还记得吗？——米奇亚就睡得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谢您才好；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您应该酬谢医生的，”巴扎洛夫微微笑道。“您知道医生都是非常贪心的。”

费尼奇加抬起眼来望巴扎洛夫，她的上半边脸上正照着一片白色的返光，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乌黑了，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笑话。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是很高兴的……不过我得问问尼可拉·彼得洛维奇……”

“为什么，您以为我要钱吗？”巴扎洛夫打岔道。“不；我不要您的钱。”

“那么要什么呢？”费尼奇加问道。

“要什么？”巴扎洛夫念了一遍。“您猜猜看！”

“我怎么猜得着呢？”

“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要……一朵这些蔷薇花。”

费尼奇加又笑了，她甚至拍起手来，她觉得巴扎洛夫的要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趣极了。她一边笑，一边又很得意。巴扎洛夫注意地望着她。

“好的，好的，”她末了说：她俯下身子去挑凳上的花。“您要哪一种——红的还是白的？”

“红的，却不要太大。”

她又坐正了。“这儿，您拿去吧，”她说了，可是又立刻缩回她那只伸出去的手，咬了一下她的嘴唇，看看凉亭的人口，又侧耳听了一会。

“这是什么？”巴扎洛夫问道。“尼可拉·波得洛维奇吗？”

“不。……老爷到田上去了……并且我也不怕老爷……可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大老爷到这儿来了。不……并没有人。您拿去吧。”费尼奇加把蔷薇给了巴扎洛夫。

“您为什么要害怕帕威尔·彼得洛维奇？”

“大老爷老是叫我害怕。话——倒不说什么，却总是很古怪地望着我。我知道您不喜欢他。您不记得您在先前常常跟他吵架？我不知道您跟他吵些什么，可是我看得出您把他弄得转来转去像这样那样的。”

费尼奇加用她的手做出在她看来巴扎洛夫怎样播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样子。

巴扎洛夫微微笑起来。“可是倘使他把我打败了呢，”他问道，“您肯来给我帮忙呢？”

“我怎么能够给您帮忙吗？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能打得过您的。”

“您这样想吗？可是我知道有一只手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把我打倒的。”

“什么手？”

“什么，您真的不知道吗？您闻闻看，您给我的这朵蔷薇多

香。”

费尼奇加伸过她的小小的颈子，把她的脸凑近这朵花。……包头的帕子从头上滑落到肩头；她一头柔软、乌黑、发光、并且略起波纹的浓发露了出来。

“等一下；我要跟您一块儿闻，”巴扎洛夫说。他俯下头来，在她的微微张开的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

她吃了一惊，连忙用一只手推他的胸，可是她的力气不够，他还可以再亲了一个时间较长的吻。

丁香藤后面发出一声干咳。费尼奇加马上移到凳子的另一头去。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出现了，微微弯一下身子，带着一种含恶意的悒郁的表情说，“你们在这儿，”便走开了。费尼奇加立刻将花全收拾起来走出凉亭去了。“这是您的不是了，叶夫金尼·瓦西里叶维奇。”她去的时候低声对巴扎洛夫说。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出来她是真的在责备他。

巴扎洛夫记起了最近的另一幕情景。他一边觉得惭愧，一边又感到傲慢的烦恼。可是他过后又摇起头来，带了嘲讽的口气庆贺他自己“认真扮演起赛拉东的长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这个角色，”便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走出花园，慢慢地到了树林那边。他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他回来吃中饭的时候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关切问他，他是不是身子不大舒服——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发肝病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安静地答道。

二十四

两点钟以后他敲着巴扎洛夫的房门。

“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科学的研究，”他说，便在靠窗口的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椅子上坐下来，两手按住一根精致的象牙柄的手杖（他走路时常常不带手杖的），“不过我求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不会再多的。”

“我的全部时间都听凭您支配，”巴扎洛夫说，他看见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跨进门来，脸色马上起了一点改变。

“五分钟就够了。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一个问题？关于什么的？”

“要是您肯听我讲完，我自然会告诉您。您初到我弟弟家里来住的时候，我那时还有着跟您谈话的荣幸，我领教过了您对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可是据我记忆起来，您或是对我讲话，或者在我面前讲话，都没有提到打架和决斗的问题。现在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巴扎洛夫先前站起来去接待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这时便在桌沿江坐下来，交叉着两只膀子。

“我的意见，”他说，“从理论上讲起来决斗是很荒谬的；可是从事实上讲起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要是我没有听错，您是说，不管您在理论上对决斗的意见怎样，在事实上您受了别人的侮辱一定不肯不伸雪了？”

“您完全猜准我的意思了。”

“很好。我听您这样说心里很高兴。您的话可叫我免掉疑惑了。”

“您是说，免掉踌躇吧。”

“这都是一样的；我只要讲得使别人了解就成了；我……不是一只神学校里的老鼠。您的话给我省了一件不大愉快的手续。我下了决心要跟您决斗。”

巴扎洛夫睁大了他的眼睛。“跟我？”

“不错，是跟您。”

“为着什么？请说。”

“我可以对您说明那理由，”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据我看来您在这儿简直是多余的；我忍受不了您；我看不起您；要是您还觉得不够……”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眼睛发亮了。……巴扎洛夫的眼睛也在闪闪地发光。

“很好，”他同意说。“用不着再解说了。您倒忽然异想天开，要在我身上试一试您那骑士精神来了。我本来可以不给您这种愉快的，可是——就照您意思办吧！”

“我是知道感激您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那么我可以盼望您接受我的挑战，不用逼着我采取激烈的手段了。”

“那就是，不用隐藏地说，用那根手杖吗？”巴扎洛夫冷冷地说。“那是很对的。您用不着对我加侮辱了。老实说，那种办法对您也不是很安全的。您可以留着您那绅士的面子。……我也像一个绅士似地接受您的挑战。”

“那就很好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把他的手杖放在角落里。“我们再简单地谈几句我们决斗的条件；可是我倒想先知道，您是不是以为我们应该正式吵一次架，作为我挑战的藉口呢？”

“不；最好不要正式的手续。”

“我也这样想。我还以为我们不必去考究我们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们彼此不能相容，还用得着别的什么呢？”

“真的，还要别的什么呢？”巴扎洛夫强调地跟着说。

“至于决斗的条件，既然我们没有公证人——因为我们可以去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在哪儿去找他们呢？”

“那么请容许我向您提出下面一个办法：决斗在明天大清早举行，就定在六点钟吧，地点在树林后面，武器是手枪，距离定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十步吗？好吧；我们隔了那么远，还是要你恨我，我恨你的。”

“那么八步也可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

“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

“每人放两枪；并且为了准备有万一起见，每人衣袋里先放好一封信，说是自己寻短见。”

“呵，这一点我就完全不赞成了，”巴扎洛夫说，“这未免带了一点法国小说的气味，有点不像是真的了。”

“也许是的。不过您一定同意，犯了杀人的嫌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我也同意了。可是也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嫌疑的。我们不要公证人，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见证人。”

“找谁呢，请问一句。”

“唔，找彼得吧。”

“哪一个彼得？”

“您弟弟的听差。他是个达到了现代文化的高峰的人，他会尽他在这种事件中应尽的职务。”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先生。”

“一点儿也不。您要是把我这个提议仔细想一想，您就会相信这是很有理由，而且很简单的。您不能够把锥子藏在口袋里；不过我要去找彼得让他准备一下，好带他上战场去。”“你还是在开玩笑，”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就从他坐的的椅子上站起来。“不过承您很客气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没有权利再来计算别的了……这样一切都认定了。……呵，也许你没有手枪吧？”

“我怎么会有手枪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我又不是在军队里。”

“那么我把我的借给您用。您可以相信我已经有五年没有使用它们了。”

“这倒是个令人宽心的消息。”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拿起他的手杖来……“现在，我亲爱的先生；我只有对您表示谢意，我不再打搅您的研究了。请容许我向您告辞吧。”

“到明天我们有幸碰头的时候再见吧，我亲爱的先生，”巴扎洛夫说，他把他的客人送到了门口。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出去了，巴扎洛夫还在门前立了一分钟，忽然嚷起来：“呸，好吧，见鬼！多么好，多么傻，我们演了一幕漂亮的笑剧！就像训练过的狗站在后脚上跳舞一样。可是要拒绝也是不成的；唔，我相信他会打了我，那么……”（巴扎洛夫想到这里脸都发白了；他的全部骄傲马上都引起来了）——“那么我就会掐死他，就像掐死一只猫一样。”他回去看他的显微镜，可是他的心跳得厉害，从事观察时必须有的平静的心境已经失去了。“他今天看见了我們了，”他想道：“可是他真的为了他弟弟的缘故就这样办的吗？接个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一定还有别的缘故。哼！说不定他自己也爱上她了？一定的，他爱上了；这是很明白的。多么复杂！讨厌之至！”他最后断定说：“不管你怎样看法，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第一，说不定一枪打中了脑子，并且无论如何得走开；还有阿尔卡狄……和那只亲爱的天真的小猫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这事情很糟，非常之糟。”

这一天过得特别静，特别沉郁。费尼奇加仿佛就不存在似的；她好像窝里的老鼠似地整天守着她的小屋子。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带着一种忧伤的神气。他刚刚听见人说在他的麦子里发现了害虫，他对他的麦子本来存着极大的希望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那种冰冷的神貌把每个人，连卜洛科非奇在内，都吓坏了。巴扎洛夫给他父亲写起信来；却又把信笺撕碎了，丢在桌子下面。“要是我死了，”他想道，“他们会明白的；不过我并不会死呢。不，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挣扎一阵子呢。”他吩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彼得第二天天一亮就到他房里来办一件重要事情。彼得还以为他要把他带到彼得堡去。巴扎洛夫睡得很迟，整夜做着古怪的梦……在这些梦里老是看见阿金左夫夫人，一会儿她变做了他的母亲，一会儿她后面又跟着一只生黑髭须的小猫，这只小猫又好像是费尼奇加；过后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又变做一座大树林出现了，可是他仍还不得不同他打仗。彼得在四点钟就来把他叫醒；他马上穿好衣服跟他一起出去了。

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细小的云片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泛起了小小的白浪，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地撒在草茎和树叶上，蜘蛛网上沾了露水，银子似地闪闪发光；润湿的黑土仿佛还留着玫瑰色的晨曦的余痕；百灵的歌声骤雨似地漫天落下。巴扎洛夫走到了树林那里，就在林边荫地上坐下来，这时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情对他讲明白。这个文雅的听差吓得不得了；可是巴扎洛夫安慰他说，他并不要做别的事，只是站在远处望着他们就成了，并且他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同时，”巴扎洛夫又说，“你想想你扮的是多重要的角色！”彼得举起双手，埋下头，身子靠在一棵赤杨树上，脸色都吓得发青了。

从玛利因诺来的路是绕着这树林的，路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尘土，昨天以后还不会被车轮或脚步践踏过。巴扎洛夫不知不觉地沿着这条路望过去，摘了一片草放在口里嚼着，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多么傻！”清晨的寒气使他打了两次冷噤……彼得神色沮丧地望着他，可是巴扎洛夫只微微笑着；他并不害怕。

沿着路送过来一阵马蹄声……一个农人从树后转了出来。他赶着两匹脚拴在一起的马，他走过巴扎洛夫面前的时候，他颇奇怪地望了望他，并没有揭下帽子，这又使得彼得觉得不安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吉的预兆。“还有一个也起得很早的人，”巴扎洛夫想道；“可是他至少是起来工作的，而我们……”

“我想大老爷来了。”彼得忽然低声说。

巴扎洛夫抬起他的头看见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他穿着一件浅色方格子的短褂，一条雪白的裤子，他急急地沿着路走来；他腋下挟了一个用绿布包着的匣子。

“对不起，我想你们已经等了好久了，”他说，便向巴扎洛夫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对彼得鞠一个躬，他这次对彼得客气行礼，是认为彼得带得有几份公证人的性质。“我不愿意弄醒我的听差。”

“没有关系，”巴扎洛夫答道；“我们也是刚刚到的。”

“啊！那就更好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朝四周望了望。“这儿看不见一个人；没有人妨碍我们。我们可以动手吗？”

“我们动手吧。”

“我想你不要另外什么解释吧？”

“不，我不要。”

“您高兴装子弹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他一面从匣子里取出两支手枪来。

“不；你装吧，我来量步数。我的腿长些，”巴扎洛夫带笑地说。

“叶夫金尼·瓦西里叶夫维奇，”彼得吃力地讷讷说（他颤抖得好像在发寒热似的），“随便您怎么说，我要远远地走开了。”

“四……五……好。好伙计，走开吧；你还可以躲在一棵树后面，塞住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把眼睛闭上就成了；倘使谁倒下了，你就跑去扶他起来。六……七……八……”巴扎洛夫站住了。“够了吗？”他转身向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要不要我再加两步？”

“随您办吧，”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他把第二颗子弹也塞进了。

“好吧，我们就再加两步，”巴扎洛夫用他的靴尖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这儿就是界限。“呵，我们每人从这界限往后走多少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呢？那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昨天并没有讨论过。”

“我想，十步吧，”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他把两支手枪都递给巴扎洛夫。“您肯费神挑选一支吗？”

“我肯费神的。可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您得承认我们的决斗是古怪到荒唐的程度了，您只看看我们的公证人的脸色。”

“您对什么事都爱开玩笑，”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我承认我们这次决斗是古怪的，可是我认为应当警告您，我是准备认真跟您打架的。A bon entendeur aalut！（法语：对聪明人不用多说！）”

“呵，我并不疑惑我们两个都决定要打倒对方才肯罢手；可是为什么不要笑笑，把 utile dulei（拉丁语：有用跟愉快）联在一起呢？您对我讲法国话，我就对您讲拉丁语。”

“我是在真正跟您打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又说了一遍，便走到他的地位上去了。巴扎洛夫也从界限起走了十步，站住了。

“您好了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好了。”

“我们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洛夫慢慢地往前走，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把左手插在衣袋里也向着他走来，渐渐地举起了枪口。……“他瞄准着我的鼻子，”巴扎洛夫想道，“他就用心地眯起眼睛看着它，这个流氓！这种感觉可不舒服。我来望他的表链吧。”

什么东西嘶的一声在他耳旁擦了过去，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听见它的，可见并不要紧了，”这思想在巴扎洛夫的脑里闪了一下。他再走一步，并不瞄准，就扳了机关。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微微一跳，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一股血在他的白裤子上面流了下来。

巴扎洛夫丢下手枪，跑到他的对手身边。“您伤了吗？”他

说。

“您有权利叫我回到界限上去，”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伤是不要紧的。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再放一枪。”

“不错，可是，对不起，下一次来吧，”巴扎洛夫答道，他连忙扶住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这位先生脸色渐渐变成惨白了。“现在，我不是一个参加决斗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得先验一验你的伤，再谈别的。彼得！到这儿来，彼得！你跑到哪儿去了？”

“全是废话……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急促地说，“我们应当……再……”他要拉他的唇髭，可是他的手不听他指挥了，眼睛模糊了，他失了知觉。

“这倒困难了！他晕了过去！又该怎么办！”巴扎洛夫把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放到草地上去，口里不知不觉地说。“来看看伤口怎样吧。”他掏出一方手帕，揩去血迹，摸了摸伤口的四周。……“没有挨到骨头，”他咬着牙齿说；“枪子进去不深，只擦伤一条筋，*Vastus externus*（拉丁文：股外巨筋）。不过三个星期他就可以跳来跳去了。……还要晕过去！呵，这些神经质的人，我真讨厌他们！真是，多嫩的皮肤！”

“他给杀死了吗？”彼得的颤抖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来。

巴扎洛夫回头来看。“快去拿点水来，好伙计，他还要比我们多活些时候呢。”

可是这个新式的听差似乎不懂他的话，他动也不动一动。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要死了！”彼得低声说，他用手在自己胸上划起十字架来。

“你说得不错……多傻的一付脸相！”这位受伤的绅士勉强露出一个微笑说。

“好吧，去拿水，笨蛋！”巴扎洛夫叫道。

“不用……这是一种短时的 *Vertigo*（眩晕）。请帮忙我坐起来……这就好了。……我只要用什么东西把这伤口包扎起来，我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走回家了，不然您可以替我叫一辆马车来。要是您同意的话，我们的决斗也用不着再来了。您做得很光明豪爽……我是说今天，今天——请注意。”

“用不着再提过去的事了，”巴扎洛夫答道；“说到将来呢，您也用不着操心，因为我打算马上就走了。现在等我来给您把腿包扎好，您的伤势并不重，可是最好要止住血。不过我还得先把这个死人弄活转来才成。”

巴扎洛夫抓住彼得的领子，要他去叫马车来。

“当心不要惊动我弟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对他说，“不要去对他讲什么。”

彼得飞跑去了；他跑去叫马车的时候，这两个仇敌就坐在草地上，没有讲一句话。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竭力不去看巴扎洛夫；他无论如何不肯同巴扎洛夫和解；他惭愧自己的高傲，惭愧他自己的失败；他为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惭愧，虽然他心里想这样的结束是再好没有的了。“至少，不会闹出丑事了，”他拿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这点倒是我应该感谢的。”静默仍还继续下去，这是一种痛苦的、烦恼的静默。他们两个心里都不痛快。每个人都明白对方看透了他的心。这种感觉对相熟的朋友是愉快的，对仇敌却是不愉快的，尤其是他们这时候既不能解释明白，又不能彼此分开。

“我没有把您的腿子绑得太紧吧？”巴扎洛夫最后问道。

“不，一点也不；非常好，”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他停了片刻又说：“我弟弟是瞒不过的；我们就对他说我们为了政治问题吵起来的。”

“很好，”巴扎洛夫同意道。“您可以说我侮辱了所有的新英派。”

“那就好极了。您想那个人会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指着旁边一个农人继续说，那个人在决斗前几分钟

赶着两匹脚拴在一起的马走过巴扎洛夫面前，这时又打路上走回来，他望见了老爷们便揭下了帽子。

“谁知道！”巴扎洛夫答道；“倒好像他什么都不想似的。俄国农人是个神秘的未知数，拉德克立甫夫人已经讲得很多了。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的。”

“啊！那又是您的思想来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说；他突然嚷了起来：“请看您那个傻瓜彼得干的好事！我弟弟现在坐车赶来了！”

巴扎洛夫转过头来，正看见坐在马车里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苍白的脸。他不等车停就跑下来，跑到他哥哥的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带着激动的调子说。“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请告诉我，这是什么？”

“没有什么，”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答道；“他们毫无原因地把您惊动了。我跟巴扎洛夫先生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我受到了一点惩罚。”

“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上帝可怜我们吧！”

“我怎么会跟你讲呢？巴扎洛夫先生讲起洛柏尔特·皮尔爵士态度不恭敬。我得赶快声明一句，这全是我的过错，巴扎洛夫先生的举动是很光明的。我挑他来决斗。”

“可是你一身都是血，天啊！”

“那么你以为我血管里流的就是水吗？不过这样流一点血对我倒实在有一点好处。医生，您说对不对？扶我上车去，不要尽管愁闷。我明天就会完全好了。就是这样，很好。走吧，车夫。”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跟在马车后面；巴扎洛夫留在他原先站的地方……

“我得请您看顾我哥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对他说，“等到我们从城里请了医生来的时候。”

巴扎洛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到一小时，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已经躺在床上，他的腿包扎得很妥贴。全家的人都给惊动了；费尼奇加还晕了过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静悄悄地绞着自己的手，可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却笑着，讲着笑话，尤其是对着巴扎洛夫；他穿着一件精致的白葛布寝衣，又罩上一件华丽的早晨在家里穿的宽袍，头上戴了一顶土耳其毡帽，他不许人拉下百叶窗，他用诙谐的口吻抱怨着他们不许他吃东西的办法。

这天傍晚时分他便发起热来，头也痛了。城里的医生也来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没有听从他哥哥的话，真的，连巴扎洛夫也劝他不要听从；巴扎洛夫在他的屋子里坐了一个整天，脸色黄黄的，还带一脸怒容，他去看病人时总是竭力不要多耽搁；他遇见费尼奇加两次，可是她都是带着恐怖地避开了。）新来的医生主张进一点清凉的饮料；不过他也跟巴扎洛夫表示同意，说是没有危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对医生说他的哥哥不小心打伤了自己，医生的回答只是一个“哼！”字，可是就在这时有二十五个银卢布递到他手里来，他又说：“是这样吗！呵，这样的事真的时常发生的。”

这晚上宅子里没有一个人上床睡觉，或者解衣服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不断地蹑起脚到他哥哥的屋子里去，又蹑起脚走出来；他的哥哥迷迷糊糊地睡着，微微地在呻吟，对他用法文说：“Couchez Vous（睡吧），”并且要水喝。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有一次差费尼奇加送了一杯柠檬水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注意地望着她，把一杯水都喝光了，连一滴也不剩。第二天早晨热度稍微高了一点；他还说起胡话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起初说了些不连接的话；后来他忽然睁大眼睛，看见他弟弟站在床前，俯下身子焦虑地望着他，他便说；“尼可拉，你不觉得费尼奇加有点像奈利吗？”

“哪一个奈利，亲爱的帕威尔？”

“你怎么还要问？R公爵夫人，呵。尤其这上半边脸。C'est de la meme famille（法语：这是一家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没有回答，可是他暗暗地惊奇一个人的旧情会这样地绵绵无尽。

“它现在发泄出来了，”他想道。

“啊，我多么爱那个轻佻的东西！”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把双手放在脑后呻吟地说。“我不能够让随便一个大胆的妄人去挨……”过了几分钟他又轻轻地说。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只是叹气；他一点也没有疑心到这些话指的是谁。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巴扎洛夫来见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他已经收拾了行李，并且把他的青蛙、昆虫、雀鸟全放走了。

“您是来告别的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站起来迎着他说。

“不错。”

“我了解您，我完全赞成您。自然我那可怜的哥哥是不对的；他已经受了罚了。他自己对我说是他逼着您不得不那样做。我相信您没有办法避免这次的决斗，那是……那大半是由于你们两位平日的见解老是差得很远的缘故。”（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讲话有点把握不定了。）我哥哥是一个旧式的人，脾气躁，又顽固。……谢谢上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已经布置好了，不叫这声张出去。”“我把我的地址留给您，万一有什么骚扰……”巴扎洛夫随便地说。

“我盼望不会有什么骚扰，叶夫金尼·彼得洛维奇……我很抱歉，您住在我家里会得着这么个……这么一个结局。更使我痛苦的是阿尔卡狄不……”

“我想，我会见到他的，”巴扎洛夫答道，他素来只要听到“解释”“抱歉”一类的话就会觉得不耐烦的，“要是我见不到他的话，我求您代我向他表示歉意，请您接受我的歉意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求您……”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一边行礼一边回答说。可是巴扎洛夫不等他讲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听说巴扎洛夫要走了，他表示他想同他见一次面，握手送别。可是就在这时巴扎洛夫还是像冰一样地冷冷的；他明白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想表示自己的大量。他没有能够向费尼奇加告别；他只是在窗口同她交换了一瞥眼光。他觉得她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许她会伤心的，”他对自己说……“可是谁知道呢？她总会挨过去的，我敢说！”彼得很难过，他俯在巴扎洛夫的肩头哭了，直到巴扎洛夫问他：他的眼睛是不是水做的，才把他阻止了；杜尼亚霞不得不跑到树林里去隐藏她的感情。那个引起这一切悲痛的人坐进了一辆轻便的双轮车，抽着一支雪茄，马车走了四维尔斯特的时候，到了转弯的地方，基尔沙诺夫的田庄同它的新宅一长条似地现在他的眼前，他只吐了一口唾沫，喃喃地骂了一句：“可恶的小贵族！”便用外衣把身子裹得更紧一点。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不久就好起来了；可是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他很有耐心地忍受着这种他所说的囚禁生活，不过他也花了很多的工夫在化妆上，并且他在什么东西上都洒了香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常常读报纸给他听；费尼奇加照常地伺候他，给他端柠檬水，端汤，送煮鸡蛋，送茶；可是她每次走进他的屋子来，她心里总是怀着一种惧怕。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出人意外的举动把宅子里所有的人都惊骇着了；费尼奇加骇得比别人都厉害；只有卜洛科非奇一个人不觉得惊奇；他对人讲道，在他年青的时候老爷们是时常打架的，“不过只有老爷同老爷打；对着像那样的贱人，要是有什么无礼的举动，叫人把他拉到马房去打一顿马鞭子就完事了。”

费尼奇加的良心并不怎么责备她；可是她有时想起了这次吵架的真正原因，心里就难过起来；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又是那么

古怪地常常望着她……就是她背着他的时候，她也觉得他的眼睛盯在她身上。这种时候的内心的不安使她渐渐消瘦了，却又照例地使她变得更动人了。

一天——这事是在早晨发生的——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觉得身子好多了，从床上起来躺到沙发上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他哥哥这天好多了，便动身到打麦场去了。费尼奇加送了一杯茶进屋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正打算退出去。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叫住了她。

“您这样匆匆地到哪儿去，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他问道：“您很忙吗？”

“不……我得去倒茶。”

“您不去，杜尼亚霞也会倒的；您陪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坐一会儿吧。呵，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说。”

费尼奇加默默地在一把安乐椅的边沿上坐了下来。

“听我说，”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摸他的唇髭说；“我很久就想问您一件事情；你好像有点怕我似的？”

“我？”

“是的，您。您从来不看我，好像您的良心有点不安似的。”

费尼奇加红了脸，可是她正眼望着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她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奇怪，她的心开始慢慢地跳动起来。

“您的良心安静吗？”他问她道。

“它为什么不安静呢？”她低声说。

“谁知道为什么！并且您又会对不起谁呢？我吗？那是不会有的。这宅子里的别的什么人吧？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会是我弟弟吗？可是您爱他，不是吗？”

“我爱他。”

“用您的整个灵魂，用您的整个心吗？”

“我用我的整个心爱尼可拉·彼得洛维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望着我，费尼奇加。”（这是他第一次唤她的那个名字。）“你知道说谎是一件罪过。”

“我并没有说谎，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不爱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您决不肯抛弃他去爱别人吧？”

“我抛弃他去爱谁呢？”

“真的去爱谁呢！那么刚离开这儿的那位先生怎样？”

费尼奇加站起来。“我的上帝，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您做了什么错事呢？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费尼奇加，”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忧郁地说，“您知道我看见了……”

“您看见了什么？”

“好吧，那儿……在凉亭里。”

费尼奇加脸红得连耳朵和发根都红起来了。“那怎么是我的过错呢？”她费力清晰地说。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坐了起来。“您没有过错吗？没有吗？一点也没有吗？”

“我爱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决不另外爱世界上别一个人，并且我要永远爱他！”费尼奇加突然用力叫道，她的喉咙因了抽泣仿佛要嘶哑了。“至于您看见的那件事，就是在最后裁判的那一天我也要说的，我现在是没有过错的，并且就是在那时候我也是没有过错的；要是有人疑心我背弃了我的恩人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宁肯马上就死去。”

可是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哑了，同时她觉得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抓起她的手紧紧地捏住……

她望着他，差不多呆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更显得惨白了；他的眼睛发着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大滴孤寂的眼泪沿着他的脸

颊流下来。

“费尼奇加！”他低声地说；“爱吧，爱我弟弟吧！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不要抛弃他去爱世界任何一个人；不要去听任何别一个人的话！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爱一个人却不被人爱更可怕的！永远不要离开我那可怜的尼可拉！”

费尼奇加的眼睛干了，她的恐怖消失了，她的惊奇是很大的。可是当她看见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本人把她的一双手放在他唇边，仿佛要看透它似的，他并不吻它，却只是时时发出拘谨的叹息，那时候她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

“主啊，”她想道，“是不是他的病又发作了么？”

这时候他的整个浪费了的生命都在他的内心里激荡了。

楼梯在急速的脚步下面格格地响起来。.....他推开她，把自己的头放倒在枕上。门开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走进来，带着高兴的样子，精神健旺，脸色红红的。米奇亚跟他父亲一样健壮，也是红红的脸，只穿着一件小小的衬衫，在他父亲的肩上跳跃着，还用他那光光的脚趾去捉他父亲那件粗的乡下衣服的大纽扣。

费尼奇加即刻向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跑过去，把他和他儿子一起拥抱着，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吃了一惊，费尼奇加，这个谨慎端庄的费尼奇加，从没有在第三个人的面前和他亲热过的。

“什么事？”他说，他望了他哥哥一眼，便把米奇亚递给她。“你不觉得不舒服吧？”他走到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身边问道。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把脸藏在一张白葛巾手帕下面。“不.....一点也不.....并且我还觉得好多了。”

“你搬到沙发上太快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又转过头去向费尼奇加问了一句：“你到哪儿去？”可是她已经关好门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我抱了我的小英雄来给你看看；他吵着要他的伯伯。她为什么把他抱走呢？可是你有什么不高兴吗？呵，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

“弟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严肃地说。

尼司拉·彼得洛维奇惊了一跳。他有点害怕起来，但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故。

“弟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又说，“答应我你要去实行我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你说吧。”

“这是很重要的；据我看来，你一生的幸福都靠着它呢。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我这些天来已经想了好久……弟弟，尽你责任，尽你这一个诚实宽大的人的责任；不要再让人在外边讲你的坏话，不要再把你这不好的榜样拖延下去——你，原本是一个最好的人！”

“帕威尔，你这是什么意思？”

“同费尼奇加结婚。……她爱你；她是你的孩子的母亲。”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后退了一步，举起双手：“你是这样说的吗，帕威尔？我一向以为你是最不赞成这种婚姻的！你这样说吗？你不知道正是因为尊重你的缘故我才没有尽你说得很对的我的责任吗？”

“在那件事情上尊重我，就错了，”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带了一种厌倦的微笑答道。“我渐渐觉得巴扎洛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体面和什么舆论；我们如今是垂老恬淡的人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尽我们的责任吧；看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得幸福来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跑过去拥抱他的哥哥。

“你把我的眼睛完全打开了！”他叫道。“我常常说你是世界

上最聪明、心肠最好的人，果然没有错，现在我又知道你明白事理跟你心地高贵的程度一样。”

“轻点，轻点；”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打岔地说，“不要弄伤你这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他快到五十的年纪还像一个旗手似地去同人家决斗呢。那么事情已经决定了；费尼奇加就得做我的……Belle goeur（法语：弟媳）了。”

“我亲爱的帕威尔！可是阿尔卡狄会怎样说呢？”

“阿尔卡狄？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这句话！结婚是违背他的原理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观念却可以满足。并且，老实说，阶级的差别 au dix - neuvieme siecle（法语：在十九世纪）还有什么意义呢？”

“啊，帕威尔！帕威尔！让我再亲你一次吧。不要怕，我会小心的。”

弟兄两个又互相拥抱了一下。

“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现在就该把你的意思让她知道？”帕威尔·彼得洛维奇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回答说。“你们已经谈过了吗？”

“我们已经谈过了？quelle idee（法语：什么话！）”

“好啦，那就对了。第一你得先好起来，并且时间多着呢。我们应当仔细地想一下，再商量……”

“可是我想，你已经决定了吧？”

“自然，我已经决定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我现在要去了；你得休息，休息；任何的兴奋对你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讨论的。好好地睡吧，好哥哥，上帝保佑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感谢我？”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在他弟弟走了以后一个人想道。“好像这不是由他作主似的！他结了婚，我马上就走开，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或者德列斯敦或者佛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连斯，我一直住在那儿等到我……”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用香水打湿他的前额，闭上了眼睛。他的美丽的瘦脸承着鲜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辉，静静地躺在雪白的枕上，仿佛一个死人的头……他的确是一个死人了。

二十五

在尼可尔斯奎，卡奇亚同阿尔卡狄正坐在花园里一棵高高的树荫下一张盖着草皮的长凳上面；非非躺在他们近旁的地上，使它的瘦长身子带着一种玩狗家所谓的“兔伏式”的漂亮的曲线。阿尔卡狄同卡奇亚都没有做声；他手里拿着一本半开的书，她在一个篮子里捡起剩余的一点面包屑，抛去喂一小群麻雀，它们在她的脚边吱吱喳喳地跳来跳去，但也不会失掉它们特有的那种胆小谨慎的习性。在小径上，和在非非的棕黄色背上正撒了一些阳光的斑点，一阵微风在叶丛中吹过，使那些淡黄色的点子慢慢地来回移动；一片浓荫罩在阿尔卡狄和卡奇亚的头上，只偶尔有一丝明亮的日光在她的发上闪耀。两个人都不讲话，可是他们不讲话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样子正可以表示他们中间彼此信任的亲密来；他们两人似乎谁都不去注意身边的同伴，但同时谁都暗暗地高兴这个同伴在自己身边。他们的面貌，自从我们上次跟他们分手以后，也有了改变了；阿尔卡狄看起来更安静一点，卡奇亚更活泼一点，更大胆一点。

“您不觉得，”阿尔卡狄开头说，“俄国人给树起的名字 Yasen 很好吗；再没有一种树的叶子映在天空里有这么轻灵，这么‘鲜明的’（原文 Yasna）。”

卡奇亚抬起眼睛向上望了望，同意地说：“是的；”阿尔卡狄便想道；“好的，她并不责备我讲文雅的话。”

“我不喜欢海涅，”卡奇亚望了一下阿尔卡狄手里的那本书

说，“不管是他笑的时候，或者哭的时候；只有在他沉思悒郁的时候我才喜欢他。”

“我却喜欢他笑的时候，”阿尔卡狄说。

“这是您那种爱讥讽人的旧习惯的遗物。”（“遗物！”阿尔卡狄想道——“要是巴扎洛夫听见了怎样？”）等一等；我们要把您改造的。”

“谁要改造我？您？”

“谁？——我姊姊；还有波尔非利。卜拉东诺维奇，您现在已经不同他吵架了；还有姨妈，您前天还陪她到礼拜堂去的。”

“呵，我不能说不去啊！至于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您不记得，她对好些事情都是跟叶夫金尼同样意见的？”

“我姊姊那时是受了他的影响，就跟您那时一样。”

“跟我那时一样？那么让我问一句，您是不是发现我现在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了？”

卡奇亚不答话。

“我知道，”阿尔卡狄接着说下去，“您从来就不喜欢他。”

“我不能够论断他。”

“您知不知道，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我每回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都不相信……并没有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能够论断他的！这只是一种遁辞罢了。”

“好吧，那么我告诉您，我不……并不能说是不喜欢他，不过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类的人，我跟他也不是一类的……您跟他也不同。”

“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怎么能够告诉你呢？……他是一只野兽，您同我是喂驯了的。”

“我也是喂驯了的？”

卡奇亚点了点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尔卡狄抓了抓他的耳朵。“我对您说吧，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您知道，这是一种侮辱吗？”

“为什么，您喜欢做一只野——”

“不是野，却是强壮，充满着气力。”

“单单想望也是没有用的……您看，您的朋友并不想望这样，可是他做到了这样。”

“哼！那么您以为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吗？”

“是的。不过没有人能够长久支配她的，”卡奇亚低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她很骄傲……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她把她的独立看得很重要。”

“为什么不看重它呢？”阿尔卡狄问道，这时候在他心中闪过了一个思想：“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好处”？卡奇亚也这样想着。年青人时常感情很好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起着同样的念头。

阿尔卡狄笑了笑，他挨近卡奇亚轻轻地说：“老实说你有点怕她吧？”

“怕谁？”

“怕她，”阿尔卡狄带着深意地说。

“那么您怎样呢？”卡奇亚反过来问道。

“我也怕，听着我这样说，我也怕。”

卡奇亚威吓地对他伸出一根手指。“我可不明白了，”她说：“我姊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您好的；比您第一回来的时候好多了。”

“真的！”

“怎么，您没有注意到吗？您不觉得高兴吗？”

阿尔卡狄想了一会。

“我靠了什么取得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好感呢？是不是因为

我把您母亲的信带了给她呢？”

“这是一个原因，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不告诉您。”

“为什么？”

“我不说。”

“呵！我知道，您是很固执的。”

“是的，我是这样。”

“并且会观察人。”

卡奇亚侧眼看了阿尔卡狄一下。“也许是这样的；这叫您生气吗？您觉得怎样？”

“我奇怪您从哪儿学会了这样观察人的。您这么怕羞，这么谨慎；您跟谁都不接近。……”

“我一向都是过着孤独的日子；这情形使人不得不多思想。可是我真的跟谁都不接近吗？”

阿尔卡狄感激地望了卡奇亚一眼。

“那固然不错，”他说；“可是处在您的地位的人，我是说，处在您的环境的人，并不常常有这种观察的能力；他们就同帝王一样，不容易知道事实的真相的。”

“可是您知道，我并没有钱。”

“阿尔卡狄愣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懂卡奇亚的意思。“啊，不错，财产都是她姊姊的！”他突然明白了；这思想并没有使他不高兴。“您说得多么好！”他说。

“什么？”

“你说得很好，很坦白，并没有不好意思，也不是做作。我常常想一个人知道并且说出来自己是个穷人，他的感情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東西，一种骄傲吧。”

“靠了我姊姊的好心，我倒从来不会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刚才提到我的地位，也只是顺口讲出来的。”

“好的；不过您得承认您也有一点我刚才所说的骄傲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您举一个例子吧？”

“例如，您——原谅我问您这句话——您不肯嫁一个有钱人吧，我想是不是？”

“要是我很爱他的话……不，我想就是那时候我也不肯嫁他的。”

“啊！你看！”阿尔卡狄叫起来，停了一下他又说：“您为什么不肯嫁他呢？”“因为就是在歌谣里面唱的，不平等的婚姻，结果也总是不幸福的。”

“也许您喜欢支配人，不然……”

“呵，不！为什么我要这样呢？刚刚相反，我倒愿意服从的；只有不平等才是难受的。一个人尊重自己，服从别人，那是我能够了解的，那是幸福；可是一个附属依赖的生活……不，我已经过够了。”

“过够了，”阿尔卡狄跟着她说了一句。“是的，是的，”他继续往下说：“您并没有白做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妹妹，您跟她一样，是喜欢独立的；不过您更谨慎罢了。我相信，不管您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多么神圣，您一定不肯先表示出来的……”

“那么您以为应该怎样呢？”卡奇亚问道。

“你们是一样地聪明；您的性格纵使不比您姊姊坚强，至少也是跟她一样的。”

“请您不要拿我跟我姊姊相比，”卡奇亚快快地打岔说；“那是对我很不利的。您好像忘记了，我姊姊又漂亮，又聪明，并且……尤其是您，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不应该说这种话，不应该做出这种正经的脸色。”

“您说‘尤其是您’，是什么意思——您怎么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自然，您是在开玩笑。”

“您这样想吗？可是要是我真相信我说的话呢？要是我相信

我甚至还没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呢？”

“我不懂您的话。”

“真的吗？好吧，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把您的观察力估得太高了。”

“怎么办呢？”

阿尔卡狄不回答，却把脸掉开了，卡奇亚在篮子里找了几粒面包屑，向着麻雀抛去；可是她挥手时用的劲太大了，那群麻雀没有啄食面包屑就飞走了。

“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阿尔卡狄突然说道；“也许在您看来，都是一样的；可是让我告诉您，我不但把您看得比您姊姊还高，并且还把您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人都高。”

他站起来，快地走开了，好像他嘴里吐出来的话把他自己吓跑了似的。

卡奇亚让她的两手和篮子都落在膝上，她垂下头，把阿尔卡狄的背影望了许久。渐渐地一片红晕透出她的两颊来了；可是她的嘴唇并没有笑，她的乌黑的眼睛表示出一种惊惶的和一种莫名的感情。

“你一个人在这儿吗？”她听见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声音在她的近旁说；“我还以为你跟阿尔卡狄一块儿到园子里来的。”

卡奇亚慢慢地抬起眼睛望她的姊姊（她打扮得很漂亮，甚至可说是很讲究，站在小径上，用她那撑开的阳伞伞尖去搔弄非非的耳朵），慢声答道：“是的，我一个人。”

“那我也看见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微笑地说：“我想他是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

“是的。”

“你们在一块儿念书吗？”

“是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托着卡奇亚的下颌把她的脸抬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盼望，你们没有吵嘴吧？”

“没有，”卡奇亚说，她轻轻地推开了她姊姊的手。

“你回答得多么严肃！我以为可以在这儿找到他，打算约他出去散步。他说了好几次要我同他出去散步了。城里给你送来了几双皮鞋，你快去试试看；我昨天才注意到你那双皮鞋实在太旧了。你对这些事总不大留心，其实你倒有一双漂亮的小脚！你的手也不错……不过它们稍微大一点；所以你得特别留心打扮你的脚。可是你又是一个不爱装饰的人。”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沿着小径走了，她那身漂亮的衣服一路上发出轻微的声音；卡奇亚从草凳上站起来拿起那本海涅的诗集也走了——可是并不是去试她的鞋去。

“漂亮的小脚！”她想道，一面慢慢地、轻轻地走上了被太阳晒得炙热的露台的石级；“你说是漂亮的小脚。……唔，以后他也会这样说了。”

可是她突然感到了一阵羞愧，便更快地跑上楼去了。

阿尔卡狄经过走廊回他的屋子去，一个管事从后面追上来，通报说，巴扎洛夫先生在他的屋子里等候他。

“叶夫金尼！”阿尔卡狄喃喃地说，差不多显出一种吃惊的样子；“他来了好久吗？”

“刚刚到，他吩咐不用向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通报，一直领他到您屋子里去。”

“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阿尔卡狄想着，就急急跑上了楼梯，开了房门，他看见巴扎洛夫的脸色，马上放了心，其实这位没有料到的客人虽然面容还是精神饱满，但也已经有点消瘦了，一个经验多一点的人可以从那脸上看出一种内心不安的表征来。他的肩上披了一件满是尘土的大衣，头上带了一顶便帽，他正在窗前；就是在阿尔卡狄大声欢叫着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站起来。

“真是想不到的！什么好运气把你带来了？”他反复地说，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一个人自以为，并且竭力装出自己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想家里一切都顺遂吧，人人都好吧？”

“一切都顺遂，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好，”巴扎洛夫说。“不要多讲话，叫人给我倒一杯克瓦斯来，你坐下，听我用几句我盼望是简捷了当的话把事情给你讲明白。”

阿尔卡狄静了下来，听着巴扎洛夫叙述了他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决斗。阿尔卡狄大大地吃了一惊，并且还很苦痛，不过他觉得用不着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他只问他伯父的伤是不是真的不重，他听到巴扎洛夫这样回答，伤倒是很有趣的，不过不是从医学的立场来说，他也勉强笑了笑，可是他心里觉得难过，又觉得羞愧。巴扎洛夫仿佛知道了他的这种心事。

“不错，兄弟，”他说，“你看这就是跟封建的人物住在一起的结果。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封建的人物，去参加他们的武士风的比武了。好吧，所以我现在动身回我父亲那儿去了。”巴扎洛夫结束说，“顺路弯进这儿来……告诉你这事情，老实说，要是我不把无用的谎话当做一种傻事的话。不，我弯进这儿来……鬼知道为了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抓住自己的颈骨，把自己拔起来，就像从菜田里拔起一根萝卜似的，有时候这也是很好的事；这就是我最近做的事情……可是我又想再看一下我刚刚舍弃的东西，看一下我在那儿生长的菜田。”

“我盼望这些话不是指着我说的，”阿尔卡狄发急地说，“我盼望你不是想把我舍弃吧？”

巴扎洛夫掉转眼睛注意地、并且差不多要看透对方的心似地望了阿尔卡狄一下。

“这会叫你这么难过吗？我觉得你早已把我舍弃了，你看起来多么健旺，多么活泼……你跟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事情一定进行很得顺利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说我跟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什么事情？”

“怎么，你不是为了她才从城里到这儿来吗，小鸡儿？呵，那些星期学校调查得怎样了？你是不是要对我说你并不爱她吗？或者你已经达到了说话审慎的阶段吗？”

“叶夫金尼，你知道我素来对你总是很坦白的；我可以对你明说，我可以对你发誓，你弄错了。”

“哼，新名词，”巴扎洛夫低声说。“可是你也不用着急，这件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浪漫派会说；‘我觉得我们的路开始分岔了，’可是我只说我们彼此讨厌了。”

“叶夫金尼……”

“好朋友，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一辈子讨厌的东西多着呢。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分手了，是不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以后，我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就像我读了果戈理写给卡卢加总督夫人的信似的。哦，我还没有吩咐他们把马解下来。”

“我敢说，这太过火了！”

“为什么？”

“我不讲我自己；可是这对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未免太失礼了，她一定想看见你的。”

“呵，那你错了。”

“刚刚相反，我相信我并不错，”阿尔卡狄答道。“你为什么装假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那么我问你，你自己不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吗？”

“那也许是的，可是你总错了。”

可是阿尔卡狄并没有错。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想见巴扎洛夫，差了一个管事来请他去。巴扎洛夫去见她之前还换了衣服；原来他预先把新衣服放在箱子里容易拿到的地方的。

阿金左夫夫人接待他的地方，不是在他那次突然表白他的爱情的屋子，却是在客厅里面。她恳切地把她的指尖伸给他，可是

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局促的表情。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巴扎洛夫连忙说，“我第一件事就得使您放下心。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早已恢复了他的理性，并且希望别人也忘记了他的傻事的可怜的人。这次我离开的时间是很久久的；虽然您也会承认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想到您对我仍还怀着厌恶的心思的时候，我就是走了，心里也会难过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一个人刚刚爬到了高山顶上似的，她的脸被一个微笑照亮了。她第二次伸出手给巴扎洛夫，并且也回握了他的手。

“过去的事不用提了，”她说。“我尤其不愿提它，因为从我的良心上说，我那时候也有过错，倘使不算献殷勤，至少也是别的。那么简单地说，让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做朋友吧。那是一个梦，不是吗？谁又记得梦中的事情呢？”

“谁记得它们？并且，爱情……你知道，只是一种纯粹想像的感情罢了。”

“真的吗？我听了很高兴呢。”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是这样地说，巴扎洛夫是这样地说；他们都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他们的话果然是真的，完全真的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者更不知道了。可是他们接着又谈了一番话，就像他们彼此完全信任似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问了巴扎洛夫一些话，也问起他在基尔沙诺夫家中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差一点就要讲出他跟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决斗的事了，可是他想到她也许会疑心他故意把自己显得是有趣味的人，便忍住不说了，他只回答她说，他这些时候都在做他的研究工作。

“我呢，”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我起初觉得很郁闷，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想不到，我还准备到外国去呢！……后来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了，您的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来了，我又回到了旧轨道上去。我扮起我擅长的角色了。”

“什么角色呢，我可以问吗？”

“姨妈，保护人，母亲一类的角色——随便您怎么说都可以。呵，您不知道我从前总不大明白您怎么会跟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成了亲密的朋友；我觉得他实在平凡。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比较清楚一点，也看出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并且他年青，他年青……那是很可贵的……不像您同我，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他跟您在一块儿还是那么害臊吗？”

“什么，他是那样的吗？……”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她停了一下又说下去：“他现在同我比较熟习多了；他常常同我谈话。他从前老是躲开我。其实我那时也不想找他攀谈。他同卡奇亚倒更相熟。”

巴扎洛夫觉得不耐烦了。“自然一个女人总免不掉要骗人的，”他想道。“您说他老是躲开您，”他冷笑地高声说，“可是也许您已经明白他是爱着您了吧？”

“怎么！他也是吗？”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顺口说道。

“他也是的，”巴扎洛夫恭敬地鞠了一个躬，跟着她说。“您难道会不知道吗？难道我告诉您的还是新的消息？”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埋下她的眼睛。“您错了，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我不这样想。可是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个来。”过后他又暗暗地在自己心里说：“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讲假话了。”

“为什么不该呢？可是我以为您这样一来未免把那过眼即逝的印象看得太重了。我现在开始疑心您是喜欢夸张的了。”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它吧。安娜·赛尔格叶夫娜。”

“呵，为什么呢？”她回答道；可是她自己就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她同巴扎洛夫在一块儿仍还觉得有点拘束，虽然她已

经对他说过，并且还叫自己也相信过去的事全都忘记了。她同他谈着最简单的话的时候，甚至就在她向他开玩笑的时候，她也还感到一阵轻微的恐惧。就如坐轮船航海的人无忧无虑地谈笑着，在别人看来他们与在陆地上完全一样；可是只要发生了一点最小的障碍，只要看见了一点不寻常的征象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脸上立刻现出特别惊惶的表情，这证明出来他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个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同巴扎洛夫并没有谈多久的话，他渐渐地露出思索的样子来；她回答他时也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气，后来她提议他们一块儿到厅子里去，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郡主同卡奇亚。“可是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到哪儿去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问道；她听说他已经有一点多钟没有出来了，便差人去请他来。找了好一会才把他寻到；他隐藏在花园里树木繁茂的地方，两手支着下巴，坐在那里出神。他的思想是深邃、严肃的，却并不是忧郁的。他知道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同巴扎洛夫单独在一起，并不像以前那样地感到妒嫉；相反的，他的面容渐渐地光亮起来；他似乎在一个时候又是惊奇，又是快乐，并且决定了一件事情。

二十六

那位亡故的阿金左夫生前并不喜欢新奇的东西，可是他也不反对“高尚趣味的活动”，因此他在花园里面，花房和小湖的中间，用俄国砖修了一座仿照希腊神庙式样的建筑物。沿着这神庙或画廊背后的暗墙，造了六个壁龛，预备安置他在外国定购的六座石像。这六座石像是代表孤独，静默，沉思，忧郁，谦和，敏感的。其中的一个，就是把手放在嘴唇上的静默的女神，已经运到并且安置好了；可是当天便有几个农家孩子把她的鼻子打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虽然附近一个泥水匠给她补上了一个“比先前的还要好过一倍的”新鼻子，阿金左夫还是叫人把她搬开，她现在还在打麦仓的角落里，已经站了好些年了，一般农家妇人对她始终怀着一种迷信的恐怖。神庙的前面，一部分早已被繁茂的矮树淹没了；只有那些圆柱的三角顶还在浓密的绿叶丛中露了出来。在这神庙里便是在正午时候也是很凉爽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自从在那里看见一条蛇以后便不喜欢去了；可是卡奇亚还常常来坐在一个壁龛下面的宽石凳上。在这地方，在树荫与清凉中间，她不是读书，便是做别的事情，再不然便是沉浸在完全宁静的感觉里面，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知道，它的好处就在半意识地静静听着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

巴扎洛夫到后的第二天卡奇亚又来坐在她心爱的石凳上，又是阿尔卡狄坐在旁边。他求她把他带到这个“神庙”里来的。

这时离中饭时间还有一点钟的光景；带露的清晨已经变做炎热的白日了。阿尔卡狄的脸上仍还留着前一天的表情；卡奇亚好像心里有事情似的。她的姊姊刚刚用过早茶便叫她到她的屋子里去，姊姊起先跟她亲热了一下，姊姊的这种举动常常叫卡奇亚感到一点惊惶，接着姊姊就劝她对待阿尔卡狄要小心一点，尤其不要单独同他谈话，免得惹起她的姨妈同全个宅子的人注意。并且在前一天晚上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精神有点失常；卡奇亚也觉得心里不安，好像她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她这次答应阿尔卡狄的要求的时候，她对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他带着一种带羞的从容说，“自从我得了幸福跟您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以后，我跟您谈论过许多事情；可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提过。您昨天说过我在这儿有了改变了，”他继续说下去，他一面去望卡奇亚的眼睛，一面又避开她那正掉到他脸上来的询问的眼光。“我的确大大地改变了，您比任何人

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实在是靠了您才有这个改变的。”

“我……是我吗？……”卡奇亚说。

“我现在不是初来时候的那个自负的孩子，”阿尔卡狄接着说。“我没有白活了二十三年；跟从前一样，我愿意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真理；可是我不再到我从前寻觅理想的地方去寻求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来找我了……就近在我的身边。在今天以前，我并没有认识我自己；我要我自己去做一些我没有力量解决的工作。……我的眼睛最近才开了，这是靠了一种情感……我没有把话讲得十分清楚，不过我盼望您会了解我。”

卡奇亚不回答，可是她也不再望他了。

“我想，”他又说，这一次声音有点发颤了，在他的头上一只鸡藏在赤杨榆叶中间安闲地唱起歌来——“我想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对那些……对那些……说实话，对那些跟他亲近的人，所以我……我决心……”

可是说到这里，阿尔卡狄的雄辩就接不上来了，他的话失去了连络，他口吃起来，终于不得不停了片刻。卡奇亚仍还没有抬起她的眼睛。她好像不明白他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意，仿佛还在等着什么似的。

“我料得到我的话会叫您吃惊的，”阿尔卡狄努力振作起精神又说，“尤其因为这个情感多少……多少，请留心听着……跟您有点关系。您还记得吧，您昨天责备我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阿尔卡狄说着，他好像是一个陷在泥沼里的人，知道自己每走一步便愈陷愈深，然而他仍还急急往前走去，总希望能够早早跨过这片沼地；“那种责备的话是常常对付……常常落到……年青人身上的，不管他是不是已经不该受责备的了；要是我的自信力大一点的话……”（“来，帮忙我，帮忙我吧！”阿尔卡狄绝望地想道；可是卡奇亚仍还跟先前一样，不掉过她的头来。）“要是我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希望……”

“倘使我能够确实相信您所说的，”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清朗的声音。

阿尔卡狄立刻不做声了，卡奇亚的脸色变成了苍白。在这丛遮住神庙的矮树旁边有着一条小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同巴扎洛夫两人正沿着小径走来。卡奇亚同阿尔卡狄看不见他们，却听见了他们的每一句话，他们衣服的声音，甚至他们的呼吸。他们走了几步，好像有意似的，恰恰在神庙对面站住了。

“您看，”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继续说，“您同我都错了，我们两个人都不算太年青了，尤其是我；我们都尝过生活的滋味来的，我们都疲倦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装做不知道呢？——都是聪明的人，起先我们对彼此都感到了兴趣，起了好奇心……后来……”

“后来我就渐渐变成陈旧的了，”巴扎洛夫插嘴说。

“您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的误解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不需要，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们两个人……我怎么说好呢？……相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以前还不会明白这一点。反而，阿尔卡狄……”

“您需要他么？”巴扎洛夫问道。

“不要讲啦，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告诉我说他对我不是没有好感的，我一向就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他的姨妈了，可是我不瞒您说我近来也常常想他。在那种青春的、壮盛的情感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形里通常是用‘魔力’这个字眼的，巴扎洛夫打岔道；在他的压抑住的却又是沉着的声音里泄露出一股怨气。“昨天阿尔卡狄对我带了一种神秘的样子，他没有提起您或是您的妹妹。……那是一个重要的前兆。”

“他对卡奇亚就像一个哥哥那样，”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

“我喜欢他的这种地方，不过我也许不该让他们这样地亲近。”

“这话是从……您这做姊姊的心里出来的吗？”巴扎洛夫把声音拉长地说。

“自然是……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站住呢？我们还是走吧。我们谈得多奇怪，不是吗？我决没有想到我会跟您说这些话。您知道，我怕您……同时又信任您，因为您实在是一个好人。”

“第一，我一点也不好；我对您已经毫不重要了，您还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这就跟放一个花圈在死人头上一样。”

“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们是没有责任的……”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说；可是一阵风吹过，使树叶沙沙地响起来，把她后面的话吹走了。停了一下巴扎洛夫的声音在说：“自然您是自由的……”其余的话听不清楚了；脚步声远去了……一切都是静静的。

阿尔卡狄掉头去望卡奇亚。她还是像先前那样地坐着，只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

“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他把两手紧紧捏在一起，声音颤抖地说，“我永远爱您，不能改变，我就只爱您一个人。我想告诉您这个，想知道您对我的意见，并且向您求婚，因为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并且还准备为您牺牲……您不回答我，您不相信我吗？您以为我是随便说的吗？可是请您记着最近的几天吧！您一定好久就知道了一切——请您听明白——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早已不留痕迹地消灭了吧？望着我，对我说一个字也好……我爱……我爱您……相信我！”

卡奇亚用了一种又高兴又严肃的眼光望着阿尔卡狄，迟疑了好一会，才留带一点笑意地说：“是。”

阿尔卡狄从石凳上跳起来。“是！您说了‘是’，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爱您，你相信我……或者……或者……或者……我不敢讲下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卡奇亚又说了一遍，这次他明白她了。他抓起她一双大而美丽的手按在他的胸上，他欢喜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站不稳脚了，他只能反复地叫着：“卡奇亚，卡奇亚……”她天真地哭起来，又暗暗地笑自己流了眼泪。谁要是没有见过自己所爱的人眼中这样的泪水，他就不知道一个人在羞愧与感激的陶醉中能够在这世界上快乐到怎样的程度。

第二天大清早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差人把巴扎洛夫请到她的闺房里去，她勉强地微微笑着，把一张折叠的信笺递给他。这是阿尔卡狄的一封信，他求她答应她妹妹的婚事。

巴扎洛夫把信匆匆看了一遍，努力节制着自己不让他那当时发生的幸灾乐祸的情感表露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我记得您在昨天还以为他像一个哥哥似地爱着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呢。您打算怎么办呢？”

“您以为我该怎么办？”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依旧笑着问道。

“好的，我想，”巴扎洛夫答道，他也笑了笑，虽然他跟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一样，心里很不高兴，没有一点想笑的心思。“我想您应该给这一对年青人祝福了。从各方面看来这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基尔沙诺夫的境况还不坏，他又没有哥哥，他的父亲脾气很好，不会反对他的。”

阿金左夫夫人在屋子里来回踱着。她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你这样想，”她说，“好的，我觉得没有障碍。……我替卡奇亚高兴……也替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高兴，自然我要等待他父亲的回信。我想要他亲自去见他父亲。可是您看，这事情就证明我昨天对您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的话是对的……我怎么早没有看出来呢？这倒奇怪了！”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又笑了起来，她快地掉开了她的头。

“年青人都变得很狡猾了，”巴扎洛夫说着，也笑起来。“再见吧，”他停了一会又说。“我希望您把这件事弄个圆满的解决：我在远处也会高兴的。”

阿金左夫夫人连忙掉转脸来向着他。“您不走开吧？为什么您现在不要住下去呢？住下吧……跟您讲话是很使人兴奋的……好像人就走在悬崖的边上似的。起先觉得害怕，可是走下去胆子就大了。您住下吧。”

“谢谢您留我住下，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还要称赞我的谈话的本领。可是我觉得我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里耽搁得太久了。飞鱼能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面去；请您也答应我回到我自己的环境里去吧。”

阿金左夫夫人望了望巴扎洛夫。她的脸上露着一个苦笑。“这个人的确爱过我的！”她想道，她有点可怜他，便带着同情地对他伸出她的手。

可是他也了解她的意思。“不！”他说，便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还从未受过别人的周济呢。再见吧，祝您幸运。”

“我相信我们这次还不是最后的会面，”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带着一种无意识的动作说。

“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巴扎洛夫答道，他鞠了一个躬便走出去了。

“那么你想给你自己造一个窠了，”巴扎洛夫这天蹲在地板上收拾他的箱子的时候，他这样对阿尔卡狄说。“好吧，这是很妙的事可是你用不着这样鬼鬼崇崇的。我还以为你在另一方面活动呢。不过说不定连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个，”阿尔卡狄答道，“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是鬼鬼崇崇的，说这是‘一件很妙的事’呢，好像我不知道你对于婚姻的意见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好朋友，”巴扎洛夫说。“你怎么这样说，你看我在干什么；我箱子里似乎有一个空地方，我正在塞点干草进去；在我们的生命箱子里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塞一些东西进去，倒比让它空着好。请你不要动气；你一定还记得我一向对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的意见吧。有些年青小姐被别人说是聪明，只因为她能够聪明地叹气，可是你的那一位是站得住的，的确她会十分站得住，因此她将来一定会把你抓在她的掌握中，不过这是应该的。”他砰的一声将盖子关上了，从地板上站起来。“现在，我再说一遍，再见吧，因为我们欺骗自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分开了也好，你自己也知道的……你的举动很聪明；你不宜于过我们这种辛苦、粗陋、寂寞的生活。你没有锐气，没有怨恨，不过你有的是青年的勇敢，青年的热情。你不适宜做我们的事。像你们这一类的贵族至多不过做一些斯文的顺从或斯文的愤慨的的举动，那是没有用处的。你不会战斗——你却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家伙——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呵，好的！我们的灰尘会跑进你眼里去，我们的污泥会弄脏你的身子，可是你并没有长到我们那样高。你不知不觉的在恭维你自己，你喜欢骂你自己；可以我们讨厌这些——我们要做的是别的事情！我们要打倒别的人！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过你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借一句我父亲常说的话：爱瓦拉都。”

“你是跟我永别了，叶夫金尼？”阿尔卡狄忧郁地说；“你没有别的话对我说吗？”

巴扎洛夫搔着他的脑后。“不错，阿尔卡狄，不错，我还有别的话对你说，不过我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又是浪漫气味——那是说，有点肉麻。你赶快结婚吧；筑好你的巢，多养几个孩子。他们一定是聪明的，因为他们出世的时代比你我好得多了。啊哈！我看马已经预备好了。时候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辞过行了……现在怎样？喂，拥抱一下吗？”

阿尔卡狄扑到他的从前的领袖同朋友的颈去，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

“这便是年纪青的结果！”巴扎洛夫安静地说。“可是我把我的希望放在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的身上。你看着吧，她会很快地就把你安慰好了！”

“再会吧，兄弟！”他坐上了轻便马车，对阿尔卡狄说，又指着一对并排蹲在马房屋顶上的穴鸟说道，“那是你的一个榜样！照它们那样办吧。”

“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卡狄问道。

“什么？你对博物学的知识就这么浅吗，还是你忘了穴鸟是一种最可尊敬的家鸟吗？这是你的一个榜样！再见，西鸟尔（意大利语：Signor——先生）。”

车子辘辘地响着走了。

巴扎洛夫说准了。这天晚上阿尔卡狄同卡奇亚谈话的时候，他完全忘了他从前的教师。他已经开始听从卡奇亚的支配了，卡奇亚也觉察到这个，她并不觉得惊奇。他得在第二天动身回玛利因诺去见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并不去管束这对年青人，只是为了礼俗的关系才没有让他们长久单独地在一起。她很大方地把郡主跟他们隔开，老郡主听见他们议婚的消息，只是流着眼泪乱发脾气。起初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还担心自己看见他们的幸福，一定很难过，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她看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感到兴趣，末了甚至使她心安了。因此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一面高兴，一面又不愉快。“巴扎洛夫果然说对了，”她想道，“那原不过是好奇心，就只是好奇心，爱舒服，自私自利……”

“孩子们，”她高声说，“你们觉得怎样，爱情是一种纯粹想像的情感吗？”

可是卡奇亚同阿尔卡狄连她的意思也不懂。他们有点躲避

她；他们无意中窃听到的谈话的断片时常萦绕着他们的心。可是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不久就使他们心安了；这在她并不是难事——她已经使她自己心安了。

二十七

巴扎洛夫的年老的双亲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儿子会回家，因此他们看见他时便更加欢喜得不得了。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非常兴奋，不停地在家里来回地跑着，使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她比做一只“母竹鸡”；她那件缩短了衫子后面拖着一条短短尾巴，使她的确有点像一只鸟。他自己也只是唔唔的哼着，咬着他的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他的手指搔自己的颈项，把头往左右转动，好像他要试一下他的头是不是装得牢牢的，过后他忽然又张开他的阔嘴，发出一阵细声的笑。

“我回来在你这儿住六个星期，老爸爸，”巴扎洛夫对他说。“我要做我的工作，这次请你不要来打搅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记了，我也不会来打搅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回答说。他的确守了约。他像上次那样把他的儿子安顿在他的书房里以后，几乎就避开，不跟他儿子见面，他还阻止他的妻对儿子作不必要的慈爱的表示。“亲爱的，叶纽夏前次回来的时候，”她对她说，“我们吵得他有点不高兴了；这次我们应当聪明些了。”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同意他的话，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她的儿子，并且现在她简直不敢对他讲话了。“叶尼新加，”她有时会唤他道，可是不等他回过头，她便胆怯地玩弄着她手提袋的穗子，支吾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只是——”过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手支着下巴，跟他商量说：“亲爱的，你知不知道叶纽夏今天午饭高兴吃什么——红菜汤呢还是甜菜根汤？”——“可

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他呢？”——“呵，他会讨厌我的！”然而过了几天巴扎洛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热减退了，一种沉郁的无聊和莫名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了一种古怪的疲倦来；甚至他的脚步，本来是坚定，勇敢，快捷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单独地散步了，他开始去找别人谈话；他到客厅里喝茶，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茶园里走来走去，他不讲话只是同他父亲一块儿抽烟；有一次他还问起亚历克赛神父来。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起先很高兴这种改变，可是他的快乐不久便消失了。“叶纽夏真叫人担心，”他偷偷地对他妻子诉苦道：“他并不是不满足或者不高兴——那倒是不要紧的；他有着忧愁，有着苦闷——那是顶可怕的，他老是不讲话。只要他肯为我们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来，他的脸色也不好看。”——“上帝可怜我们吧，上帝可怜我们吧，”那个老妇人低声说；“我想在他的颈上挂一道护身符，可是他自然不肯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几次极小心地转弯抹角用话来打听他儿子的工作，和健康，以及阿尔卡狄的近况。……可是巴扎洛夫的回答却是勉强的、顺口说出的；有一次他觉察到他父亲在渐渐用话套他讲出什么来，他便烦恼地说：“为什么你讲话老是像用脚尖着地在我周围绕圈子？这个办法比从前的还要坏。”——“啊，啊，我并没有什么用意！”可怜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他又发挥政治的意见也引不出什么话来。有一天他讲到就要实行的农奴解放的事。便谈起进步来，希望用这个来引起他的同情；可是巴扎洛夫只是淡淡地答道：“昨天我走过篱笆下，我听见农人的小孩在那儿唱歌，他们不唱山歌，却哼着小调。这就是你的进步。”

有时巴扎洛夫走进村子里去，用他平日的揶揄的口吻，跟一个农人谈起话来：“喂，”他对他说，“老兄，把你们的人生观讲给我听听；你看，他们说，俄罗斯的力量和将来都是捏在你们手里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要由你们来开创——我们的真正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语言和我们的法律都是你们给我们的。”那个农人本是不回答，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出几句这一类的话来：“好的，我们试试看……因为您知道，一定的……举个例说，我们应当怎样……”

“你告诉我，你们的米尔是什么东西？”巴扎洛夫插嘴说，“是不是就是传说放在三条鱼上面的米尔？”

“小父亲，地皮才是放在三条鱼上面的，”那个农人就用他的那种家长的、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答道：“可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米尔上面，我们知道主人的意思是很有势力的；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主人的规矩越凶，农人越好。”

巴扎洛夫有一天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便轻蔑地耸了耸肩，转身走了，农人也慢慢地走回家去。

“他在讲些什么？”另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农人站在自己的屋门口，远远地望着巴扎洛夫跟这个农人谈话，便问道。“欠租吗？喂？”

“欠租，没有的事，老哥，”第一个农人答道，现在他讲话没有一点家长的单调声音了，却有了一种轻视的粗暴的调子：“呵，他这样那样地乱讲了一会，他大约想伸伸舌头罢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懂得什么呢？”

“他哪儿会懂得什么呢！”另一个农人说，接着他们拉了拉帽子，又拉了拉带子，便去商量他们的工作和需要了。唉！巴扎洛夫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他原先自己夸口说过他懂得怎样跟农人谈话（他同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争论时这样说过的），在他的坚强的自信中他却从来没有疑心过在他们的眼里他不过是一种打诨的小丑。

然而巴扎洛夫后来终于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件事情。有一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他面前给一个农人包扎那只受伤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发颤，他不能够缚好；他的儿子来给他帮了忙，从此他便时常帮忙他父亲给人治病，虽然他同时又不停地嘲笑他自

己向他父亲推荐的药方，和马上把药方施用的他的父亲。可是巴扎洛夫的讥笑并没有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心里有一点儿难过；它们反而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用两根手指把他那件染着油迹的便衣提起来，一面抽着他的烟斗，他常常高兴地听着巴扎洛夫讲话；巴扎洛夫的嘲骂越刻毒，他那好脾气的父亲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齿全露出来了。他甚至常常把儿子的那些无味的或是无意义的答话放在口里念着，例如有几天他不论对什么事都说：“并不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只因为他儿子听说他要去做早礼拜，用了那一句话讲他。“谢谢上帝！他的郁闷已经过去了！”他悄悄地对他的妻说，“他今天还这么跟我开玩笑的——真是好极了！”并且他想起了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助手，便欢喜得快要发狂了，心里充满了骄傲。“是的，是的，”当他把一瓶古拉药水或一盒白药膏拿给一个穿男人衣服戴一顶角形帽子的农妇的时候，他就对她说，“只要我儿子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应当时时感谢上帝，好女人；你现在可以得着最科学的、最新的方法的治疗。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的医生也不比他好多少。”那个农妇是来诉说她觉得浑身不舒服的（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她自己也不明白），听见他的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在怀里掏出了包在手帕角上的四个鸡蛋。

巴扎洛夫有一次还给一个过路的布商拔了一个牙；这虽是一个最平常的牙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却把它当作一件古董似地保存起来，当他把牙齿拿给亚历克赛神父看的时候，口里不住地说，“您看，这么长的牙齿！叶夫金尼的气力真不小。那个卖布的好像要跳到空中去了。就是一棵橡树，他也会拔起来的！”

“很有前程的！”亚历克赛神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万分高兴的老人对付过去，末了只好这样说。

一天邻村的一个农人带了他兄弟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家里来求诊，病人患的是发疹伤寒。这个可怜的人垂死地躺在一束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草上面；浑身发出一种黑的点子，他失去知觉已经许久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惋惜地说，为什么不早来请医生诊治，并且表示现在已经无望了。事实上这个农人还没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车上死了。

三天以后巴扎洛夫走进他父亲的屋子，问他父亲有没有什么硝酸银。

“有的；你要来做什么用？”

“我得用它来……烧灼一个刀伤。”

“谁的刀伤？”

“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怎么伤的？是什么一种刀伤？在什么地方？”

“看这儿，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个村子里去，你知道，就是那个患发疹伤寒的农人的村子。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一种理由，正要解剖他的尸体，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这种手术了。”

“以后呢？”

“以后，因此我便求县医让我来动一下；我就把它割伤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成灰白，他不说一句，就跑进他的书房去，即刻拿着一块硝酸银回来了。巴扎洛夫正要拿起它就走。

“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还是让我给你弄吧。”

巴扎洛夫笑了笑。“你真是个热心的医生！”

“不要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给我看。伤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压紧一点；不要怕。”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止住了。“叶夫金尼，你以为怎样；是不是用烙铁来烧一下更好些？”

“那是应该早点弄的；现在就是硝酸银，其实也不中用了。

倘使我已经受了传染，现在也是太晚了。”

“怎么……太晚……”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差不多讲不清楚这几个字了。

“那是没有疑问的，已经隔了四点多钟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又把伤口烧了一会儿。“那个县医就没有硝酸银吗？”

“没有。”

“怎么能够呢，我的上帝？一个医生连这样一件万不可少的东西也没有的！”

“你倒没有看见他的刺络针呢，”巴扎洛夫说着便走开了。

这天直到夜深，第二天一个整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断地找了种种的托辞到他儿子的房里去；虽然他一点也不提起那伤口，——他甚至找了一些不相干的话来谈——他却牢牢地望着他儿子的脸，他那样惊惶地望着他儿子，因此巴扎洛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气地嚷着要走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应以后不再去打搅巴扎洛夫，他这方面，也得这样办，因为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他自然没有让她知道那件事情）开始耽心地盘问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心里焦虑着什么事情。整整两天他都守着他的约，虽然他还是偷偷地留心看着他的儿子，觉得他儿子脸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洛夫埋着头，什么东西都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叶夫金尼？”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
“我觉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东西，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吗？你的头怎样？”他畏怯地说；“痛不痛？”

“不错。当然，头痛。”

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端着坐，十分注意地听他们讲话。

“不要生气，叶夫金尼，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继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你肯让我给你看看脉吗？”

巴扎洛夫站起来。“用不着看脉，我可以告诉你；我有点发热。”

“有没有发颤呢？”

“不错，也有点发颤。我去躺一会儿，你可以给我送点菩提花茶来。我一定受凉了。”

“怪不得我昨晚还听见你咳嗽，”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说。

“我受凉了，”巴扎洛夫又说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忙着预备菩提花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走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去绝望地默默拉他自己的头发。

这天巴扎洛夫就没有再起床，晚上整夜都是在一种沉重的、迷迷糊糊的半昏睡状态中。早晨一点钟他勉强睁开了眼睛，藉着灯光他看见父亲的苍白脸正俯下来在望他，他便叫他父亲出去。老人说声请他原谅便走了，可是过了片刻他又蹑起脚走进来；半藏在碗柜门背后，不转眼地望着他的儿子。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也没有睡，她让书房的门开着一点儿，她不停地到门口来听听“叶纽夏呼吸怎样”，又看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只能够望见他那静静地俯着的背，可是就是这个也给了她一点微小的安慰。到了早晨巴扎洛夫勉强要起来；他觉得一阵头晕，鼻子里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默默地伺候着他；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进来看他，问他觉得怎样。他答道，“好些了，”便转身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摇着双手，示意给他的妻子；她咬着她的嘴唇免得哭出来，便走开了。整个宅子似乎一瞬间就变得黯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四周非常静；院子里一只爱叫的公鸡，被送到村子里去了，它不懂得为什么会受着这样的待遇。巴扎洛夫仍还躺在那里，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试拿种种的问题去同他讲，可是巴扎洛夫厌烦起来，老人便回到圈手椅上坐下，动也不动一动，只是间或拉拉自己的

手指节发出响声。他到花园里去了几分钟，像一座石像那样地站在那里，仿佛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惶乱（惊惶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然后又回到他儿子的屋里，竭力避开他的妻子的询问。她最后捉住他的膀子，激情地、几乎是威胁地问道：“他是什么病？”于是他定了定神，勉强回答她一笑；可是连他自己也害怕起来，他发觉他发出的不是一个微笑，却是一阵狂笑。他在这天天刚亮，就差人去请医生。他觉得他应该把这事情告诉他的儿子，恐怕他儿子要生气。

巴扎洛夫突然在沙发上转过身来，用那对失神的眼睛望着他的父亲，讨着水喝。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拿了一点水给他，便趁势摸了一下他的前额。烧得跟火一样。

“老爸爸，”巴扎洛夫缓慢地、哑声地说；“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传染了，过几天你就得埋葬我的。”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脚快站不稳了，好像什么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叶夫金尼，”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保佑你吧！你不过受凉罢了！”

“不要讲了！”巴扎洛夫从容地插嘴说。“一个医生是不可以这样讲的。种种传染的征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传染的征候……在哪儿，叶夫金尼？……我的好上帝！”

“这是什么？”巴扎洛夫说，他一面挽起他衬衫的袖子，给他父亲看他膀子上那些示着凶兆的红斑点。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得浑身打起寒颤来。

“假定，”他未了说，“就假定……即使有点像……传染……”

“败血症，”他的儿子打岔说。

“呵，呵……一种流行病……”

“败血症，”巴扎洛夫声音尖锐而清晰地说；“你难道忘了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教科书吗？”

“好的，好的——依你怎样讲吧……无论如何，我们会治好你的。”

“得啦，又在骗人了。可是我们也不必争论这个。我没有料到会死得这么早；老实说，这是极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亲应当利用你们的坚强的宗教信仰了；现在是试验它的时候了。”他喝了一点水。“我想求你一件事……趁现在我的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明天或者后天，你知道，我的脑筋便要辞职了。就是现在我也没有十分把握我讲话是不是还讲得很清楚。我躺在这儿，我老是幻想着好些红狗围着我跑，你叫它们对着我咬，好像我是一只山鹑似的。我仿佛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吗？”

“的确，叶夫金尼，你说话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对我说你已经去请了医生。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自己……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个人去……”

“去请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吗？”老人插嘴道。

“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是谁？”巴扎洛夫说，仿佛不大明白似的。……“哦，不错！那个小鸟儿！不，不要去打扰他；他现在变成一只穴鸟了。不要怕；这还不是说胡话呢！差一个人去见阿金左瓦，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她是一位有田产的太太……你知道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点点头。）“就说叶夫金尼·巴扎洛夫问候她，并且告诉她说他快死了。你肯办吗？”

“是，我就去办……不过你真会死吗，叶夫金尼？……只要想一想！要是你死了，那么还有什么神的公道呢？”

“这个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请你差一个人去。”

“我就差人去，我自己给她写信。”

“不，为什么要你写呢？只说我问候她；不用再讲别的。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红狗那儿去了。奇怪！我集中我的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总没有用。我看见一片模糊……再也没有别的。”

他又苦痛地转过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走出了书房，勉强支持着走进他妻子的卧房，立刻跪倒在神像前面。

“祷告吧，阿里娜，为我们祷告吧，”他呻吟地说；“我们的儿子快死了。”

医生，就是那个没有硝酸银的县医，来了，他给病人看了病，叫他们接连用一种清凉的治疗法，他简单地说了两句照这样办还有痊愈的希望的话。

“您见过像我这样的病人还不到天堂去的吗？”巴扎洛夫问道，他突然抓住他躺的沙发旁边一张笨重桌子的腿，摇了摇，就把它推开了。

“还有力量，还有力量，”他喃喃说，“一切都还在这儿，可是我就得死了！……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准备跟生命分离，可是我……好的，去试试。反对死吧。死就要来反对你，那就完了！谁在那儿哭？”他停了一下又说。——“母亲吗？可怜的人！她那好吃的甜菜根汤以后又给谁吃呢？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你也哭了，我相信。呵，要是基督教不能给你帮忙，就做一个哲学家，一个斯多噶派或是什么好了！怎么，你不是夸口说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我是个哲学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抽泣地说，眼泪沿着两颊直流下来。

巴扎洛夫的病势是一点钟比一点钟地沉重了；病进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如此的。他还没有失掉知觉，他能听懂别人对他讲的话；他还在挣扎。“我不愿意说胡话，”他捏紧拳头，喃喃地说，“这太无聊了！”立刻他又说，“唔，八减十，还余多少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像着了魔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起先主张用这一种治法，过后又想用另一种，末了他只是盖上他儿子的脚。“试一试冷的澡布包缠法……呕吐药……胃上贴芥子泥……放血，”他用力地喃喃说。那个被他挽留下来的县医赞成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意见，又吩咐给病人喝柠檬水，自己却一会要烟斗来抽，一会儿又要点“添暖加力的东西”，那就是说庆特加·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坐在门口一个矮凳上面，只偶尔出去祷告一下。几天前一面镜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打碎了，她一向把这种事当作凶兆的；就是安菲苏席加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狄莫费以奇去请阿金左夫夫人去了。

一晚上巴扎洛夫都不好……高热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时候他稍稍好了一点。他请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给他梳一梳头发，吻了一下她的手，喝了两口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恢复了一点精神。

“谢谢上帝！”他不住地说：“转机来了，转机就在面前了。”

“现在就这么想吗！”巴扎洛夫喃喃说，“一个字眼有多大用处！他找到它了；他说‘转机’，就觉得安慰了。真奇怪，一个人会相信一些字跟。譬如说，他给人讲他是个傻瓜，虽然他并没有挨打，他还是要难过；你要是叫他聪明，纵然不付他一个钱，他也会高兴的。”

巴扎洛夫的这段小小的议论，带有他平素辩论的风味，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大地感动了。

“说得好，很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样子。

巴扎洛夫悲戚地笑了笑。

“那么，据你看来，”巴扎洛夫说，“究竟是转机过了呢，还是它正来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的，这就使我高兴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好的，那就是了；高兴总不会错的。不过她呢，你还记得吗？你差人去过吧？”

“我当然差人去过了。”

病人的这种转轻的现象并没有继续多久。病势又沉重起来

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坐在巴扎洛夫的身边。看起来这个老人仿佛受着某种特别的焦虑的折磨似的。他几次要开口讲话——却又讲不出来。

“叶夫金尼！”他终于说了出来；“我的儿子，我的唯一的，亲爱的儿子！”

这种不习惯的称呼在巴扎洛夫的心上生了效力。他稍稍转过头来，并且显然在挣扎着要把那个正压在他心上的昏睡的力量摔开，他终于吐出声音道：“什么事，父亲？”

“叶夫金尼，”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下去，他在巴扎洛夫面前跪了下来，虽然巴扎洛夫已经闭上眼睛，看不见他了。“叶夫金尼，你现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趁着这个时机安慰安慰你母亲和我，尽一次基督徒的职责吧！我对你讲这种话，是很难的；不过更难的是……永远，叶夫金尼……想一想吧，怎样的……”

老人讲不下去了，他儿子的眼睛虽然仍还闭着，可是脸上却现了一种奇异的表情。

“要是这事情可以给你们一点安慰的话，我便不拒绝，”末了巴扎洛夫说，“不过我想不必这样着急。你自己还说我好些了。”

“呵，是的，叶夫金尼，的确好些了；可是谁知道呢，都是捏在上帝的怀里，你尽了这个职责……”

“不，我还要等一会儿，”巴扎洛夫打岔说。“我赞成你的话，转机已经来了。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的话，好吧！你知道，失了知觉的人也可以受圣礼的。”

“叶夫金尼，我求你。”

“我想等一会儿，现在我要睡了。不要打扰我。”他把他的头放回在枕上了。

老人从地上站起来，坐在躺椅上，捏住他的胡须，咬起他自己的手指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突然听到一阵有弹簧的轻便马车的声音，这是在乡间旷野里特别容易引人注意的。轻快的车轮越滚越近了；现在连马嘶声也可以听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跳起来，跑到小窗旁边。一辆用四匹马拉的两个座位的马车正驰进他这小小房屋的院子里来。他也不停下来去想一想这是什么一回事，只是感到一种糊里糊涂的快乐，一口气跑到台阶上去了……一个穿号衣的马夫开着车门；从车里走出来一个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了一幅黑面网的太太。

“我是阿金左瓦，”她说。“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还活着吗？您是您的父亲吧？我请了一位医生来了。”

“恩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嚷道，他抓起她的手，颤抖地放在他的嘴唇上面。这时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请的医生，一个戴眼镜的德国脸型矮小身材的人从容地从车里走了出来。“还活着，我的叶夫金尼还活着，现在他有救了！妻呵！妻呵！一个天使从天上降下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好上帝！”老妇人从客厅里跑出来，口吃地说；她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情，立刻就跪倒在走廊上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的脚边，像一个疯婆子似的吻起她的衣裙来。

“您这是做什么！”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不停地说，；可是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并不去理会她，同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住地说：“一个天使！一个天使！”

“Wo jst der Kranke?(德语：病人在哪儿?)病人在哪儿。”末了医生有点不耐烦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明白过来了。“在这儿，这儿，请跟我来，威尔结斯结尔·黑尔·郭列加(用俄国音讲德语：最可敬的同事先生)，”他记起了从前学过的东西，便加上这末一句。

“啊！”德人说了这一声，他皱着眉头笑了笑。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引了他们走进书房。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阿金左瓦请的医生来了，”他弯下身子凑近他儿子的耳边说，“她本人也在这儿。”

巴扎洛夫突然睁开了他的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在这儿，她请了这位医生，一个医生来看你。”

巴扎洛夫动动眼睛朝四处望。“她在这儿……我要见她。”

“你就会看见她的；可是我们得先跟医生谈谈。我要把你这病的历史详细讲给他听，现在既然西多尔·西多利奇（这是那个县医的名字）已经走了，我们要商量一下。”

巴扎洛夫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好吧，就请快点谈，只是不要用拉丁语；你知道，我懂得 *jam moritur*（拉丁语：已经死了）的意思。”

“*Der Herr scheint des Deutschen mächtig zu sein*（德语：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国话的），”这个爱司枯拉皮司的新弟子转过脸对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以黑（我）……加伯（用俄国音念德语：即 *Ich auch*）……我们还是讲俄国话吧，”老人说。

“啊，啊！原来是这样，（德国音的俄国话）……好的……”他们就开始商谈起来。

半点钟以后安娜·赛尔格叶夫娜由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引了进书房里来。医生已经暗暗地告诉她病人没有一点痊愈的希望了。

她望着巴扎洛夫……就在房门口站住了，她看见那一个激动的同时又是濒死的脸庞和那一对瞅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惊。她只觉得害怕，是一种冷冷的、窒闷的惧怕；她即刻想道，要是她真的爱过他的话，她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谢谢您，”巴扎洛夫费力地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这是一件慈善的行为。我们又会面了，正如您所料到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开始说

.....

“父亲，请你出去一会。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您会答应的吧，我想，现在.....”

他把头动了一下，指点着他的那睡倒的无力的躯壳。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去了。

“好的，谢谢你，”巴扎洛夫又说了一遍。“这是皇族的派头。据说皇帝也要去看垂死的人的。”

“叶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

“啊，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让我们说实话吧。我是完结了。我是给践踏在轮子下面了。所以想到将来，也显然是没有用的。死是一种陈旧的玩笑，可是对每个人都是很新鲜的。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害怕.....不过我就要失掉知觉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无力地摇摇他的手。“呵，我还得对您讲什么呢？.....说我爱过您吧！那句话以前就没有意义，现在更没有意义了。爱是一种形式，我自己的形体已经坏了。我不如说，您生得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这儿，这么漂亮.....”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不由自主的战抖了一下。

“不要紧，不用担心.....在那儿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您知道，我的病是传染的。”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很快地走过来，在巴扎洛夫睡的沙发附近一张圈手椅上坐下了。

“高贵的心肠！”他低声说，“呵，多么近，多么年青，又鲜艳，又纯洁.....在这间讨厌的屋子里！.....好的，再见吧！祝您长寿，那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趁着还活的时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时间。您看，这是一个多么可厌的景象；一个虫豸给压得半死了，可是还在蠕蠕地动。您看，我也想过：我还要打倒那么多的东西，我不情愿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得解决一些问题，我是一个巨人！现在留给这个巨人的唯一的问题便是怎样才死得像

个样子，虽然在旁人看来这都是一样的……不要紧；我是不会逃走的。”

巴扎洛夫闭了嘴，伸手去摸杯子。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拿了一点水给他喝，却并不取下她的手套，并且胆怯地不敢呼一口气。

“您会忘掉我的，”他又说；“死人不是活人的伙伴。我父亲会对您说，俄国要失掉一个怎样的人了……那是废话，不过请您不要反驳老年人的话。无论什么玩具都可以安慰小孩的……您知道。还请您劝慰我母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你们的上流社会里就是白天点起蜡烛去找也找不到的。……俄国需要着我……不，显然，我是不需要的。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屠户……给我们肉吃……屠户……等一下，我有点糊涂了……那儿有一座树林……”

巴扎洛夫伸出他的手按在额上。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俯下身子挨近他。“叶夫金尼·伊凡诺维奇，我在这儿……”

他立刻放下手，撑起半个身子来。

“再见吧，”他突然用力说，他的眼睛射出最后的光芒。“再见吧。……听着……您知道，我那时候并没有吻您……吹一下快尽了灯，让它灭了吧……”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把嘴唇放到他的额上去。

“够了！”他喃喃说，头落回到枕上去。“现在……黑暗……”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轻轻地走了出去。“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低声问道。

“他睡着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答道。

巴扎洛夫并没有再醒过。到傍晚时他完全失去了知觉，第二天他便死了。亚历克赛神父给他做了最后的宗教的仪式。在行临终涂油礼的时候，圣油涂到他的胸上，他的一双眼睛睁开了，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的脸上现出了一种类似恐怖的战栗的表情，好像因为看见了穿法衣的教士，烟雾缭绕的香炉和神像前的烛火的缘故。最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声哭起来，这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突然被一阵愤怒抓住了。“我说过我要反抗，”他嘶声叫着，他的脸涨红了，并且变了相，他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仿佛在威吓什么人似的。“我反抗，我反抗！”可是阿里娜·伏拉西叶夫娜带着满脸泪水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两个人都伏倒下去。安非苏席加后来在用人房里对人说：“他们并排地低着他们可怜的头，就像中午时候的一对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热过去了，跟着来的是黄昏同黑夜，然后人回到了那个舒适的安身处，在那里疲劳和痛苦的人可以得到甜蜜的睡眠了。

二十八

六个月过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它带来的东西多着呢——晴朗的严寒的冷寂，沙沙作声的积雪，树枝上粉红色的霜，浅蓝的天空，烟囱上袅袅的炊烟，偶尔门开时冲出来的一阵阵的热气，还有好像被寒气刺伤了的鲜红的脸庞，和冻马的飞驰。正月里某一天快过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静止的空气中更觉刺骨，黯淡的夕阳又匆匆逝去。在玛利因诺，窗户都被灯光照得通亮；卜洛科非奇穿了一件黑礼服，戴了一双白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餐桌上安了七个座位。一星期以前在这个教区的小教堂里静静地举行了两个婚礼，几乎连证人也没有——这是阿尔卡狄同卡奇亚，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费尼奇加的婚礼；这一天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给他哥哥饯行，他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赛尔格叶夫娜则在参加了婚礼，并且送了许多漂亮的礼物给这对年青夫妇以后，马上就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三点钟的时候，大家围着餐桌坐下了。米奇亚也来占了一个座位，旁边有一个戴着光亮的锦缎帽子的保姆照应他。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坐在卡奇亚和费尼奇加的中间；两个“丈夫”便挨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们的这些朋友近来都有点改变了；他们都长得更健壮了，更好看了；只有帕威尔·彼得洛维奇比从前瘦了一点，这使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更显得优雅和高贵了。……费尼奇加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鲜艳的绸衫，头发上扎了一条宽的天鹅绒头饰，颈项上挂了一条金链，她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抱歉的样子动也不动一下，她对自己，对她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很恭敬，她老是微微笑着，好像她在说：“我请你们原谅，我是没有过错的。”不只是她——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微笑着，好像也都带着抱歉的样子；他们都觉得有一点拘束，有一点惋惜，其实都是很快乐的。他们带着近于滑稽的殷勤互相周旋，仿佛他们全都同意来演习一种朴素的喜剧似的。卡奇亚算是这些人里面最镇静的了；她很有自信心地看看她的四周，尼克拉·彼得洛维奇已经非常喜欢她了，这是看得出来的。午饭完毕的时候，尼克拉·彼得洛维奇站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脸向着帕威尔·彼得洛维奇。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开始说；“当然，不会久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说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唔，挺糟的是，我们不知怎样演说。阿尔卡狄，你说吧。”

“不，爸爸，我一点也没有预备。”

“好像我就预备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我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让我们来拥抱你一下，祝你万事顺遂，盼你快快回到我们这儿来！”

帕威尔·彼得洛维奇跟每个人都亲了吻，自然连米奇亚也在内；对费尼奇加，他还吻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还没有学会把手伸给别人去吻呢，他喝干了一杯酒，杯子马上又给斟满了，他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深叹了一口气，说道：“祝你们快乐，朋友们！Farewell！（别了！）”这最后一句英语谁都没有注意到；不过大家都很受感动。

“巴扎洛夫的纪念，”卡奇亚在她丈夫的耳边轻轻地说，她跟他碰了碰杯。阿尔卡狄用热烈的握手来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声提出祝饮的话。

这似乎应该是完结了？可是也许有一两个我们的读者想知道我们介绍过的那些人物现在，就是这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愿意使他们得到满意的解答。

安娜·赛尔格叶夫娜最近嫁了人，她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却只是由于聪明的打算。她的丈夫是俄国的未来的领袖之一，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律师，富于处世的才干，意志坚强，口齿流利——年纪不大，脾气好，冷得像冰一样。他们处得极和睦，也许有一天会达到完全的幸福吧……也许会产生爱情吧。H郡主死了，她一死，马上就被人忘记了。基尔沙诺夫父子住在玛利因诺；他们的情形渐渐地好起来了。阿尔卡狄现在对管理田产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田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好的收入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被选作实现解放政策的策划者中的一个，并且拿出全副精力来从事工作，他整天在他那一区内奔走，作长篇演说（他以农民应当被“训练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说，应当对他们把一套话反复地说了许多遍，讲得他们哑口无言）；可是说实话，一班乡绅对他也并不十分满意，那班绅士讲起解放这个字眼来，时而讲得漂亮干脆，时而声音低沉，充满郁闷，把emancipation念成mancipation（念man音时还带了很重的鼻音）；还有一班没有受过教育毫不客气地咒骂“那个mancipation”的绅士也不喜欢他。这两种乡绅都说他心肠太软了。卡太林娜·赛尔格叶夫娜生了一个儿子，叫柯立亚；米奇亚一天高兴地到处乱跑，话也讲得清楚流利了。费尼奇加，费多西亚·尼可拉叶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奇亚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妇，要是她的媳妇弹

起钢琴来，她便高兴地整天坐在她的身边。我们不要把彼得忘记了。他越长越傻，也越是神气，可是他也结了婚，并且得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嫁妆，他的妻子是城里一家花厂老板的女儿，曾经拒绝了两个很不错的求婚者，只因为他们没有钱；彼得不但有一只表——还有一双漆皮鞋。

在德列斯敦的布吕尔平场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中间——那是最时髦的散步时间——你可以遇到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仿佛患着痛风症似的，可是他的面貌仍还很漂亮，衣服也很讲究，并且举止间还带了一种特别的风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会中生活了很久的人才会有有的。那便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他从莫斯科到外国去养病，就在德列斯敦住了下来，在那里他喜欢同英俄两国的游客来往。他对待英国人很诚朴，差不多到了谦逊的地步，不过还是保持着他的尊严的；他们觉得他有点讨厌，可是还尊敬他是，用他们自己的话，“a perfect gentleman（英语：一个十足的绅士）。”他对待俄国人比较自由，无拘束，他随意发脾气，常常挖苦他自己。又挖苦他们，不过他都是以极和蔼、极随便的态度出之的，没有一点失礼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见解去做。谁都知道在最高级的社会里这是被看作 *tres distingue*！（法语：很卓绝的！）他从来不读俄文的书报，可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银质的烟灰碟，形状就像一只俄国农人穿的树皮鞋。我们的游历家都喜欢去拜望他。玛特维·伊里奇·加利亚金有一个时期失势出国，到波希米的温泉去时曾来这里，很堂皇地拜访了他一次？他同本地人很少来往，可是他们都非常尊敬他。倘使要找宫廷音乐会、戏院等等的门票，没有一个人能够比 *der Herr Baron vohKirsanoff*（德语：基尔沙诺夫男爵阁下）更容易、更快的了。他尽力做些好事，他还博得一点小小的声名；他并没有白白做了一次交际场中的雄狮呵；可是生活对他是一个负担……这负担比他自己所想的还重得多。我们只消看他在俄国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堂里面，靠着—边墙壁，沉溺在深思中，许久都不动—动，只是苦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过后忽然醒悟过来，差不多叫人看不见地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库克新夫人也到外国去了。她现在住在海得尔堡，不研究自然科学，却研究建筑学了，据她自己说，她在建筑学上已经发见了新的定律。她仍还同—班大学生常常来往，特别是同那些研究物理学和化学的俄国青年，这类人在海得尔堡的很多，他们起初常常使那些直朴的德国教授惊奇他们对事物的见解会是那么健全，可是后来又使同—些教授惊奇地发现了他们的完全无能与极端懒惰。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青化学家在一起，在彼得堡城里跑来跑去，那些化学家连氧气跟氮气也分不清楚，可是装满了一肚皮的怀疑同自大，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赛也维奇也跟他在一起，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伟人了，据他自己说，是继续巴扎洛夫的“事业”。外面传说他新近被什么人打了一顿；可是他对那个人也算报了仇；在—份没有人看的小报上—篇没有人注意的文章里面，他露了—点意思说打他的人是—个懦夫。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压迫他，他的妻子当他是—个傻瓜……和—个文人。

在俄国境内—个远僻的角落里有着—个小小的乡村的墓园。跟所有我们的墓园—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墓园四周的水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制十字架也倒了下来，在它们的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都已换了地位，仿佛有什么人从后面把它们抬了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随意地在坟墓中间来往……可是这中间有—座坟墓却没有被人碰过，也没有被畜类践踏过；只有在黎明时候有—些小鸟栖在墓上唱歌。—带铁栏杆护着这坟墓；它的两端种了两棵嫩杉树。叶夫金尼·巴扎洛夫就埋在这坟墓里面。从邻近的小小村子里常常有—两个非常衰弱的老年人来看望这坟墓——他们是—对夫妻。他们

互相搀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来；他们走到铁栏杆前，跪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许多，他们长久地凝神望着那块不会讲话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睡在它下面；他们说了一两句简短的话，揩去了石上的尘土，弄直一棵杉树的桠枝，便又祷告起来，他们始终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他们似乎跟他们的儿子离得更近，似乎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离得更近。……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都是毫无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呵，不！不管那颗埋藏在墓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狂暴、怎样强顽，墓上的花却眨着它们的天真的眼睛宁静地在张望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静谧，那个“冷酷的”大自然的伟大的静谧；它们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与无涯的生命呢。